

工作表1

樓雨晴-重生【綺情之尋覓篇】

簡介

千年前，他以五滴鮮血滋養了她，賜她五百年修為，助她修得人形，
他為她取名，她便固執地認他為主，癡心眷戀，生死不離；
但太多的憐愛更教她不知足，變得貪了狂了，終究犯下難以挽回的大錯.....
他決絕地消失千年，讓她吃盡苦頭、使盡手段，幾乎要心灰意冷，
才在這一世找到轉世投胎的他，可是現在的他已不要她的陪伴，
再不稀罕她的付出，從前的百般寵溺疼惜沒了，只剩下冷漠與疏離；
忍受著他的漠視，卻看他對別人那樣溫柔仔細，真教她心如刀割，
又無計可施，只怪犯錯的是她，害得兩人萬世分離的也是她，
但他要用無情懲罰她多久？難道他們真要生生世世這樣互相折磨牽絆.....

男主角：鳳遙

女主角：孫旖旎

楔子

靈山，四季如冬，白雪皚皚，孤峰絕嶺，遺世而獨立。

關於靈山的傳言有許多許多，但從無人能窺其真貌，不知位於何處，亦不得其門而入。

它存在著，卻也不存在。

或許說，肉眼凡胎難見隱於世的仙山。

當然，千百年之中，偶然也有幾名俗塵之人造化非凡，得入靈山。京城首富林大茂，年輕時只是個窮樵夫，因緣際會闖

據說靈山裡頭住了個男子，白衫似雪，衣袂翩然，俊顏絕塵脫俗，聲韻溫潤如玉，活脫脫便是個隱世仙人。

然而也僅僅瞧那麼一眼，仙人便寬袖一揚，留下一句：「這不是你該來之處。」便隱去身形，滿地白雪在腳下消融，回

關於靈山，傳聞仍有許多，傳聞仍在世間流傳，聽者眾，見者卻是少之又少，傳說，仍舊只是傳說.....

祂，是這座山的守護者。

世人稱祂為神。

靈智初開之時，祂便已在靈山，是這天地靈氣孕育了祂，千萬年間，祂一直守在這兒，靈山中的一草一木、飛禽走獸，

「我如此冷酷嗎？」明明記得祂還招待了那名凡人熱茶暖身，附帶兩顆甜桃送人上路，哪兒說了「這不是你該來之處」

凡人能入得靈山來，必是命格奇特、秉性良善、福澤甚深，祂只道是順應天命，無可無不可，然而千萬年來，這樣的人

於是世人穿鑿附會，便道入靈山即能福壽綿延，百病不侵。事實上，百病不侵不過是染了靈山仙氣，一股濁穢之氣難近

工作表1

這樣算是冷漠嗎？

偏頭凝思，指間順勢拈除池畔睡蓮旁生的嫩芽。「好女孩，一心一意，好自修持，切莫雜念叢生，再一百年便可修得肉
一心一意，一株一花苞，這兒的花開得絕艷，一株獨秀。

揮揮衣襖起身，一尾瑩白通透的靈狐繞在祂腳邊轉，祂了悟地輕笑。

八成是嘴又饞了。

順手摘了顆湖畔栽種的甜桃餵牠，靈狐立即挨上前，幾下嘖嘖有聲地啃咬，一顆甜桃轉眼食盡，只餘果核殘留掌心。

靈狐舔著、蹭著，祂懂得其意，堅守原則地搖頭。「不行。我說過，一日只能吃一顆。」

桃樹亦有靈性，若貪得無厭地索求，桃樹有所感應，來年便悲傷得結不出桃子了。

許是被寵壞了，靈狐蹭不著小零嘴，一股氣上來，張嘴咬了祂一口，氣呼呼地跑開。

「這丫頭……」仍是野性難馴呀。

祂搖搖頭。

被靈狐咬傷的右掌沁出一顆血珠子，不經意滴上池畔一抹翠綠。

點點暈芒四散，祂凝目以視。

「呀……」原來是前些時候，由瑤池畔移植而來的雪絳草。

小雪絳草相當調皮，每當風兒來了，便與之玩耍一陣；雨露造訪，便邀人起舞，心性不定，不若身畔那株約莫再一百年
然而，血珠子沁入重重葉瓣間，包裹於其間的小小一抹嬌嫩嫣紅露了臉。

祂指尖輕撫微微開啟的雪白葉瓣。小傢伙好貪心，像是飢渴旅人，招搖著、乞憐啾吮，惹笑了祂。

「也罷，便助妳一把。」

天地間運行自有其規則，祂從不刻意地施或受，遇上了便是緣，順緣而生。

帶傷的血口子移向花心處，一滴、兩滴……祂沿著花苞處，以鮮血餵養，灌溉稚嫩身軀。

一滴，一百年。

祂足足送了雪絳草五百年修為，五百年的靈蘊渡持。

小小雪絳草迎風招展，重重包覆在瑩白之中的那抹嫩紅嬌羞地探了探頭，伸伸腰桿，挺直軀幹，在開啟的葉瓣間一一緩

第一章

夢裡村，綺情街44巷。

對附近的居民而言，或許這條街裡住的人都極其詭異吧！

工作表1

一開始，聽說巷子裡54號的房子鬧鬼。

再來，是妖魅作怪，還曾有道士來設壇作法。

到後來，陸續有地氣屬陰、沖神犯煞的言論傳出，住在這條街裡的人，輕則家運不順，重則傾家蕩產、心神錯亂，於是就在空屋長了許多年蜘蛛絲之後的某一日，突然來了個二十出頭的妙齡女子，——與屋主接洽，買下44巷裡的每一間房。最初，附近居民是抱持好奇與觀望的態度，想說這年紀輕輕的小女生哪來的膽子，有勇氣住進傳說中的鬼巷，猜測她何但是，近十年過去了，事實證明了她不僅僅財力驚人，連勇氣也十分驚人，不但住得好好的，而且陸陸續續將房子承租除此之外，她偶爾還會不定期「揀」幾隻迷途羔羊回來，日復一日，44巷在外人眼中依然迷離奇詭，卻不再是空城，且

* * * * *

從他有記憶以來，她便已出現在他眼前。

她從何處而來、又為什麼會出現在他身邊，他並不清楚，也從沒問過她，只知道她是第一個被他記入腦海的人。

一般人幾歲開始長記性，他不曉得，只知道自己很早很早以前，便記得所有的事情。

早到他還無法開口說第一句話，便認得她。

呱呱落地的那一刻，他沒哭，因為正好奇地張大眼，望著眼前這名帶笑逗弄他的女子。

深寂夜裡，他安安靜靜，從不哭鬧，因為有她伴在身旁。

牙牙學語時，開口喊的第一個人，不是父母，不是任何一名與他有血緣關係的人，而是「旖旎」。

他一度被誤以為是聾啞兒，後來，也曾被當作自閉兒，他想，或許沒人看得見她，不知道他安靜坐在角落時，是有人陪或許，正因為他是這樣不正常的孩子，父母才會視他為怪胎，嫌惡至極吧！

就在連他都覺得她是他憑空想像出的玩伴，「旖旎」從來不曾存在於現實世界中時，她走出只有他知道的第三度空間，就在他滿週歲那一天。

才剛學會走的他邁著不穩的步伐，帶著連對父母都不曾有過的依戀，毫不遲疑地朝她飛奔。

她張臂，將小小的身子牢牢護在懷裡。

他知道，父母不愛他，但是她愛。

她對父母說的話，他至今仍記得——

你們不要他，我要。

從今天起，他是我的。

鳳遙。他叫鳳遙，不許再用那個俗氣的名字侮辱他。

工作表1

她從來只喊他鳳遙，潛意識裡，他也認定這是他唯一的名。她說，也只有這清逸出塵的名，才配得起他。

因此，當父母喊著阿寶時，他沒想過要回應。

從此，她每年來見他一面，交付巨額撫育費給他的父母，他的家從此只是寄養之處。

很荒謬，卻是事實。

在父母眼中，他是個不討喜的孩子。他出生那天，父親便出車禍，從此癱了一條腿。

他滿月那天，原本談妥由父親承包的工程，莫名其妙地吹了。

接連而來的打擊使得原本家境小康的家庭日益衰敗，而他這個從出生便不哭不笑的奇怪孩子，對父母不親也不喊，寧可一個被算命師說命格帶煞的孩子，偏偏又不討人歡心，被捨棄並不意外。就在母親好不容易懷上第二胎時，那個家已無他們總是日日恐懼，想著算命師的話，擔心他這個不祥的孩子何時會害得他們家破人亡。

他們寧可留下母親腹中才兩個月大、未曾謀面的嬰兒。

與他不同的是，那孩子一出生便讓家中大發橫財。

那年，他六歲。

發生了什麼事，他已經不記得了，也或許是刻意不去記，總之，那日父親罵他是災星，再也容不得他。

而後，她再度出現。

那時她對他的父母說：「你們確定不要他？不後悔？」

父親說：「我為什麼要後悔？從這個孩子出生到現在，我家裡沒有一天平靜過，他是生來要剋死我們全家的……」

難怪，他不哭不笑，總是冷眼看著他們，冷冷地，看著這個家衰敗；冷冷地，一雙沒有感情的眼睛，看得人發毛。

而母親，畢竟懷胎十月，不是沒有感情，也試著去愛過，只是這孩子真的讓人疼不入心。她克服不了算命師的話，說他「世人哪……」太過膚淺，總是只看表面。孫旖旎似嘲弄、似諷刺地笑哼。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總有一天，當你們懂了這句話，我要看你們悔恨莫及，跪著向他懺悔認錯。」

她在那一天，帶走了他。

從此，他與原生家庭斷了牽絆，長達十數年，不曾再聆聽關於他們的任何消息。

* * * * *

清晨，天才剛亮，慈心育幼院已經展開一天的生活。

通往廚房的門開啟著，男子將採買回來的食材一竹簍、一竹簍地搬下小發財車，這些足夠供應育幼院一日所需。

處理好後，他先回房沖個澡，洗去一身的汗水，然後再出來幫院長打理一些較粗重的工作。有時，一些比較愛賴床的小這時，也差不多該進廚房將一鍋鍋料理好的食物端出來。

工作表1

育幼院裡的男丁不多，大多數在成年以後，都會選擇進入大都市求職，比較不忘本的，會在假日時回來看看老院長，若直到入夜，才是真正屬於他的私人時間。

才剛洗完澡，在桌前坐下沒多久，敲門聲便響起。

回頭看見院長，他主動迎上前去。「有什麼要我做的嗎？」

「沒事、沒事。」老院長拍拍他的手。「鳳遙，你忘記今天是什麼日子了？」

他思索了下，目光落在她掌心。

即便不記得，看到院長手上的物品，也該想起來了。

老院長笑了笑，將包裝精美的禮品擺放在桌上。「這是她送給你的，她在遊戲室等你，如果你想見她的話。」

他不答，一如往年的沉默。

心知這孩子心裡的傷，院長也沒逼他，如實傳達後，便回房歇息了。

目送院長離去後，他回到桌前，開啟電腦，接續昨天寫了一半的電腦程式。

修掉幾個程式漏洞，目光停留在螢幕前專注凝思，一面探手搜尋右手邊的茶水，指尖碰觸到陌生的方盒，他頓了頓，移十八歲，生日快樂。

竄上腦海的，是她最後停留在禮盒上的思緒。

這句話由她說來，多麼諷刺。

他看也沒多看一眼，執起方盒朝漆黑的窗外丟出。

他臂力很好，方盒丟得很遠，遠到看不見。

他不在乎裡頭的物品是價值連城或一文不值，她給的那些，他從來都不稀罕。

波瀾未興的面容再度移回電腦螢幕前，彷彿方才什麼事也沒發生。

十二點整，他關了電腦，準時上床就寢。

* * * * *

他看起來，還沒消氣呢。

床上男子進入深眠狀態之後，窗邊一抹形影緩緩聚現。孫旖旎撤了隱身術，由黑暗中走出，站在床前凝視他沈睡的面容。「真是傷腦筋……」她有些苦惱地低囁，扳著手指細數了下，從七歲到現在，足足扔了她十一次的生日禮物，他還要氣。說是這樣說，她依然手腳俐落地爬上他的床，鑽進被裡攀住他的身子，完全不認為在對方不鳥她的情形下，還硬巴在人這一貼近，才留意到他的不對勁。

工作表1

他渾身透著高熱，俊秀容顏泛著不尋常的紅暈，呼吸淺促，心律又急又亂.....

不對，他身上有不乾淨的氣味！

她湊上他頸脖間嗅了嗅——

是魅香。

花妖用來吸引蜂蝶，使人動情而深陷情慾迷障的魅香。

不只花妖，更早之前，什麼妖魔鬼怪都有。鳳遙如今雖是肉體凡胎，但本質上仍具仙骨，對那些妖魅而言，簡直是美味。

她哀怨地咕噥，手腕一翻，那只被他丟棄的方盒赫然出現在掌心。

這通體澄澈、泛著琥珀色光芒的墜飾，名喚「辟邪」，她可是為了他，才厚著臉皮硬向鍾馗大哥拗來的耶！為了它，她

她歎氣，俯身湊上暖唇，吮出那股在他體內作怪的邪氣.....

* * * * *

熱，好熱。

他渾身沁出汗水，幾乎以為自己要在這樣的高溫之下融化時——

一股突兀的冰涼流進體內。

冷熱交錯的矛盾令他眉心深蹙，不由自主呻吟出聲。

也許是臨死之前的幻覺，眼前出現一片皚皚雪景。

真的是幻覺吧！不然台灣怎看得到這種覆蓋了整座山頭的雪景，峭壁、懸崖、竹屋、曲橋、蓮池、靈狐，活脫脫就是古

體內升起的熱主導了他的意緒，他放任灼熱慾念流竄，翻身覆上柔軟女體，入侵屬於女子特有的溫潤美好。

像是已做過千百回，女子修長細緻的肢體纏膩著他，將他迎入軀體更深處，笑著、喘息著，啃吮他唇瓣，像只貪歡索懷

而他，攬緊女子纖若無骨的腰身，加快入侵的頻率，聆聽她在耳邊斷斷續續的嬌吟，情慾浮沈間，纏嬉追逐.....

更早之前，祂一直是一個人。

從這座山的靈氣孕育祂開始，祂只知道要守護靈山的一草一木一生靈，祂具仙質，卻不入仙籍，祂不看重這些。

偶爾，魁星爺來找祂下棋；偶爾，降龍尊者帶瓶好酒邀祂品嚐；偶爾，東海龍王也會送些龍宮裡的奇花異草給祂.....這

連月老都問需不需要替祂作個媒.....

祂從不認為自己是寂寞的，從不覺得需要人陪，直到她，這個可愛的小東西出現了，祂才覺得，有個伴其實不錯。

尤其，她軟軟身軀偎靠而來，撒嬌纏膩的可愛神情教人喜愛極了。

就因為五滴精血，賜她五百年修為之恩，從睜開眼那一刻，見到的便是祂，於是她固執地視祂為主，為祂打點起居，晨

連名字都是祂給的。

工作表1

「雲髻飄蕭綠，花顏旖旎紅。雙眸剪秋水，十指剝春蔥.....」祂喃喃，讚歎她的美麗。

她，宛如初生嬰孩，冰肌玉骨膚勝雪，睜大明眸望祂，朱唇輕啟，牙牙學語地發聲。「旖.....旎.....」

「看來，妳特別喜歡這個字呢。」祂一彈指，一襲雪白雲衫搭配湖水綠羅裙落在瑩潤光滑的裸軀。「不如便喚旖旎，可

「旖.....旎.....」好困難的發音，她認真地模仿，惹來祂憐惜地輕笑，展臂將她抱入竹屋。

「才剛醒來，可別凍壞了。」

她步步追隨，日裡夜間纏膩著，將祂視為世間唯一的依歸，須臾不離。

習慣了懷中總有這團嬌軟的小東西取暖，祂不再堅持要她去尋自個兒的造化，破例允了她，留在身畔。

千萬年間，唯她而已。

那時，祂並未料想，祂們之間會演變至此。

嘗過了陰陽交合、極樂之歡，那銷魂滋味餵養得小旖旎益發美麗，風姿絕艷.....

「妳呀，貪心。」攀纏不休的嬌媚身軀，祂總是縱容地微笑，寵溺著、給予她索求的一切，在極致歡愉中翻騰忘我.....

* * * * *

如真似幻間，唇畔一陣似吮似咬的癢麻，他本能欲銜住，對方卻頑皮地退開，勾挑起他難以饜足的渴切，一進一退間，

「呀.....」她嬌呼，卻沒有被逮到的懊惱，而是大方熱情地回應他，迎向他貪渴的啣吮。

被捉弄得太久，他毫不客氣，失了自制地激切索求，啣吮她唇間的甜美滋味。女媧造人以來便存在於體內的野性慾念，

「啊！」耳邊響起的低吟，讓他跨過真實與夢境的交界，徹底醒來。

怔愣。

除了這個，他無法再有更多反應。

難得看見他表情空白的呆樣，孫旖旎玩心大起，挨靠回他胸口，笑謔道：「作了什麼夢？臉好紅，身體又燙，抓了人就

「.....」無法不被她的話題牽引，目光落在她水亮紅腫的雙唇。他似乎太粗魯了，上頭還有他失了自制咬出的齒痕.....

「依我看，是春夢吧？」

「.....」羞恥得發不出聲。

他居然作了春夢，最不可原諒的是，春夢女主角還是她！

軟膩小手貼覆在他胸口，感受他狂跳不休的心律，順著身體線條，邪惡地往腰下移。「我們家鳳遙長大了呢.....」

下一刻，他抓住那雙可惡的小手，在她碰觸到危險地帶前推開，火速跳下床，扯過掛在床邊的外套遮掩半裸身軀，冷眼

「妳來做什麼？」

工作表1

嘖，醒來的他真不可愛，不像在睡夢中，多乖呀，任她又抱又吻的。

「來看你呀，不是說好了，你每年生日我都會來。」

「我沒說要見妳。」也不想見。

又是這句話。

孫旖旎洩氣地跪坐在床畔。「鳳遙，你還要氣多久？」

她以為他只是在鬧脾氣？在她做了這麼可惡的行為之後，還以為他只是在鬧脾氣？！氣過就會消，然後船過水無痕？

孫旖旎，妳這個渾蛋——

他冷冷地瞪她，吐出的話語字字如冰。「滾出去，永遠別出現在我面前……永、遠！」恨恨地重複完最後兩個字，他頭

* * * * *

可惡——

他一面沖著冷水澡，心裡已經詛咒那個沒心沒肺到極致的女人不下千百遍。

他從來沒有恨過誰，被父母冷落嫌惡時沒有，後來被拋棄時也沒有，但是她——孫旖旎，這個可惡的女人，他真的恨她。

以從來沒有那麼厭惡一個人的強烈心情在恨她。

她以為一年見他一次，在他生日時丟來一樣禮物，便能安撫他嗎？他是人，不是她養的一條狗，任她心情好時摸摸頭，

她對他沒有義務，他知道。

她沒理由非對他好不可，他也知道。

她就算轉頭離開，他也不能說什麼，這些他都知道。

但是，她不該一再撩撥他，給了他希望之後，再一腳狠狠將他踹入谷底！

如果從一開始，他就是那個爹不疼娘不愛的孩子，無論最終際遇如何，他都能夠平心靜氣地接受，毫無怨尤。是她伸出

他閉了下眼，冰涼的水柱自頭頂淋下，同時也澆冷胸腔之內的那顆心，一點、一點地寒涼，冰凍。

一轉眼，她便將他丟進育幼院，一如他的親人對他做的那樣。

她不要他。

他又一次地被拋棄了。

如果從一開始，她便不想要他，那就不該牽起他的手、牽住他的信任與依戀，然後再狠狠將他撕裂，她無權如此耍弄他

直至今日，他都不曾忘卻，那道面目全非的痛。

對於親人，他不曾怨怪過，他們只是想保護自己，因而犧牲了他，他能夠諒解，但是對於這個任性又自我的女人，他絕

第二章

工作表1

又過了兩年——

打理好育幼院裡的事務，下午出門前，鳳遙繞到院長室，告知晚餐時不會回來，有事撥他手機。

「你安心去辦你的事，晚些回來沒關係。」老院長笑笑地說。

這孩子……就是重情重義，否則一般到了這年紀，每個孩子都有自己的人生規劃，誰還肯窩在這間小育幼院裡埋沒前程。

想到這裡，院長連忙喊住一腳已踏出門檻的男子。

「鳳遙！」

他回眸，見院長居出抽屜裡的物品，繞過長桌走向他。「今天，是你的二十歲生日，這個，收著。」

他看了看靜前的物品，沒伸手去接。

「和孫小姐沒關係，是我私下送給你的。」

這群孩子中，院長總是特別寵愛他，或許也因為他本身就是個讓人心疼的孩子。有哪個人會像他那麼傻，賺了錢一心一

鳳遙的狐疑只持續了三秒，便伸手接過，低頭道謝。

「二十歲了，你……有其他打算嗎？」

打算？「例如？」

「我是說……你是不是該到外頭去看看……」見他愕然抬眸，院長連忙補充：「我不是在趕你，這裡永遠是你的家，你附

「是嗎？」如果不是不要他，那為什麼要趕他？

對上他有些許迷茫的眼神，院長憐惜地拍拍他。「這幾年下來，你除了到學校上課之外，生活圈就只剩這裡。我想了很

追求自己喜歡的……

他喜歡什麼？他要什麼？一直以來，他的物慾需求極底，從來沒思考過這個問題，若不是老院長提起，他想他會一直待

「現在這樣，不可以嗎？」

「沒有不可以，但是你連試都沒有試就放棄，這樣很可惜。」院長想了想。「不然這樣，你去嘗試看看，試過之後覺得

他太奇特了。第一眼見到這個小男孩時，他年僅七歲，卻沒有七歲孩童該有的稚氣，眸光沈靜而涼寂，那時她就知道這

因為她堅持每個孩子都必須有正常的求學階段，因此他會順從地去學校上課，並在十八歲取得大學文憑、讀研究所，他

因為，她希望他去闖，將步行由這裡移開，無論最終成就是什麼……也許是社會地位、也許是人生歷練、也許是美滿姻

與院長談完後，鳳遙坐在前往市區的公車上，思緒仍停留在稍早的對話。

一直以來，除了學業，育幼院就是他全部的生活重心，連工作都是為了想改善育幼院的環境，離開了這裡，他連應該從

「或者……你想不想回家去看看？」院長試探地給了他一個方向。

他震動了下。

家——

多久沒有聽到這個字眼了？自從孫旖旎牽起他的手、離開那個地方開始，他從來不曾回顧過。一個不祥的人，只會帶給推開腦中短暫停留的想法，公車到站後，他轉搭捷運，再步行五分鐘，停在一棟科技大樓前。

告知櫃檯人員通報後，他搭電梯直達十三樓。

簽完所有該簽的合約，他沒多作停留，起身便要離去。

「請等一下。」對方合上契約，喊住他。

鳳遙回眸。

這個女子是這家科技公司負責人的妹妹，向做向唯歡，很有能力，行事明快果斷，女強人這種形象套在她身上全無半點

「你待會兒有急事嗎？」

他想了下，搖頭。

「那麼請你吃個便飯，賞不賞臉？」

她邀約過許多次，沒有一次成功，他總是說要趕回育幼院幫忙。

如果不是他的表情太認真，並且深知他從不迂迴的作風，她真的會以為他在找藉口推辭。

鳳遙這才想起，他們認識.....也有五年了吧！

那時，他仍在求學，在一家花店打工，有一次送花過來，正好遇上公司電腦遭駭客入侵，系統全面大癱瘓，他旁觀了一個十五歲的少年，解決了無數工程師都束手無策的大麻煩，從此開啟他與這家公司之間的緣份。

偶爾替他們寫寫程式，成了他這些年主要的經濟來源。

近年來，他心血來潮，開始嘗試開發遊戲軟體，花一年的時間，目前已進入封測階段。

今天簽了約，賣掉這套軟體後，將會有一大筆收入入帳，他本想用這些錢去翻修育幼院的房舍，畢竟遊戲間也有些老舊，但是，老院長不肯收。從他滿十八歲開始，她就不肯再收他的錢，總說要他留著好好打算。

一思及此，他眼眸望向她。

院長說，要他多方嘗試、開拓視野，有機會的話就去發展寬廣的人際關係，也許、也許他的人生，能走出不同的路.....

「好。」他低低應聲。

認識朋友，與更多人往來，感受不同的人生，院長希望他試，他就試，應該不難的.....

* * * * *

結束與向唯歡的晚餐約會，他一個人走在人行道上，離公車到站的時間還有半個小時，也許他可以去逛一下附近的書店

工作表1

耳邊，不期然又浮現院長的話——你，想不想回家看看？

那個家，如今變成什麼模樣？奶奶的身體還硬朗嗎？有了那個福星弟弟的護持，如今家裡應該是福澤綿延，歡聲笑語不想像一旦開啟，便再也停不了。

就一眼，去看看他們的現況，這樣就好了，反正已經沒人記得他，他可以安靜地來，再安靜地離開，不驚擾任何人。

心念一定，他調轉方向，朝對街走去，在花店前的站牌等車，可以坐到家門前那個路口，再走六分鐘就到了……

記憶中，回家的路原來一直都那麼清晰地記在腦海中，不曾忘卻。

一路走來，許多景物都不一樣了，也有許多事物沒變，像是河堤邊的夜景、紅色磚瓦的人行道……熟悉卻又陌生。

走進巷道，他駐在54號門牌前，意外看見漆黑一片的屋宇，未曾透出一絲他曾預期的溫馨光線。

全都不在家嗎？但是這看起來，像是許多年無人居住的樣子，既荒涼又……陰冷。

剛追完垃圾車回來的臨江，看見生面孔的外來客，主動上前打招呼。

「你要看房子嗎？還是找人？」這裡每一個住戶他都混得很熟，不管有形體還是沒形體的，可以幫他帶路喔！

「這一戶人家……搬走了嗎？」門前掛的牌子，仍是寫著「蔡宅」。

「你是說蔡婆婆一家嗎？沒有啊，他們還在。」只是一般人看不到。

「可是……」他看了眼闇暗的房舍。

「喔，那是因為……因為……」忘記自己不能講太多，臨江及時打住，為難地搔搔頭。「欸……你很難了解啦，不過……」一般人，應該很難理解上述這段缺乏邏輯的語言吧？

但鳳遙理解。「你的意思是亡故了？」

咦？他居然懂耶？臨江好驚訝。

怎麼……是這樣的結果？

鳳遙閉了下眼，又問：「他們發生什麼事了。」

「就……我也是聽說的……」聽當事人所說。「大約十幾年前吧，好像是有歹徒入侵，本來只是要奪財而已，結果被半路這樁滅門血案在當時新聞很轟動，尤其一家五口慘死，男主人、女主人、老婆婆、三歲兒子和甫出生的小女嬰，無一幸免。」

「十幾年前……」鳳遙無聲低喃。也就是他走後沒幾年的事，那時他幾歲？九歲？還是十歲？他記得那時是有一樁震驚那現在呢？既然都瞞了十年，為何又開口要他回來尋根，面對昔日親人的淒涼際遇，他真的不知道自己該用什麼樣的心臨江研究他臉上複雜的神情，猜測道：「你……是婆婆的什麼人嗎？」好奇怪，平常的這個時候，婆婆都在這裡伸懶腰。

「不，我不是。」鳳遙本能地脫口而出。

工作表1

他從來都不是那個家的一份子，他們不願承認，他就不是。

轉過身，他踩著僵硬的步伐離去。

在他走後，一聲幽幽的嘆息傳出。

「咦，婆婆，妳躲在角落幹嘛？」臨江好意外，原來她一直都在嘛！

順著她的目光，臨江看向那道快要消失在巷子口的背影。「那個人，妳認識嗎？」

「他是我的孫子。」一般人修上千百世都不見得能換來的孫子，他們卻沒有好好珍惜……

人類多愚蠢，孫小姐罵得對，所以鳳遙會恨、不肯承認，是應該的。他們沒有臉見他。

見她又縮成小小、小小一丁點，哀怨得幾乎埋進那盆枯死的花盆底下。臨江瞬間領悟了什麼，立刻拔腿追了上去。

「阿寶！你是阿寶！」

站在巷子口等紅燈的男人詫異回身。

太久沒有人這麼喊他了，那個曾經是他的家人喊的名字……

「你為什麼會知道？」

「蔡婆婆說的啊！」顧不得跑得氣喘吁吁，臨江拉了他便往回走。

一路上，他告訴鳳遙——

他常和蔡婆婆聊天，所以知道婆婆很想念孫子。

他們心裡一直都長孫有極深的虧欠，這些年來一直不肯離開，就是為了等他回來，跟他說一聲「對不起」。

還說，他們很後悔……

後悔錯待了他。

鳳遙始終安靜地聆聽，沒有甩開他的手，也沒罵他瘋子。

回到54號門前，臨江探了探頭，還跑去搬動枯盆栽查看，喃喃自言：「咦？又躲起來了……唉唷，婆婆，出來啦，妳不

鳳遙推開虛掩的大門，不發一語地走到枯萎的金桔樹前，拂過幾片枯葉，咚咚咚……不是葉片，而是幾個扭曲成團的暗

「啊，原來這回是躲那裡呀……」臨江點點頭，想起久違的一家人一定有很多話要說，他識相地悄悄離開。

扭曲的黑影慢慢凝聚成形，即使經過這麼多年，鳳遙依然能認出父親、母親、奶奶，還有……那兩團小小的，是弟妹。

都這麼大個人了，還賴坐在地上，沒意識到這是多丟人現眼的行為，低垂的頭打死不肯抬起。

「爸、媽、奶奶。」他沒有太多的掙扎，很平和地喊出聲。

地上的黑影一愣，同時抬起頭，幾乎透明的臉龐瞬間湧出一道道水痕，流過臉龐，消失無蹤。

那是鬼魂的淚，沒形體，但是太強烈的情緒會使魂體元神耗損。

工作表1

「不用難過，我沒有怪過你們。」他蹲下身，伸了手，卻不知如何做才能使他們好過些。

「對、對不起……」父親顫抖地說出這句話。第一聲出了口，接著也就容易許多，母親的、奶奶的……一聲聲，淨是愧怍。孫旖旎曾經說過，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塞翁得馬，焉知非禍？他們花了好久、好久的時間，才領悟這層道理。世人往往只看見事情的表象，明明是一次次讓他們避過死劫的孩子，卻讓他當成禍胎，將仙人托世、福蔭家門的孩子，妻子生頭胎時突然早產，他聞訊急急忙忙趕往醫院，路上出了車禍，癱了一條腿。

——癱個一條腿算什麼，要不是他提早出世，為這一世的父親化災，不改變行程來醫院的話，你就會搭上後來那班死亡公長子滿月那天，發送滿月糕餅給親友，誰吃都沒事，偏偏素有生意往來的建商夫妻吃了上吐下瀉去掛急診，原本談好要——是啊，包下這工程，後續爆發建材偷工減料，造成三死七傷的巨額賠償以及後續官司纏身，也夠毀掉這個家了。

接二連三，生意愈做愈不順，家境大不如前，他也曾經埋怨過，自從這個孩子出生後便諸事不順。

——諸事不順？如果你知道，枉死城早早便為你們這一家人留了貴賓席，還會惋惜他以財氣來抵血劫嗎？

當初鳳遙會選擇在這一戶人家降生，便是清楚他們的命運，有意助他們避過一家滅門之劫，也因為有他守護，連拘魂鬼然而，命定血劫無法平空消弭，只能以今生該得的財祿換取一家平安，自他出生之後，一家人何嘗有過熬不去的災劫病誰知他們卻辜負了他的一番心意，將助他們避禍的天人當成了惡鬼轉世。

就像次子出生後，財運連連，隨手買個彩券都能中頭獎。

——是啊，中個頭獎，曝光後被媒體大寫特寫，引宵小覬覦，終至招來這場滅門之禍，這就是你們要的吗？

福禍相倚，這是千古不變的定律，偏偏世人目光淺短，只見近利，不知遠憂。

這些都是後來由孫旖旎口中得知的。

為什麼不早點讓他們知道？這樣，他們就不會將長子視為災星，錯待了他。

——為什麼要說？不懂得珍惜他的人，我何必還要讓他繼續護你們一家平安？是你們自己將福分往外推，他是靈山之神，她說過要他們悔恨莫及，親口向他坦承錯誤。

太多的懊悔、太深的虧欠，無法追回也來不及彌補，只能化為道道無形淚影流淌。

* * * * *

「臨江說，你們不肯投胎，固執守在這裡，是為了等我回來？」

若不能親口向他坦承錯誤，將那遲了許多年的歉意傳給他，他們說什麼都無法安心離開。

「好，那我明白了」從來沒有怪過，又何需原諒？

鳳遙沒再遲疑，掌心輕輕托起母親懷中的小嬰孩，他並未明確地知道該怎麼做，只是一心想著，那麼純淨的孩子，該重

工作表1

而後，微微發熱的掌心泛開極溫和柔淺的光束，將他們包圍，他並不清楚是怎麼一回事，但卻很清楚，這道使人感到寧靜或許，孫旖旎真的沒誑他們，能夠擁有如此沉厚篤實的力量，滌去他們的執念以及滿腔難以瞑目的怨氣，渡往奈何橋，「安心地去，我不怨你們。」他說。看著一道道光束在眼前消失、俱滅。

這樣的能力從小就有，與呼吸一樣極自然地存在，他也從沒去探究，看見那些飄蕩無依的魂體時，便會助他們一把，無當庭院中再次回歸原本的黑暗荒涼，他起身，安安靜靜地退離，關上門，獨自走在回程的路上。

初秋的夜晚吹來，泛起一絲涼意，連空蕩蕩的心房也湧上一絲涼寂。

從此，真的只剩他一個人了。

斜照路燈下，一道孤零零的影子，孑然一身。

當夜——

一抹淺綠色的光影凝聚，待微光散去，纖盈身軀沒有意外地出現在床鋪上，而且這一回，是直接趴在沉睡的男人身上。

「真過分……」她喃喃低囁。

院長送的禮物，他收。

美女邀他共餐，他接受。

甚至，就連那些對他差勁到不行的家人，他都能用自身的能力化去他們的苦痛，那麼溫柔地渡往奈何橋。

偏偏，對她就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不理她、不收她禮物，連二十歲這麼重要的日子，他還是不肯見她。

「鳳遙、鳳遙、鳳遙……」她喃喃喊過一聲又一聲，每喊一次，便啄吻一下暖唇。「不要這樣對我嘛……」

她很沮喪、很挫折耶，她都快哭了，他沒看到嗎？

明明世上對他最好、最在乎她的人是她，為什麼他就是對所有人都寬容，獨獨討厭她？不公平啦，他好偏心！

害她每年都只能隱身陪在他身邊，一整日，看著他對每個人都好，只有她，不能親近他。

只好入了夜，再來一傾思念。

「我好想你……」吮吻唇瓣已不能滿足她，她逕自將手探進衣服裡頭，撫觸男人肌理分明的身體線條，感受溫熱膚觸，摸夠了、吻遍了，她才滿足地嘯嘆，枕在他肩窩，就像以前那樣。

以前，每當她要賴膩在他身上時，他從來都不會生氣，永遠無底限地縱容她，然後用那雙又暖又溫柔的大手，輕輕撫摸他已經好久沒有這樣對她了……

纖長柔荑輕輕撫過他過於冷硬的臉部線條，落在緊抿的唇瓣，來來回回輕觸，喃聲道：「你不快樂嗎？」

他好久沒笑過了，涼寂的眸子裡，總是溫溫淡淡，波瀾不興。

讓他回去，錯了嗎？

工作表1

當年會帶他走，只是不願意他繼續留在那個不被疼惜的地方，受盡侮蔑還要護他們平安，他自個兒不在意，她大小姐偏她明明知道，他這一走，那些人必然死劫難逃，但她還是這麼做了。

他在地心目中比什麼都還要珍貴，她絕對不容許任何人錯待他，她要讓那些笨蛋人類看清，他們錯得有多離譜！

即便那些人死在她的面前，能救她也不要救，誰教他們要這樣對待她最珍視的人。

但是.....錯了嗎？雖然在她的觀念裡，生死不過就是又一次的輪迴交替，就像棋局玩完了再抹掉重新開始而已，沒什麼。

鳳遙本質上雖淡情，但那些仍是他這一世有血緣的親人，沒了，就真的只剩他一個人了。

他情緒低落就是因為這個嗎？

她是不是應該要救，這樣他才會快樂一點？

孫旖旎嘆一口氣，懶懶地靠回他肩膀，雙臂環抱住他腰際。

人類真麻煩，輪迴了一世又一世，她好不容易才趕在他這一世出生時找到他，原本是想好好守護他的，怎麼會那麼困

第三章

鳳遙思考了幾天，然後在一個陽光微暖的午後，再度踏入綺情街。

院長說，希望他開拓自己的人生，如果離開育幼院是必須的，那麼，他想從這個地方開始。

他在這裡出生；這裡，曾經是他的家。

這兩天，他翻開存摺估算了一下，從十八歲起，院長就不肯再收他的錢，累積到今天已經是一筆不算小的數字，他原來

他向住隔壁56號的鄰居打探了一下，這棟房子目前的產權所有人是誰、又該如果聯絡？

那位鄰居上上下下打量了他一會兒，評估似地說：「你看起來.....不像膽子很大的樣子。」

俊秀清逸的身形，溫淡無波的眼神.....這種斯文人禁得起幾次驚嚇？

他問什麼？對方又答了什麼？

鳳遙眉心蹙了蹙。

「你沒聽說過，這棟房子鬧鬼嗎？」樊君雅好心奉送情報。反正這也不是秘密了，隨便打聽一下都知道。

綺情街怪歸怪，也總有適合的人.....進駐，只有他家隔壁這棟發生過滅門慘案的房子始終是空屋，荒涼頹敗。

光聽就令人頭皮發麻了，誰還敢住進去？

鳳遙終於弄懂對方怪異的眼神是何用意。「謝謝你的好意，我想直接和屋主談。」

真的嚇不跑耶！

難到.....他會是傳說中的綺情街最後一位怪人？

工作表1

樊君雅驚嘆歸驚嘆，雖然很希望能多個鄰居來熱鬧熱鬧，依然不忘秉持良心給他道德勸說一下。「她就住在巷尾最後一
看來，這位屋主人緣不太好。」

鳳遙順著指示找到巷子盡頭的房子，按下門鈴。

「?遙.....」門一開，他還來不及看清發生了什麼事，一道飛撲過來的身影已經巴到他身上。

他跌退了兩步，一手扶住門緣才勉強站穩腳步，低頭皺眉瞧著那個把自己當成無尾熊四肢並用攀抱上來的女人。

「孫旖旎?!」怎麼會是她?!

「對呀對呀，你終於肯見我了!」

「我沒有想見妳。」如果知道是她，他根本不會來。

完全不受她忘形的大大笑容影響，他冷著臉將她自身上「剝離」。

「鳳...」她不滿地想上前，他隨之退開。

「我有事跟妳談，不要動手動腳。」

第一回是不設防，再來，絕不會給她機會得逞。

「我知道你要談什麼啦，喏。」早替他準備好了。

他狐疑地抽出她遞來的紙袋，裡頭赫然是那間房子的產權文件，而且——持有人的名字是鳳遙。

「我知道你會回來。」既然他選擇在這裡出生，那她就順著他，買下這條巷子裡的每一間房子，在這裡靜候他的歸來。

「這是送你的二十歲生日禮物，喜歡嗎?」

鳳遙一逕沉默，臉龐看王出喜怒，但，終究是收下了。

這是十多年來，他第一次接受她的示好，孫旖旎大喜過望，一忘形又想動手動腳時，一本塞來的存摺壞了她的好事。

「我沒打聽過這棟房子目前的市價，這是我所有的積蓄，如果不夠請務必告訴我。」

「我說過那是送你的.....」他沒聽清楚嗎?誰要他的錢啊!

「無功不受祿。」

「誰說的!我們、我們.....」她欠他的，才真的夠到償不盡好嗎?

想說，卻無從說起，她好懊惱地瞪他。

「你不是我的誰，我不收這種大禮。」

才怪!就算再小的禮他還是不收好嗎?

問題的根本從來就不是什麼大禮小禮，而是出在送的人，只要是她送的，他一概不屑。

他說，她不是他的誰.....

好陌生、好疏離的口吻。

「鳳遙，你一定要這樣對我嗎？」她好哀怨地望他。

然而，他還是留下存摺，沒多看她一眼地轉身走了。

還真是郎心似鐵啊！

* * * * *

確認字幕打上「全劇終」，觀眾由不同的角落開始湧出。

不是綺情街的人太八卦，實在是住了這麼多年，他們家美麗自信、無往不利的俏房東向來都只有欺侮人的份，幾時看她

「我說.....蟹老板，妳是思春了嗎？」不能怪樊君雅嘴巴刻薄，身為曾經被剝削過的苦主，他能夠忍住不去放鞭炮慶祝

如果這女人如此樂善好施，那他當初到底是為什麼被扒了一層皮？

「她剛剛.....好像是在撒嬌？」

「你也看見了？我還以為七月半還沒過，看見髒東西了.....」

還你一言我一語，旁若無人地討論起來了！

臨江算是裡面良心最大顆的，輕輕走到她身邊，問道：「旖旎，妳還好吧？」

她看起來像是很想哭的樣子，從來沒見她情緒如此低落過，看來此人對她的影響力相當之大。

「那個人.....」臨江往男人離去的方向看了一眼。「不是蔡婆婆的孫小嗎？」他好像很氣妳。

「該不會就是妳給人家滅的門吧？」寇君謙詫異地驚呼。

「.....」好沒腦的推測，完全沒人想回應他。

「還是.....搞大人家的肚子，再給他始亂終？」雙胞胎姊妹花歪頭想了下，連續劇好像都這樣演的。

「.....」最好她搞得大鳳遙的肚子啦！

「或者.....」

「好、停！」禁不住眾人益發天馬行空的誇張假設，她悶悶地吐實。「我只是.....把六歲的他從家裡帶出來，然後寄放

又沒有很嚴重，那家育幼院上自院長、下至打掃阿婆，每一個都和藹可親得很，能夠給他滿滿的愛，比他那些死要錢的
現場一片鴉雀無聲。

所有人一致用不可思議的眼神瞪視她，然後，像是連多說一句話都覺得太浪費口水，一個個搖頭轉身離開。

喂、喂，這是什麼反應啊！她是有苦衷的嘛，她這也是千般不願啊.....

「旖旎.....」臨江欲言又止。

工作表1

「怎樣？」本來還期待綺情街心最軟的善良人士送來幾句慰問，誰知——

「妳真的……好過份。」要是寧夜這樣拋棄他，他一定會先吐滿三桶血以後才傷心死掉。

「……」連她可愛的臨江弟弟都棄她而去了。

是有這麼嚴重嗎？

……好啦，她承認，當他知道她要將他留在那裡時，表情確實很受傷，她也有那麼一點狼心狗肺假裝沒看到。

他從小就不是一個會以哭鬧來表達情緒的孩子，一旦有了受傷的感覺，他會將情緒往心裡藏，更安靜地看著這一切。

她始終記得，離去時，他睜著眼，沉默地看著她，目光片刻也不曾離開她身上，可是，她還是轉身走了。

她說，她一樣會在每一年他生日的時候來看他。

他是直到最後一刻，才開口回應——可是，我已經不想要看見妳了。

她沒有想到他是認真的，這十幾年來，他真的一刻也不曾想過要見她，每次都是她死皮賴臉地纏上去，才能勉強在他身

「鳳遙、鳳遙……」你真的……再也不要理我了嗎？

* * * * *

他曾經很依戀她。

當她帶著欣喜的笑容，將甫出生的他抱進懷裡，用好辛酸又好依戀的口吻說：「終於找到你了，我找了好久、好久……」

明明他才是該被保護的那一個，她使個力就能→碎那麼幼小脆弱的他，可是那一刻，他卻覺得她才應該是要被保護的那

他當然做不到。那些時候，都是她將他護在懷裡，像護住什麼珍寶一般，害怕他再度消失。

當他被父母忽略時，是她在角落裡陪著他，耐心地和牙牙學語的他對話。

「鳳、遙，你叫鳳遙喔。」

嗯，她說是，那他便是。

「啊呀……」那，妳呢？

「我啊，旖旎，你都這麼喊我。」她笑著回答他的疑問。

「呀呀呀……」那，我們又是什麼關係？

「我們呀，是主僕。」

所以，她是他的主子嗎？才會打他一睜開眼，便出現在他身邊，將他納入羽翼之下看顧。

她總是懂得他心裡想的，那時的他們經常在角落進行只有他們才知道的對話，除了最在意的她，他沒空理會別的。

於是，家人開始懷疑他有自閉症。

但是無所謂，他不想解釋。

工作表1

別人都看不見也沒關係，他自己知道就行了。

被誤認為是啞巴又何妨？面對其他人，他真的不知道能說什麼。

她一向寵他，謹慎珍憐地護著，不讓他受一丁點的傷，以一個當主子的來說。她做的夠稱職了。

但是，他該怎麼回報她呢？

「你呀，只要讓自己好好的，就可以了。」

真的這樣就可以了嗎？

忘記是從什麼時候開始，似乎.....是他開口說第一句話之後吧，她再也不會每天陪在他身邊了，作了一年一會。

混沌的意識愈來愈清楚，她卻離他愈來愈遠，到後來，她甚至遺棄了他。若是早知如此，他一生都不會開口說話。

她一定不知道，當她問他——我帶你走好不好？

他點頭，將手交給她的那一刻起，就是交付了他所有的感情與依戀，無論是親情、恩情、還是.....更多世人所言的感情。

但是她卻不懂，放開了他的手，放掉了他全心的信賴。

有一段時間，連他都忍不住懷疑，他真的是惡鬼轉世吧？所以他的親人為了自保，不能留他，就連她.....到後來也害怕。

他無法不這麼想。他知道自己並不是尋常人，沒有一個人能夠從出生便有記憶，擁有一些旁人所沒有、難以解釋的能力。

他不是笨蛋，不會察覺不到她的逃避。

既然對他如此嫌棄，那又何必訂下一年之約？不如就此放手，白頭不相見，豈不更乾脆俐落？

偏偏，她又表現出一副戀戀不捨、放不開手的模樣，從來沒忘記他的每一個生日，總是一早便趕來，眼巴巴地等著他改。

他真的不懂她。

做出來的事情極端無情，言語神情卻又極致多情，言行極度矛盾的人.....

「嘿，別發呆，這些要怎麼處理？」

叫喚聲將他遠颺的思緒拉回，他回過頭，見樊君雅正由貯藏室拖出一箱箱的雜物。

這群被附近鄰居說很怪異、但其實非常有人情味的未來鄰居們，非常堅持要來幫他清掃房子，他想推都推辭不了——除了。

鳳遙上前掀開紙箱，神情略微怔愣。

是一些小童玩，全都是孫旖旎買的，她說這些名為「益智遊戲」的東西簡直是在侮辱他，給他打發打發時間而已。

他的父母其實沒有為他買過什麼，她不在身邊的那些日子裡，他都是在角落裡玩著它們，安安靜靜地等待她。

「留著吧。」在自己意識到之前，話已說出口。

整理完新居後的一個禮拜，他正式遷入，成為綺情街的一員。

工作表1

* * * * *

初秋的天氣簡直像是後母臉一樣，說變就變。

一道驚雷打下來，也不管前一刻還陽光普照，下一秒照樣給你下個傾盆大雨。鳳遙剛與向唯歡談完事情，被困在公司樓

「要不要送你一程？」

他回眸。「會不會太麻煩妳？」

「不會，樂意之至。」向唯歡笑答。

她在追他，追得很明顯，從不掩飾對他的好感，只要有眼睛的人都看得出來，鳳遙不是傻子，自然不會不曉得。

她長了鳳遙六歲，但是沒有人有介意這一點，他氣質沈斂溫靜，一點都不像毛躁幼稚的年輕人，年齡在他身上，似乎沒有

她試探性地與他吃過幾次以公事為名的飯局，後來開始提出私人邀約，看舞台劇、聽音樂會……鳳遙並沒有拒絕，彼此

為了答謝她送他一程，她又順口說了句「沒見過你下廚」，於是又順路去了超市購買食材，留了嬌客下來品嚐他親手煮

離去時，雨勢已經轉小，兩人共撐一把傘，他送她進車內，目送向唯歡離去後，才轉身回屋裡。

* * * * *

「旖旎，妳在看什麼？」

58號的大門開啟，臨江在屋裡等不到人，才發現她站在門外，朝54號緊閉的大門發呆。

「寧夜已經準備好爆米花了，妳要進來看電影了嗎？」

孫旖旎猛然回神。「沒空！我還有更迫切的事要辦。」

一眨眼，她已經不見人影。

「奇怪，五分鐘前不是還說閒得要抓蚊子來交配嗎……」

* * * * *

孫旖旎去了一趟月老居。

她突然想起，有一件事她非常迫切、非要立刻弄清楚不可。

面對她的逼問，月老嘆了一口氣。

「丫頭，他的身份妳比我更清楚，他的姻緣是我能插手的嗎？」

「可是，他現在是凡戈啊，凡人的姻緣不都是☐在管的？」她是真的這麼以為，才會來查鳳遙言一世的姻緣線是綁在誰
月老有些頭疼地按按額頭。「雖然目前是肉身凡胎，但本質上是天人元靈呀，他只是不入仙籍而已，真要列上去，官階

「所以，☐的意思是姻緣簿上沒有他的名字？」她半信半疑地瞄祂。

誰不曉得這妮子迷戀主子迷戀到全無理性的地步了，會為了主子去和鐘馗拚酒，大醉三十日，甚至找上千年找得不耐煩

工作表1

想到此殊的瘋狂行徑，自己要真替鳳遙牽紅線，以後要想去靈山找鳳遙喝兩杯絕對會被她拿掃帚打出去，這丫頭可記憶力超群，他直接攤開姻緣簿讓她自己看清楚，以示清白。

天人的姻緣不是月老能夠支配的，除非他自己願意，否則千條紅線來綁都綁不住。

孫旖旎得到她要的答案了，卻比沒有答案更糟。

月老的意思是，他有可能一輩子都沒有姻緣，也可能隨時都會屬於另一個女人，一旦情生意動，姻緣簿自會浮現他的名。他的情緣是掌握在自己手裡，除非他自身心甘情願屬於某個女人，否則月老支配不了。

原本只是想去查查他和向唯歡有沒有姻緣，卻問出了這樣的結果，不得不承認，她很慌，完全沒有辦法想像他寬闊的臂膀。可是萬一、萬一他真的心動了，愛上向唯歡，怎麼辦？這不是她要的結果，找了那麼久，不是為了要看他的和別人成雙成對。她真的好害怕。這段時間，看著他和向唯歡出雙入對，一起逛街、一起吃飯約會，可是對她永遠拒之於千里，看著她的笑容，這樣不公平，他願意與任何人發展情誼，卻一點機會都不給她！

難道、難道真要她眼睜睜看著他愛上另一個人，恩恩愛愛牽手白頭嗎？

鳳遙，你究竟想要我怎麼樣嘛.....

* * * * *

她怎麼了？

坐在靠窗處，雨後的夜風帶著些許濕氣與沁涼寒意，對怕熱的他而言，這樣的氣候正舒爽，他泡了一壺茶、挑一本書閱讀。她看起來相當焦躁不安。

由二樓窗口朝下而望，她已經在他家門口徘徊了兩個小時，從一開始他就留意到了。

搬來的這一個月，她時時上門，吃穿用度什麼都替他設想周到，但每一次都被他回絕，再當著她的面關上大門。

她總是不怕被拒絕，耐性比小強更堅韌，因此他以為她這回又想到要送什麼過來給他，但是兩個小時過去了，她只是來敲門。她到底是怎麼了？打算將他家門前的水泥地磨出一條溝來嗎？

極度不願承認，但他確實能夠直接感應到她的情緒，也許上輩子真是她的奴才吧，必須以主子的感受為依歸——此刻他就感到惶恐？她這樣隨興妄為、天不怕地不怕的女人，也知道「怕」字怎麼寫？

自身沉定的心緒也被擾得浮躁不堪，他嘆了口氣，放下手邊的書，起身拎了外套和雨傘下樓。

細細的綿柔雨絲是不至於淋濕身體，但是斷斷續續淋兩個小時下來，也是會起寒意的，他再氣她也不會希望看到她因他而感冒。「混蛋鳳遙.....」

指掌觸及門鎖，細細的咒罵傳入耳中，他頓了頓，沒立刻開。

工作表1

「啊，失言、失言，你不是混蛋，一點也不喔，你是全天下最好的主子，混蛋的是我啦.....千錯萬錯都是我的錯.....」臺
究竟誰是主，誰是僕？這一刻他不確定了，也一點都不覺得那有多重要，只覺一顆心莫名揪沈——因她頹喪低落的語調。

「你到底要我怎麼樣嘛.....不要不理我.....鳳遙.....」

他背靠著冰冷的鐵門，僅隔一門之遙，門前門後，聽著她有一搭沒一搭的呢喃，到最後，幾乎只剩無力自喃的氣音。

一直以來，自己究竟在堅持什麼？他自問。

對他而言，她存在的意義始終不同於任何人，甚至比他的血親更為重要。

那又為什麼，他要那麼地狠，一再拒絕她的討好，與她、也與自己過不去？

或者說，他在等什麼？

等她親口向他承認錯誤？等她一句承諾，保證再也不會拋下他——

他閉了下眼，深吸一口氣，轉身拉開大門——

門外，空無一人。

堅持了兩個小時，卻在最後一刻，轉身走開。

分不清是失望、抑或是鬆了口氣，迎著細細雨絲，他逸出幾不可聞的嘆息。

苦思了一晚，連個蛋都沒想出來。

天亮時，孫旖旎頂著兩顆黑眼圈，氣息奄奄地晃出來覓食，迎面便撞見香艷養眼的鏡頭。

瞄了眼隔壁門口吻得難分難捨的愛情鳥，領銜演出的女主角正是女主人葉容華，男主角卻不是俊秀冷然的湛寒，而是面
嘖，大清早就吃這麼重鹹啊？

這種事大家早就見怪不怪了.....當然不是說葉容華偷人偷到見怪不怪，肌肉男正是湛寒本尊。

之前明明被某人的仿容行徑給氣到快升天，現在反而心血來潮就玩玩「變臉」遊戲，上回是水電工，這回——
眼角餘光瞄了瞄門口那桶瓦斯，喔，是送瓦斯工人啊！

這也算是另類的閨房情趣吧？總比那些兔女郎、護士裝的有創意多了，不過.....白痴啊！誰會在清晨六點送瓦斯？真是

視若無睹地繞過65號門牌，走了幾步，突然一陣靈光乍現.....對呀！當初葉容華不想看見湛寒，湛寒就仿容去見她，同

雖然這種行為有點蠢，可是.....誰教鳳遙全世界都理，獨獨就是不理她咩！

算了，山不轉路轉，能屈能伸大丈夫.....

給足了自己心理建設，他拎著剛買來的早餐，決定先做個小測試，按下鳳遙家的門鈴。

大清早送早餐，與大清早送瓦斯，應該還是有蠢度上的差異吧？

工作表1

嗯，對。她自我說服，自己還是有比湛寒少蠢一點點的。

等了三分鐘，沒人理會，於是她又按了第二次。

又等三分鐘，依然靜悄悄，就在她打算再按第三次時，鳳遙睡意濃厚的臉龐出現在眼前。

看得出來上衣是隨意套上的，胸前春光若隱若現，好撩人遐思啊！

她暗暗吞了下口水，幸好門外的人是她，不然就虧大了。

「妳.....」

不知道是不是沒睡醒，他一臉困苦感的表情看起來更加呆愣。

「上班順路經過這裡，來給你送個早餐。」她高舉手中的餐點，仿佛那就是通行令，「我可以進去坐坐嗎？」

清晨六點半把人從好夢方酣的被窩裡挖起來吃早餐？

鳳遙實在不知該對此舉報以何種回應，也許神智一半還在和周公廝殺中，愣愣地側過身便讓她進屋了。

嗚嗚！好感動，她終於可以光明正大走進他家門了。

果然真的任何人都可以，就她沒這個殊榮，為此，要她仿一百個人的容她都認了。

鳳遙目光自始至終沒離開過她身上，由頭到腳將她打量了一遍。

「我哪裡不對勁嗎？」她緊張地拉了拉套裝窄裙，穿這種衣服綁手綁腳的，好不習慣。

他搖搖頭，仍是盯著她。

「那.....你為什麼皺眉？」向唯歡是這樣沒錯吧？不是她在自誇，她的仿容術可比湛寒高明多了，而且神情、動作、還

「.....」他移開目光，緩緩吐聲。「沒事。」

「那.....早餐？」

她神情有著不容錯認的熱切，他懷疑他若是搖個頭，就會讓花顏上愉悅的笑靨瞬間凋零。「我去拿餐具。」

孫旖旎雀躍得簡直想就地起舞。

這是這幾年以來，他對她最和顏悅色的一次，她已經好久、好久沒和他一起用餐了.....

一同吃完早餐，他在等她說明來意，或者是起身告辭讓他去睡個回籠覺，昨天有點失眠，睡晚了.....

可她似乎一點離去的打算都沒有，漫無邊際地與他東聊西扯，一下子聊庭園前他剛栽種的花草，一下子談今天的天氣，

「妳.....上班會來不及。」他看了看牆上的鐘，快九點了。

「喔，沒關係，我今天休假。」

那剛剛是誰說上班順路經過的？

工作表1

鳳遙張了張口，沒戳破她。

「還是.....有其他重要的事該處理？」

「沒有啊，我一點事都沒有。」任何事都不會比他重要啦。

「或者.....」

漾在唇畔的笑意斂了斂，終於聽出他話中逐客意味。「還是，你比較希望我去處理那些「重要的事」？」

她賴在這裡不走，讓他反感了嗎？要是向唯歡，應該不會那麼厚臉皮.....

「我的意思是，如果沒有，要不要一起出去走走？剛剛不是討論過，今天天氣應該會不錯。」笑意完全自她臉上褪去前，
咦？「好啊好啊！」她的頭點得過分熱切。

「嗯，那妳稍等，我換個衣服就出門。」連他都不曾留意，總是緊抿的唇畔，如今正幾不可察的淺淺揚起。

因為是臨時起意，也沒特別規劃什麼行程，不過就四處走走逛逛，看見感興趣的事物便停下腳步，這樣的行程其實無趣，
她其實.....很容易滿足，只要他一點小小的示好，笑容就會燦亮得連星星都為之失色。

中午時候，他們在捷運地下街解決午餐，等待餐點之際，他低頭似在疑思什麼，低聲交待了句：「妳在這裡等，我去一
她等了五分鐘，回來時，他手中拎著一雙平底鞋，蹲在她跟前替她更換。「逛街不適合穿那麼高的鞋子。」

他.....看出來了？

其實不只逛街，她根本從來沒穿過高跟鞋，其實很不適應，但是那可以讓她留在他身邊不被驅離.....別說高跟鞋，高蹺，
留意到他停下動作，出神凝思的目光落在她腳踝，她不自在地縮了縮腳。

「這腳鍊.....好像在哪裡看過。」莫名眼熟。

「女孩子的飾品嘛，就算掛上限量的噱頭，還是會發現一群人都和自己戴一樣的東西。」

「是嗎？它有沒有名稱？」

「願。它叫願。」有個人，是這麼說的。

只不過後來，願，成了怨。

銀色絲線串起一道星芒，再綴以珍珠、鈴鐺、紫水晶、小巧的古銅錢，古典而雅致，流光燦然，仿佛整條銀河便在她足
願？誰的願？

「你對女孩子的飾品感興趣？」不然幹嘛一直研究她的腳鍊？

「沒什麼。」他淡淡帶過。

後半日，他們走馬看花地逛了些名勝古蹟，一向敬神禮佛的鳳遙，行經廟宇總會雙手合十，虔誠地拜上一拜。

不求什麼，只是一分敬意。

工作表1

但也有那麼一、兩回，會被她擋下來。「不用拜。」

「為什麼？」

祂受不起。

小小土地公怎受得起這一拜？會讓祂暈個昏天暗地的。

稍晚，他們在半山腰品嚐美食邊看夜景。

鳳遙不重口腹之慾，她卻是標準的美食主義者。剛帶他離開家的半年，他們同住一處，她每天總會帶他到處去品嚐不同。這些年沒在他身邊照看著，他怕是更隨意打發了。他這個人，永遠只看見別人的需求，虧待自己都無所謂，難得有機會一口食物才剛吞下，她連忙又挾了山蘇煎蛋過去，整晚忙著布菜，從不讓他的碗有機會空下來。

「夠了夠了，我吃不完。」光顧著他，她根本沒吃幾口。

「還有這鍋湯，可是用烏骨雞和多種食材燉煮，一定得喝上一碗。」

鳳遙定定凝視她，沒多說什麼，依言捧起碗喝了口熱湯暖胃。

這一餐吃下來，就花了將近三個小時。

她挑選的位置不錯，看得見城市裡萬家燈火的美景。

「好像快下雨了。」他眺看遠方，一整日的好天氣，大概要終結在這裡了。

對，她嗅到濕氣了。

她趁他不注意時，悄悄跟風伯、雨師打商量——

拜託、拜託，稍稍移動尊駕可好？我家主子身子骨不佳，受不得風吹雨淋。

風伯、雨師都是好商量的人，笑笑地向她揮揮手，表示沒問題。

她滿意地點點頭，愉悅地告訴他：「不會下，你忘心。」

「妳怎麼知道？」

「喔，那個啊……我看過氣象報告了。」至少有你在的地方不會下。

「是嗎？」他仰眸瞥了眼頭頂那一大片的烏雲，正緩緩、緩緩地飄散。

果然，直到他進了家門，一滴雨都沒下。

回程途中，他禁不住倦意，閉目小憩了會兒。

他眼下有淡淡的暗影，她其實知道他前一晚並未睡好，但他還是什麼也沒說，陪著她玩了一整天，他就是這樣的人，心悄悄地，她伸手，五指纏握住他，掌紋貼著掌紋，再將他的手指一根根彎曲，假裝他也正纏綿萬般地回握。

工作表1

這麼好的他，讓她強烈想擁有，明明他對她已經那麼好、萬般憐寵了還是不知足，想獨佔，才會盲了心，犯下難以挽回的錯。
要是.....他想起了一切，該怎麼辦？

怕是會震怒怨忿，從此與她決絕，萬世不相見吧？

就像這一回，他一走，就避了她千年之久，要不是她打昏文判偷看生死簿，至今還找不著他。他一旦鐵了心要避，她根本沒有機會。
「鳳遙，對不起，可不可以，不要躲我.....」不要.....恨我？

* * * * *

「向唯歡」開始光明正大出入鳳遙家門。

有時來約他出去走走，有時天南地北地閒聊，有時怕他工作起來就忘了時間，提醒他吃飯，有時根本什麼都沒做，他忙著工作，她就在旁邊看著。
她處在屬於他的空間裡，極其自在。

她照顧他的生活起居，而他，也不自覺地接納，一點一滴、蠶食鯨吞般，逐漸讓她進入他的生活。

與公司那頭對談到一個段落，他關閉MSN視窗，這款遊戲軟體上市後，反應相當熱烈，公司方面希望再推出第二版，她卻一直留意到周遭過久的靜默，他偏轉過頭，在靠牆的沙發上找到她的身影。

她睡著了，蜷在長沙發裡的睡容，看起來純淨又無辜。

他輕巧地在沙發旁席地而坐，長指掠過頰容，將散落的黑色長髮勾向耳後。安安靜靜守護深眠中的女子。

他們幾乎天天見面。

今天她是突發奇想，說要替他燉補，認真認真抄了食譜，拎了一袋食材，預備按表操課。

但.....你知道的，說得一口好菜的人，不見得能做出一手好菜，旁觀了十來分鐘，在她頻頻的慘叫聲下，不忍卒睹的他只好離開。
住在育幼院時，他偶爾會進廚房幫忙，簡單的料理還難不倒他。

如今，這鍋湯正在爐子上文火慢熬，晚餐時就可以上桌了。

然後是昨天，她來時，他正好在院子裡種花，於是她使自然而然地湊過來幫他澆水除草。

他種了幾株常綠盆栽擺在窗台，也在庭園前拓了一方園地，用來種些花花草草。

前幾日，撒下的種子——抽長嫩芽，有一回便無意間聽她蹲在那兒，對著小花苗喃喃說道：「你們真幸運，能被他親手栽種，
是嗎？他算是個好主子？」

他停下手邊的動作，偏頭瞧她，指腹不經意讓鏟子邊緣劃了一下，他下意識縮回手，便見她迅速抓過他的手，含入口中。
他微訝，連忙要抽離。「別.....我手髒.....」

她才不管什麼手髒不髒，做出這樣的直覺動作也不是學什麼八點檔劇情的纏綿心思，而是一——

工作表1

馬的！千萬別來第二回！

五滴精血造就了一個孫旖旎，她可不想來第二株花花草草與她搶。

雖然他現在是凡人之軀，但誰保證會不會有啥後遺症？鳳遙是她一個人的，每一根頭髮、每一滴鮮血都是，誰都沾不得。

鳳遙抽不開手，任由她含住指腹，柔軟而溫暖的唇腔包覆，令他沒來由地略略紅了耳根。

明明不是什麼太火熱的舉動，從未與女子如此親密的他，仍是為這隱隱流竄的旖旎氛圍而亂了心律。

如此親密行徑，她做來理所當然，毫不彆扭，仿佛，他們天生便該是如此——

他暖了眸光，沒再試圖抽回手，任由軟軟朱唇，在指間似吮似吻。

直到她終於察覺自己豆腐吃得太過火了，這樣的行為在現代應該會被告性騷擾，這才依依不捨地放開他。

欲收回的手臨時轉了個彎，拇指指腹劃過她唇畔。

「都說了手髒。」瞧她，也沾了泥。

「啊……」他剛剛……是不是好溫柔地……幫她擦了嘴角？

明明是坦率大方的性情，再大膽挑逗的行為都對他做過，卻在他這再簡單不過的溫存舉動中，呆呆怔愣。

回過神後……她竟學純情小姑娘，臉紅了。

她的情意如此鮮明，從不矯飾，他完全不費功夫，便能瞧個清清楚楚，他默默看著，心房不由自主地暖融。

「唔……」貪睡的小女子蠕動身子，睜開迷濛的眼，對上兩泓溫醉如酒的深瞳凝視，一瞬間還以為回到靈山時溫存相依。

鳳遙沒料到她會有這樣的舉動，沒防備地教她給扯了下來，本能地伸掌抵住跌勢，以免撞疼了她。

未料，這只是讓情況更糟，尤其他在意識到掌心所覆上的柔軟觸感是什麼以後。

而她，毫不介意地將飽滿春光送入他掌間，任其眷愛，像只討憐的棚兒，纏膩著，不滿足地低嚙，將軟軟香舌餵入他口。

「嗯……」是拒絕不了，抑或本身也不想拒絕？鳳遙無力探究，在她大膽勾挑的行徑下亂了心跳。

* * * * *

咦？溫溫的？而且手感好真實——

孫旖旎眨眨眼，摸了摸掌下碰觸的肌膚，從頸項、肩膀、平實的胸膛……不確定地再啾兩口……真的是他，不是夢！

她連忙鬆手，由他身下鑽出，撥撥頭髮，拉拉早已春光盡泄的裙子，試圖湮滅性騷擾證據，假裝天下太平。

如果不是時機不對，鳳遙幾乎要被她鴛鴦行為惹笑。

「妳……」才發出聲音，驚覺其中飽含情慾未屢足的沙啞，他清了清喉嚨，再次開口。「該起來吃晚餐了。」

「喔。」她悄悄？他一眼，完全沒有發怒的跡象耶，這表示她下回還可以繼續偷襲他嗎？

留意到她慢吞吞的步伐並未立刻跟上，鳳遙回眸，正巧逮著她的偷窺，他探手握住她。

工作表1

「妳那鍋湯應該差不多了，還是.....妳另外有想吃什麼嗎？」

孫旖旎有些驚異地望住兩人相貼的掌心，旋即，用力回握住，露出大大、大大的燦爛笑容。「只要是你煮的，我都吃！」

只是一點小小的寵愛，就能換來她如此美麗的笑容，這名女子待他的真心，何庸置疑？

暖暖眸光注視她，心中的疑慮也在這如蜜般的笑靨下，一點、一滴消融。

* * * * *

打了個哈欠，孫旖旎懶懶地趴在窗邊打盹。

鳳遙今天要去公司談事情，不能黏著他，好無聊。但是他有答應她，晚上可以一起去看電影。

她完全沒留意，此刻的自己完完全全就是臨江翻版。

找回主子以後，本能的奴性真的會跑出來，等門也等得很開心，想到主子的打賞，就會傻乎乎地笑。

唉，想她孫旖旎魚肉居民，橫行一世，偏偏一遇上主子，氣勢整個弱到谷底，智商呈負向成長。

「鳳遙，你好慢.....」喃喃抱怨了句，只好閒閒抓來兩隻蚊子，強迫它們交配生小蚊子。

「我、我們不行啊.....」小蚊子苦哈哈的求饒。

「我管你行不行，給我交、配！」她只是對主子沒轍而已，其他方面依然是惡勢力十足。

「可是、可是.....我們都是公蚊啊.....」嗚，還到女暴君了。

「呸！早說咩。」撤了定身術，兩隻蚊子急急忙忙逃命去。

「唉.....」第三十七次嘆氣，又要往窗邊癱靠而去時，宛如一灘爛泥的腦子忽然間想起什麼，整個人被雷打到般挺直身。

鳳遙今天.....是要去公司吧？去公司，一定會遇到向唯歡，那這幾天，他們這樣親親摟摟又抱抱的，而且她是頂著「向

她知道向唯暗戀鳳遙很久了，換作是她，一道自己哈很久的極品美食自己送到她口中，她會怎麼做？

那還用講，當然不會跟他客氣，一口直接吞下！

說不定，他們現在就在甜蜜約會，並且一起去看那部她很想要的恐怖片，丟她一個人在這裡苦哈哈地唱望春風.....

他奶奶的北極熊！這麼重要的事，她居然現在才想到，腦力真的是負向成長了！

她急急忙忙要出門去搶救鳳遙的真操，卻由窗口看見他正巧回來，她立刻朝他家門直奔而去。

鳳遙才剛放下手中的購物袋，連外套都還沒來得及脫掉，一道身影便直撲而來，他只覺得眼前一花，踉蹌退了兩步，整

他怔愣了片刻才反應過來，伸臂摟住她，柔柔拍撫背脊。

也許是這樣溫柔包容的舉動安撫了她，她打住莽撞行徑，將臉龐埋在他頸畔。

「怎麼了？妳看起來好慌張。」

工作表1

「我.....我.....」找不出理由搪塞，她便隨口蒙了句。「我肚子餓.....」

他訝笑。「妳呀！」

真像孩子，肚子餓就撒嬌。

「讓我起來吧，我買了三餐食材，妳來幫我洗菜。」

孫旖旎挪開尊臀讓他起身，看著他走向廚房，很快地忙碌起來。

她緩步上前，由身後輕輕地環抱住他腰際，纏賴著。

「又怎麼了？」他偏頭，瞧不見那張埋在他背上的臉容。

「.....想你。」

「我們才剛分開不到一個小時。」

「.....」剛剛和你在一起的人不是我！

孫旖旎還真佩服自己，在這當口還記得要施仿容術，以免還沒踏進這道門就被他丟出來.....可是，仿這張向唯歡的臉，
她好悶、真的好悶！

「唯歡？」他輕喚。「不是餓了嗎？這樣我沒辦法做菜。」

她現在終於體會到什麼叫自作孽不可活，聽他喊那個名字，聲聲扎耳。

她一臉鬱悶，湊上前東嗅西嗅。

「妳又在幹嘛？」

「檢查你剛剛有沒有做什麼亂七八糟的事。」

「有也是跟妳。」

「那可難說。」探查完畢。沒有女人的香水味，他唇際的味道方才嚐過了，依然純淨，除了她不曾染上其餘女子的氣息
她滿意了，神色稍霽。

鳳遙放下手邊的白蘿蔔，回過身，勾起秀致臉容細細打量。「妳是不是有什麼話要跟我說？」

「什麼都可以嗎？」

他不置可否地低哼。「說來聽聽。」

「我是覺得啊，你還那麼年輕，應該要多看看，體驗不同的事物，感情的事是很難說的，千萬不要那麼早就認定。」
這是一個預備與他交往的女人該說的話嗎？

鳳遙實在不知該如何反應。「所以妳的意思是？」

「你可以再過個三、五年.....不，八年.....也不對，十年好了，再等十年，你也才三十歲，在那之前，先不要想結婚的事。」

「再過十年，妳都三十六歲了，這樣好嗎？」

「沒關係，我可以等。」向唯歡不能等最好，早早另尋出路，慢走不送！

鳳遙垂道，審視她小奸小惡的小小心機，凝思道：「妳.....確定？不後悔？」

「確定確定確定！」再確定不過了。

「好，我答應妳，十年內，無論任何人，我都不談結婚。」

「一言為定！」計謀得逞，她笑容愉快極了。

至少，十年內她都不用擔心他屬於別人了，危機解除。

「妳呀.....」他搖搖頭。

「怎樣？」

「沒事。」當心，聰明反被聰明誤。

他帶著閒適笑意，回頭料理食材去。

第五章

雪，一片片的雪，落在眉心、落在肩膀、落在膝間.....

祂靠坐在梅樹底下，閉目養神。

有一雙小手也好忙好忙，落在祂眉心、落在祂肩膀、膝上.....

那雙白皙柔軟的小手擾得祂無法靜心修持，鳳遙睜開眼，對上那雙好憂慮的眼瞳。

「會凍壞.....」

她如牙牙學語的嬰孩，會的詞匯仍不多，多數是祂說，她照學。

她很聰明，學得快，雖然會的字句仍不算豐富，但祂總能理解她的心意。

丫頭怕祂冷著了。

於是，那麼煩惱、那麼憂慮地為祂持傘，拂去雪花。

祂在梅樹下打坐了一個時辰，她也伴了祂一個時辰。

真是個傻孩子，祂是集此山之靈韻風華而生，這樣的氣候正舒心，怎會冷？

倒是她，忙著替祂拂去雪花，一雙小手凍得冷冰冰。

「丫頭，冷不冷？」

「冷。」她乖巧點頭，純淨如嬰孩，猶未認得謊言。

工作表1

祂展臂，她立刻聰明地鑽進祂懷裡，尋找最舒適的位置。

祂將她一雙小手包覆在寬掌之中，輕輕搓暖。

但是她又覺得，祂這動作不單單只是給她溫暖而已，應該還有些別的，像是自祂溫熱掌間，源源不絕渡入體內的暖流，

她困惑地望祂，期盼祂給予解答。

她的主子很好，什麼都會教她，有問題問祂都會耐心解答。

聰明的孩子。祂贊許地笑了笑，只說：「妳這身軀仍太稚。」

「喔。」但祂還是沒說，那股氣流是什麼呀。

直到許久、許久以後，她才知道，那是仙人修行所護持的仙靈之氣，祂等於是將自身的修為渡予她護體。

那時她不曉得，以為是習慣了靈山終年霜寒的天氣，不再怕冷了，可她還是愛膩著祂，祂也從未驅離她。

睡蓮姊姊常常陪她聊天，桃兒姊姊也和她處得不錯，有一些事情，她們都會教她，於是她知道，五滴精血、五百年修為

有了主子，她又該做些什麼事呢？

勤快打掃、鋪床疊被、端茶撐傘，好生照看著，不教祂有一點點不舒爽。

她做得很好，可是祂說，她不需要做這些。

祂教她讀書，待她極好。

她最喜歡做的，就是賴到祂懷中，聽祂讀書冊給她聽。

「雲髻飄蕭綠，花顏旖旎紅。

她有一雙好美麗的眼，眉兒彎彎，秋瞳如兩泓澄靜湖水，黑白分明，清澈晶亮，細緻秀麗的五官嵌在小巧的臉兒上，標

「旎、旎……」她聽過，有個字她很熟、很熟喔，祂常常喊。

「是啊，妳的名。」長指輕點她鼻尖，惹來她格格輕笑，祂俯首，吮住唇間清靈笑語。

原是淡情少慾，看山是山，看水是水，恬淡自在。然而，這個小東西不期然闖入祂幽靜無波的世界——

初始，無心插柳助她化為人身，純淨懵懂的眼兒一睜開，接觸這天地萬物時第一個見到的便是祂，自覺對她有責任，若

這靈山萬物來來去去，一旦修持有成，自有他們的路要走，祂也樂見其成。唯獨她，說要跟祂一輩子，祂去哪，她便在

她一心一意，眼裡只瞧見祂，等上數個時辰也不喊苦，傻氣地全心護祂。

教祂平靜無感的心湖撩起陣陣漣漪。

或許，有個人陪，也不錯。

「一生陪著我，可好？」祂問：

她連思考也無，頭點得又快又急。

工作表1

「可思慮清楚了？」不若俗世男女，眨眼便過，祂們的一生是名副其實的海枯石爛，萬年也盼不見白頭。

「白頭.....你有。」她枕著祂的腿，指掌撩起祂披散肩頭的銀亮發絲。

「不喜歡？」

「喜歡。」是銀色的，亮亮的。「和天上的星星一樣漂亮，好喜歡。」

星星嗎？「想要哪顆？」

她隨手，指了長長銀河間，發亮的小小星子。

隨口一言，於是祂長袖一揚，長指輕彈，一?星芒劃過半邊天際，落入祂掌心。

祂為她摘星，指間拈下一根銀亮髮絲，串上那縷璀璨星光。

「星芒未滅，不分離。」祂將承諾溫柔繫上她的腳踝。

「不分離。」她點頭，祂是主子，要一直一直跟著。

不若俗世情誓，祂們的海枯石爛，名副其實，捧用摘星也名實相符，纏綿深摯。

* * * * *

星芒未滅，不分離。

將醒未醒的意識中仍隱隱回蕩著誓言，人卻已分離千年之久。

清脆的叮噠聲隨風飄入耳畔，他睜開眼，天猶未亮，就著天際微微透出的白光，看清懸空坐在窗邊的身影。

湖水綠裙擺隨風輕蕩，在足間蕩出淺淺波浪，他所聽見的叮噠聲，便是由踢晃的足踝所傳出。

之後，龍宮的千年扇貝吐出顆顆瑩白夜明珠，東海龍王送了三顆予祂，祂便順手別在她足間銀鍊。

百年才結一次果的珍果雪蓮子，祂讓她揣了一袋在腰間，當小零嘴吃著玩。

九天玄女送來桂花仙釀，女孩兒貪嘴，誤飲過量，醉了十日，祂多擔心傷及稚嫩嬌軀，幾日夜守在床畔不敢稍離，醒來

夜遊神無意間拾獲紫晶魄，用不著便轉贈予祂。那是紫曇花妖魂魄飛散後所遺之元丹，能教女子風姿絕艷。她不懂，只

還有向註生娘娘索來的一枚祈福銅錢，是為了教瘟神遠避，保她身強體健。

奇珍異寶從不吝惜地嬌寵於她，繫在足間，一點一滴，都是祂的願，願她慧黠靈透、願她嬌俏美麗、願她百病不侵、願

如此深摯情意，最終又怎麼會分離？

鳳遙不懂，怎麼也想不起來。

由床上坐起，望了眼床頭電子鐘上顯示的數字，看來她又守了一夜。

她總是以為他看不見，便放心地在他屋內走動，白天以另一種形貌陪在他身邊，晚上隱去身形，有時坐在窗邊守護，有

工作表1

但其實，他一直都看得見那道被矇矓霧光籠罩的身影。

他也不懂為什麼，但確實無論她施任何法術，都對他起不了作用。

他故作無知，任由她以這種形式伴了他十來年的生日。

莫名的暈眩令他感到些許口乾舌躁，他挪身下床，想下樓倒杯水，走沒兩步，只覺頭重腳輕，仿佛全身力氣被抽乾了般。幾乎是同一時間，柔軟卻又極其沉穩的力道托住他。他視線昏暗，一點力氣也使不上來，只能任憑擺佈，但是鼻翼間傳他知道，是她。

「真是傷腦筋呀，你這心軟的老毛病還是改不掉……」

他感覺自己再度回到床上，耳邊傳來她苦惱的嘆息，然後，唇間覆上一片溫軟觸感，似乎有些什麼順著喉間滑落，在胸那是極難形容的感覺，沁涼而舒心，勉強要形容的話，有那麼一點點像是在森林裡吸收芬多精般暢適。

他大口大口喘息，感覺四肢力量逐漸回湧，睜開眼時，趴在他身上的女子急急忙忙翻身退開。

「好，我知道我不該沒經過你的同意擅闖民宅，你不要生氣、不要翻臉，我馬上就走！」實在是怕了他的冷言斥離。就算再怎麼嘻皮笑臉，假裝不在意，被最心愛的人冷眼一瞟，心還是會小小刺痛一下的，所以她寧可頂著別人的容貌，「等一下。」鳳遙追了上去，攔住皓腕，困惑地打量她。「妳怎麼了？」

步履凌亂而虛浮，原來白皙的臉龐如今甚至有些透明。

「你這是在關心我嗎？」她受寵若驚地眨眨眼。

他蹙起眉心。「我問妳怎麼了！」

她真的不對勁！

久違的孫式賴皮法再度重現江湖。

她軟軟賴靠到他身上，雙臂纏上他頸間。「有你關心，死都值得啦！」

「孫旖旎！」

他動怒了，起了波瀾的心緒，真真實實傳遞到她身上。

孫旖旎苦笑。她果然，還是只會惹他不悅。

「反正你又不會留我，就算我全身都不舒服，告訴你又有什麼用？」她已經做好心理準備了，要被他推開，接著掃地出。凌空的身子被他打橫抱起，置於柔軟床鋪間，俯視著她的那張面容，是無庸置疑的憂慮。「需不需要帶妳去看醫生？」原來，他還是會關心她的，並不是真的怎麼樣了也無所謂。

她鼻頭酸酸的，忽然沒骨氣地想哭。

「真的很不舒服？」他大掌覆上她的額際、臉龐，只觸著一片涼意。

工作表1

她拍拍身畔的空位，軟聲乞求。「上來，陪我好不好？」

輕細嗓音帶著一絲怯意，深怕被拒絕。

他沒有一點遲疑，立刻上床，在她身畔躺下。

「要抱……」得寸進尺地要求。

鳳遙張臂，將她摟了過來，安置在位於胸口的地方。

像是已經做過千百回，她完完全全可以自行尋找位置，調整出最適合自己的角度，嫩頰蹭了蹭他胸口，滿口嘔嘆。

她在撒嬌。

要讓全綺情街的人看到她現在的小女人模樣，絕對會笑掉大牙，但……要笑就笑，誰在意？

沒錯，她就是在撒嬌，怎樣！

任何人她都不看在眼裡，獨獨他，無法不在意，無法不在他面前，軟弱得像初生嬰孩。

「如果我再要求一個吻，會不會被你丟出門？」難得他今日有求必應，她孫旖旎向來不是會和自己好運作對的人。

他靜默了下。「知道就好，睡覺。」

「喔。」問問看而已咩。

沒錯過她失望的嘟囔聲，他頓了頓，仍是在她額心印了記輕如蝶棲的吻。「快睡。」

窗外天色漸漸亮起，鳳遙已經毫無睡意，他知道她也沒睡著。

平穩的呼吸在他胸前吐納，她看起來好多了，至少臉龐已有些許血色，不再是令人心慌的半透明。

他知道她不是尋常人，真出了什麼狀況，尋常醫院對她一點用處都沒有，那一刻，他是真的深感懊惱，怨自己只是個懂

如果是以前的他，必然知道該怎麼幫她，但是現在的他束手無策。

他會老、會死，最終還是要留下她一個人。對人類而言長長的數十年歲月，於她只是轉眼之間。

他曾經想過，也許，就這麼算了，任兩人漸行漸遠，從此自對方的生命中淡出，分開的十四年間，他不只一次這麼想過

「我們很久沒有這樣躺在同一張床上睡了耶。」持續了好長一陣子的靜默，她突然開口。

他低哼，沒回話

小時候，還有剛離家的那半年，他們也是擠在同一張床上挨靠著彼此入眠，只不過差別在於，那時被雙臂牢牢護衛的人

「好快，一轉眼你都這麼大了……」

他皺了皺眉。「別用老媽子的口吻對我說話。」

「我沒那個意思。」只是好懷念，他又可以抱住她，像以前那樣將她護在懷裡了。

工作表1

他都不知道，以前他小小的，抱在懷裡像是稍一使勁就會捏壞，她真的好害怕。他從來沒有如此脆弱過，最初尋著他時那雙眼，她依然熟悉的那雙眼，儘管已是嬰孩，仍是沉靜地望著她，輕輕地伸出小小的手，碰觸她悲傷無助的臉容。她不是老媽子，就算他現在一捏就碎，他還是守護的那一方，穩著她的心，安撫她的惶然，不再驚慌失措。大多時候，都是她在向他撒嬌，他一直是她的依歸，有他，她才不至於飄蕩無依。

「鳳遙，心不要太軟，好不好？」

他睜開半合的眼眸。「為什麼這麼說？」

「昨天的事，你忘記了？」

昨天？鳳遙略略回想了一下。

他回家時，經過十字路口，一名行色匆匆的女人與他擦撞了下，那一瞬間，他意外地看見女子的下場——

她去牽停在騎樓下的機車，然後在下一個路口闖紅燈，與迎面而來的公車撞上，頭顱碎裂，當場便沒了生命跡象，連急當下，他並沒有多想，伸手拉住她。

「小姐，可以麻煩妳幫我做個問卷嗎？」

女子原先是不願意的，說她趕時間。

他當然知道她趕時間，為了去接幼稚園剛下課的身子，才會闖紅燈。

他說：「只需要一點時間就好。」

女子很不耐煩，甚至口氣並不好，他不以為意，由背袋中取出紙筆，開始回想公司之前做的問卷內容，有一搭沒一搭地。女子看他也沒有正式的問卷表格，只是隨便拿一張白紙紀錄，誤以為他是預備向她推銷什麼。

他淺笑，沒多解釋。

最後，她甚至說：「你再不讓我走，我會覺得你在騷擾我！」

那班公車已由眼前駛過，他微微一笑，側身讓道。「小姐請。」

記憶到此為止。

孫旖旎悶聲道：「她根本不知道你救了她，還那樣對你。」

「她是單親媽媽，她的兒子需要她。」能夠救回一條命，他不介意被誤解。

「可是、可是……」低囁聲委屈兮兮地逸出。「我也需要你呀……」他怎麼就忘了他也是她心愛的主子？

鳳遙心房一動，俯視她。

女子面臨的是死劫，他替她化了，血劫力道反撲而來，他現在是凡人之軀，怎麼撐得住？

小時候一次次替親人化災，弄得自己體弱多病，要不是她時時往返靈山，拿仙釀、雪靈芝當三餐給他灌，她都不敢想像

工作表1

鳳遙似乎有些理解了，關於昨晚的異狀——

所以她的不適與他有關嗎？

「好不好？鳳遙？」她還在等他的回答。

或許她的想法很冷血，但是那些人的死活與她何干？她就是不要他有事。

他動作頓了頓，才又緩慢地輕撫她的長髮，帶著些許安撫意味。「……睡吧。」

他懂她的憂慮，以及全心全意為他的心情。

無聲的拍撫，似在告訴她——我在這裡，好好的，不要怕。

她以為自己是沒有睡意的，但或許是昨夜令她元氣大傷，也或者是千年來始終懸著的心終於踏實了，一直沒能好好睡上

在他暖逸沉定的氣息包圍下，孫旖旎很快便進入深眠中。

* * * * *

鳳遙也小睡了兩個小時，醒來後，她依然好夢方酣，安睡臉龐泛著誘人的美麗紅暈。確認了她如今安好，並無異狀，他

他今天得回學校一趟。

將完成的論文做最後的檢視，該帶的資料——確認後放入牛皮紙袋中，整理完後，回頭看了眼床上的人兒。少了他的懷

就連在睡夢中，都會下意識尋他。

他下樓準備午餐，等她醒來後可以吃。

簡單煮了兩碗酸辣麵，再燙上一盤青菜，端上桌後他才上樓喊她。

「旖旎，起來吃飯，吃完要睡再睡。」

「唔……」卷在被子裡的小毛毛蟲蠕動了下，慵懶抬眼。

「妳……」他再一次被她狠狠嚇到。

「怎麼了？」初醒的她，表情憨憨的，猶不知今夕是何夕。

「妳都沒發現，有什麼不對勁嗎？」他小心翼翼，試探地問。

「頭暈暈，沒什麼力氣……」說著，她撒嬌地又要挨靠過去。

鳳遙任她像無尾熊似的纏膩，內心震愕。

怎麼回事？她又變回稍早之前的模樣，身軀一點一滴透明——

剛剛她氣色看起來真的不錯，他以為應該沒事了。

低頭審視埋在他胸前的臉容——這一刻，又再正常不過，仿佛剛剛只是他眼花活見鬼！

工作表1

執起她的手，血色已然慢慢回湧。

原以為是她的小惡作劇，就像以前老愛纏鬧他那樣，可是看她一臉將醒未醒的嬌憨模樣，實在不像。

為什麼會這樣反反覆覆，時好時壞？

他凝思著，望住她說：「起來吃點東西。走得動嗎？還是我端上來？」

她揉揉眼，有些清醒了，自行鬆開手，到浴室洗把臉，才跟著他下樓坐上餐桌。

用餐當中，他目光一刻也沒離開過她身上，將每一分細微化盡收眼底。

用完餐，她收拾碗盤想到流理台清洗，被他拉住，然後，便沒再放開。

似乎，只要距離夠近，碰觸得到他，她便沒事。

「妳知道為什麼，對不對？」她必然做了什麼，卻沒讓他知道。

「那個喔……」因為她的本命丹在他身上呀，只是昨晚還沒來得及收回，他就醒了。

當初，她本就是由他所渡持才得以化為人身，她的本命靈丹自是與他氣息相合，他感覺不到異樣是正常的。

但這不能說，要是他知道，心裡一定會不好受。

了不起再找機會，趁他不注意時取回本命丹就好了，應該不會太難……

「孫旖旎？」閃避的眼神，讓他更加確信自己的猜測。

「那個……我很難解決，你不要離我太遠就好了。」

她現在這樣，他也不敢放她一個人。

他不清楚放任她這樣一點一點透明下去，會有什麼後果，也不敢去賭。

「我和教授約好了，等一下要回學校交碩士論文。」他沉吟道。

「這樣啊，要不然我在家等你，你快去快……」

「妳跟我一起去。」他直接截斷她。

咦？他要讓她跟？！

第六章

一路上，孫旖旎心情極好，連步伐都輕快了起來，還笑得出來，像是一點也不擔心自己的處境。

鳳遙將憂慮的嘆息咽回喉間，與她一起下了公車，走進校園，從頭到尾，交握的手不曾放開。

「咦？」像是被什麼東西吸引，她正欲上前，被他拉回身側，指掌交握的力道緊了些。

「安分點。」

「不是啦，它好像有話要跟我說……」這座校園校齡悠久，幾株近百年的老樹都有靈性了，可以溝通的。

工作表1

他皺了皺眉。「別隨便離開我身邊。」

她本來還想解釋的嘴立刻打住，泛開蜜一樣的甜笑。「這麼離不開我啊？」

「嘻皮笑臉。」她明知道他的意思，不過如果不這樣，她就不是孫旖旎了，泰山崩於前，她依然能調笑自如，真不知該

他先到研究室與指導教授談了一會兒，期間仍不忘留意門外的她。

她正蹲在研究室前的那盆繡球花前，如他稍早吩咐過的，很乖巧地等待他，啥也沒做，等了無聊了，就和植物對話。

那頻頻探望、懸念掛懷的模樣落入老教授眼裡，笑問：「女朋友啊？」

沒見過沉定如山的鳳遙也會露出那樣浮動的情緒，這名學生是他教學三十年來見過最老成的男孩子，擁有絕高的智商及

原來，淡定如鳳遙，也會有像正常男孩子的時候。

「教授說笑了，我們不是。」被道破自己的失態，鳳遙連忙收回視線。

還不是？直到進門前一秒鐘還牢牢牽著對方的手，再三叮嚀對方別跑遠了，當人沒看見啊？

甚至，最後起身告辭時，離去的步伐略略急促，透出一絲不易察覺的焦灼.....

那個女孩子究竟有什麼特別的呢？能讓鳳遙這樣絕世奇才如此在意，變得一點也不像自己？

透過微啟的窗扉，隱約見鳳遙匆忙迎去，牢牢將她抱在懷中，接下來就.....唉，老人家可禁不起年輕人的熱情，非禮勿

* * * * *

「忙完了？」

孫旖旎才剛要回身，整個人便讓他納入懷抱。

要命，他離開得太久，她連髮色都變淡了。

分不清是憂慮，還是怕她這模樣嚇著別人，他抱得有些緊。

「好一點了嗎？」

她抬眼笑了笑，充當回答。

「怎麼樣可以讓妳好過些？」

「你沒看過連續劇嗎？那些魅惑男人的精怪，都是怎麼吸取男人精氣的？」她還有心情與他調笑，食指不正不經地挑了

他知道她現在很虛弱，強顏歡笑只是不想讓他擔心，連笑容都有些無力。

手勁一收，他俯道遲疑地碰了碰她失去艷色的唇瓣。

從未主動對誰做過這種事，但是她的氣息，他一直都是熟悉的，無論是以前玩鬧的、誘惑的、甚至是強迫送來的親密，

她眨眨眼，似乎有些訝異。

工作表1

原是鬧著他玩的，沒想到他真的肯——

略冷的唇抵住她的牙關，她正錯愕地望著他，他傾前，牢牢貼吮前低喃了句：「該怎麼做就怎麼做，沒關係。」

他說的喔！

孫旖旎可樂了，既然他都大大方方開放豆腐品嚐權給她，她還跟他客氣什麼？

銜住他湊上來的唇，她深吻回去。

她的吻，一點都不矜持，直接又大方地品嚐他，纏戲而來的粉嫩小舌，相當懂得如何撩撥他、又該怎麼做才能帶給彼此

他在不悅什麼？明知道這些都是誰教會她的，喝這種醋一點意義都沒有。

難得沒被拒絕，食髓知味的小妮子愈吃愈放肆，完全不懂得見好就收，在她企圖將手鑽進去染指胸前春光前，他及時拉

「啊……」她還有臉擺出惋惜，不滿地低吟。

鳳遙簡直差恥得說不出話。

居然就在他指導教授的門前……他懊惱地蹙眉，沒料到自己會如此沉醉，有一瞬間什麼顧忌都忘了。

「是你自己說我可以為所欲為的！」她急忙為自己申辯。

「……」他說的為所欲為不是這一種……至少在心態上絕對比她還要健康且正面一萬倍。

「妳，還好嗎？」麗容染上淺淺紅暈，看起來應該是好多了。

所以他的意思，還真的是要讓她吸取男子精氣啊？隨口說說他竟當真了，她又不是那種不修正道的妖類……

這個單純的、有點好騙的鳳遙，看起來可愛極了，簡直美味又可口啊……

她當然不會自找死路向他澄清，這種憑空掉下來的福利，當然是能拐他幾次算幾次。

鳳遙被她瞧得不自在，偏頭率先往前走，才邁出一步又想起什麼，手探向她，交握住。

孫旖旎小心掩藏住笑意，任他拉著手離開，得了便宜嘴上還不忘賣乖。「你一點都不擔心自己會怎樣？你知道的，那些

鳳遙步伐一頓，沒回話。

「所以你是沒想到，還是不在意？」

不在意。

他只知道，要他眼睜睜看她出事，說什麼都做不到。

「不回答，我就當你是不在意嘍？明明就關心我的安危遠勝於自己，還敢說你不在乎我！」

他從來就沒有說過不在乎。

一直以來，都是她先從他身邊走開，一次又一次放開他的手。

「說嘛說嘛，鳳遙，你早就不生我的氣了對不對？不然怎麼會那麼擔心我……」扯著他的手，一下又一下搖晃著撒嬌。

他淡漠地瞥去一眼。「別得寸進尺。」

關於這十四年的拋棄，她還沒給個合理的交待，他也還沒說要原諒她。

「又擺那種臉色給我看看……」

她喃喃咕嚕，加快腳步跟上他的步調。

「欸，別急著走，我想看看你曾經生活過的學校，好不好？」

他依然沒回話，腳下倒是默默改變了行進方向。

她知道他的求學經歷被所有人當成傳奇般地傳揚……這是當然的，也不看看是誰的主子，獨一無二的絕智奇才。

十五歲，以榜首之姿，成了那一屆最年輕的大學生。

十八歲，取得大學雙學位文憑。

二十歲，即將取得碩士文憑，刷新個人記錄。

他是這所學校的傳奇。她一直都在看著他，並且與有榮焉，只是沒有辦法驕傲地陪在他身邊。

「我待在學校的時間並沒有很長。」他說。

如果，她是想藉此描繪他過去生活的輪廓，恐怕會失望。

「你很喜歡在那裡看書，有一次還不小心睡著了。」

鳳遙望向她指的八角亭。因為那裡特別寧靜、涼爽。

她指指前方的院館。「文學院有二十八個女生寫過情書給你。」之所以數字沒再增加，是因為後來那幾年，他淡情少言。

「我沒數過。」一封信也沒拆，無法回應她的數據。

「你待最長時間的是圖書館，自學能夠比你安靜坐在課堂上得到的還要多，你領悟力太強了，許多老師總是備感壓力，他嘆氣。

這也是他待在學校時間不長的原因，太多時候，他會留在比較需要他的育幼院裡幫忙。

對於學歷，他並沒有太拘泥，只是院長堅持他必須有正常的求學過程。

至少目前他所處的環境裡，文憑是正規而必須的，即使於他而言並無太大意義，他還是會遵循該有的行式而行。

一路走來，聽著她如數家珍地道出他這幾年生活中的大小事件，他多半只是聆聽，偶爾才回應一句。

直到她說到他喜歡吃餐廳裡的什麼食物時，他突然冒出一句——

「為什麼拋下我？」

像塞了顆鹵蛋，她張著嘴回望他，忘記原來想說什麼。

工作表1

他偏轉過身，直視她。「既然那麼關心我周遭發生的一切，為什麼當初不陪著我一起走過那些日子，而是選擇丟棄我？這疑問一直存在心中，直到這一刻，才能夠問出口。

她欠他一個交待，他一直在等她主動解釋，但是始終等不到。

一年等過一年。

而她，卻只在他生日那一日才肯走向他，但是朝陽升起時，也只能目送她離去的背影，什麼也不能做。

如果曾經有那麼一回，她留了下來，他也不會如此難以釋懷，但是他從來都沒有等到。

日復一日，到了最後，那份等待過程中的寂寞、失望以及難以挽留的無力，逐漸轉成了怨。

不讓他擁有，卻又不容他棄絕，她太任性，總是由著自身好惡來撩撥他，無視他為此而痛苦。

他如何不埋怨？

縱使，明白她心裡一直有他，又如何？

突來的逼問殺她個措手不及，孫旖旎目光東瞟西瞟，就是不敢看他。

「啊，電梯來了！」她逃命似地趕緊衝過去，企圖逃避話題。

然而，她很快就發現此舉大大失策。

電梯裡更加無處可逃，方便他閉門審訊，搞不好還嚴刑拷打.....豬頭啊！她簡直想哭了。

「妳還沒回答我。」鳳遙悠然踱入，將她困在電梯死角。

看來他這回是鐵了心要問個水落石出，不容她再蒙混過關。

「那個.....就.....其實.....嗯.....」一瞬間，上百種說詞從她腦中閃過，一邊評估哪一個比較能讓他接受。

「不必用妳那套小聰明來敷衍我，我只聽實話。」

真慘，都還沒說就讓他看透了。

她深吸了口氣。「啊不就是.....」

咚！一陣巨響，打斷她欲出口的話，她只覺電梯一晃，震得她腦袋發昏，待回神之後，四周只剩一片黑暗。

電梯卡住了。

也就是說，他們被困在裡面了？！

「孫旖旎！」

她本能朝那道急切而憂慮的叫喚靠去，在黑暗中尋找他的手，感覺對方牢牢地回握。

「妳有沒有事？」

「沒有，你呢？」

工作表1

「我很好。」

瞳孔稍稍適應黑暗，鳳遙將她上下瞧了一遍，確認她的安好，這才放心。

接著，他摸索電梯的操控面板，按下緊急呼叫鈕。

完全沒反應。

他改弦易轍，雙手試圖扳動電梯門，試了幾次毫無成效後，他放棄了，改看向電梯頂端。

「你不是走武打動作路線的。」孫旖旎直接替他宣告放棄。

要她家尊貴無比的主子冒險去扮演蜘蛛人，想都別想！

鳳遙嘆口氣，算是附議她的話，靠著梯席地而坐。

現在也只能等了，但願外面的人能早早發現異狀。

她靠了過去，低聲承諾。「你放心，我不會讓你有事的。」

通常這句對白不都應該出自男主角口中嗎？

偏偏他也很務實地知道，現在的確是她比他強，她有本錢說這種話，這一刻他還真深刻感受到「百無一用是人類」這句話。這種感覺實在不太愉快，他卻已經嘗了二十年，並且無力改變什麼。

「鳳遙，你在想什麼？」

「我在想，假如我死了，妳會怎麼樣？」

好老梗的台詞，他最近閒到開始學臨江迷八點檔了嗎？

那她是不是要應觀眾要求，走一下馬景濤路線，死死抓住他的肩搖晃，命令他不許胡說，你這是在撕碎我的心——算了，她走不來煽情路線。

「有我在，你死不了的。」

「只是假設。妳能力再強，人類總有壽命上限，這是妳改變不了的。」

「那我就再去打昏文判官，查到你下回轉世之處，繼續陪伴你。」

鳳遙沒有立即回應。黑暗中，他斂眉凝思的神情，隱約而飄忽。

「鳳遙，你在想什麼？」

在想，是不是該同意讓她繼續追隨著自己。

一世又一世，在找尋過程中的惶然、疲憊，在擁有與失去之間一再輪迴……她雖絕口不提，但並不難想像。這對她不公平，放棄，才是對她最大的寬容與解脫。

工作表1

但是，當他想開口時，迎上她隱含驚怯的眼神，一個字也吐不出來。

她再害怕，怕他真的說出口，要她別來尋他。

「你會讓我找的……對不對？」她小心翼翼求證，深怕被拒絕。

知道是一回事，由他口中說出來，她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承受。

從她有記憶以來，他就是她的全部，她的雙眼從來都只看著他，一旦抽離，就空泛得什麼也不剩了。

自欺也好，只要他一天沒真正說出口，她就能假裝什麼事都沒發生，假裝他……不曾厭惡地想驅離她。

他無聲低嘆，如願道出她想聽的答案。「對。」

他也是自私的吧！就算明知她有多疲憊、就算必須讓她一再承受失去的折磨，他還是希望身畔有她。

孫旖旎掩住雙耳，假裝沒聽見他沉重的嘆息。就算是強賴來的，至少他還是答應她了，他願意讓她跟……

嗶嗶啾啾的聲響傳入耳中，極細微，但她還是察覺到了——更正確的說法是，她居然現在才察覺到！

要命。她閉了閉眼。

「怎麼了？」他留意到她的異樣。

「祝融來了。」是電線走火還是其他原因，她不清楚，但她確確實實是嗅到祝融到來的氣息。

鳳遙沉默了，神情跟著凝肅起來。

所以悲觀一點的話，最糟糕的情況是——他們有可能不是活活燒死、就是悶死在這裡？

控土窯很有趣，但是當自己成為被燜燒的食物時，那就一點都不有趣了。

他開始感受到背靠著的地方升起不尋常的熱度。

「旖旎，我知道妳有能力離開這裡，該怎麼做就怎麼做，不用顧慮我，知道嗎？」

「你太高估我了。」她苦著臉。「若是以前，我還有力氣開溜，但是現在……坦白告訴你，我一點法力都沒有了。」

所以昨晚才會虛弱得維持不了隱身術，在他眼前現了身。

「為什麼？」

「天劫。」雖然她是由他所渡化，不必如一般異類修行得歷個三劫五難的，但三回的天劫還是得熬，否則哪有什麼公平？
千年前，她歷水劫，祂在身邊，助她熬過。

經過千年，近來她的法力一點一滴消退，何況她這次歷的是火劫，比以往還要來得嚴重。

火剋木，是她的天敵。

打從以前，她見到祝融都只有閃邊繞道兼發抖的份。

明知就在近期了，但是她沒辦法眼睜睜看著他為了救一個不相關的人而被血劫反噬，大病一場，所以就——

「就怎樣？」意外地，他竟聽見了她的心音。

「我的本命丹在你身上。」她不情願地吐實。

「那就收回去，想辦法讓自己離開這裡，如果有餘力，再找人回來救我。」

孫旖旎本想抗辯，但也明白他說的才是最正確的，如果兩個人都困在裡面，那就什麼都玩完了。

這住祝融老伯是出了名的脾氣暴躁、鐵面無情，祂可不會顧忌這裡有一位天人就高抬貴手，繞道而行。

鳳遙命格特殊，一如姻緣簿那樣，他每一世的壽元，生死簿也不會有記載，她根本抓不準他幾時壽終。

「聽話，不要猶豫了！」電梯內的溫度愈來愈高，感覺連空氣都稀薄起來，再遲疑下去，他們真的會一起葬身於此。

「好，我聽你的。」她傾前，覆上他唇瓣，鳳遙只覺得胸腹一陣暖熱，而後，眼前一暈，他體力不支地軟倒。

孫旖旎扶住他，讓他倚靠，匆匆留下一句。「等我！」

「旖旎。」手腕一旋，他握住皓腕，扯下她。

這是他第一次這麼喊她，自從六歲那一年，他對她說過夢中情境之後，這些年他絕口不提，從不讓她知曉，對於他們之

他睜開眼，半昏蒙的視線仍然堅持要將她看個清楚。

輕輕地、眷戀地，他淺啄粉唇，不同於她取回本命丹的倉促，只是純粹親吻，傳遞千年愛憐。

「如果來不及，沒關係，就像我們剛剛說的，我等妳下一世再來找我。還有.....可以的話就好好談，不要再打昏人家，」

「好，我知道。」

看著眼前身影如光點飛散，他收回落空的掌心，逸出低低的、淺淺的嘆息。

就算今生只到這裡，他也不覺遺憾了，至少，他確知她是安好的。

這樣的心情不陌生，好似千年以前，他也經歷過這樣的生死抉擇、酸楚心情.....

清晨，睜開眼的第一件事，是先至窗台前察看一個月前栽入盆中的植物。

這種植物，他從沒見過，查遍了植物百科，也找不著它的名稱與屬性。

也是。她本就奇特，即不是普通人，又怎麼能在一般植物百科裡找得到答案？

泡了一個禮拜的圖書館後，他靈光一現，改往靈異誌、山海經、神怪百科等方向去找，這才略有所獲。

原來，她叫雪絳草。

雪絳草，原生於百草峰峰頂極寒峭壁外，後栽於瑤池畔。

百年後，為靈山天人所獲，潛修於靈山，終有所得。

工作表1

關於雪絳草的敘述極少，幾乎不為人所知，然而，他卻一點都不覺得陌生。

一道模糊畫面閃過腦海。

王母大壽，瑤池畔，百花爭妍間，祂偏由眾多絕世奇珍裡瞧見了它，蹲身輕撫過稚嫩翠綠的葉瓣，換來它欣喜的顫抖。

小傢伙喜歡祂。

祂身上的氣息，和它原生的百草峰一樣，指掌撫過的寒涼，舒適極了。

它在吶喊：帶我走！在這裡我好不快樂！

祂讀出了它的意緒，於是向王母討來了它。

在靈山，不若瑤池那般拘謹守禮，也不需要矜持端莊，可以迎風玩耍，降了雪便舞上一場，快活極了。祂從不約束它，

既知它適合生長於寒涼氣候中，鳳遙當日便將它移往二樓窗口，一來那是他的房間，方便他時時刻刻關注它的狀況，二

將冰融化在水盆中，以沾濕五指的方式在葉瓣間灑落點點水珠。

最初試探性地這麼做時，發現它似乎很喜歡，原來枯黃的葉瓣一日日逐漸翠綠。

但是，它不開花。

雪白的小小花苞，一個月來毫無動靜。

他取來棉布，一一擦拭過葉片，專注而耐心，每一片小葉子都沒過錯。

他曾說過，能夠被他親手栽種照料，是很幸運的一件事。

她現在，覺得幸福嗎？

回想一個月前那場電梯驚魂，他只記得竄入的濃煙令他逐漸呼吸困難，四周傳來的熱燙高溫逼出他一身的汗，而後，一

半昏蒙的意識辨識出眼前的形影，他驚愕不已。「妳.....還回來做什麼？」

不都叫她走了嗎？

「找你。」她答得理所當然。

起火點是在十公尺外的中控室，一路延燒開來，半邊大樓已陷入火海，但第一時間並未波及他在之處。

他是主人，所以得聽他的話，先出去尋求協助，以免災情擴大，造成更多人傷亡。雖然她並不是很在意會有多少人死去

但是，她等不了那些慢吞吞又龜速的救災人員，祝融這回脾氣特別壞，火勢擴展太迅速，她不確定這些人能否安然救出

被濃煙熏得酸澀的眼眸裡，無法抑制地逼出兩顆濕淚。「妳.....笨、蛋。」

火是她的天敵啊！

平時看到不都嚇得唉唉叫嗎？她不避遠一點，還自己跑來送死！

火勢燒得她什麼咒術都忘了，就算還記得，微弱的力量也使不上任何作用，一遇上天敵，她軟綿綿得幾乎與凡人無異，

工作表1

鳳遙握牢她的手，啞聲道：「我們一起。」

這是他許給她的承諾——死活一起。

除此之外，太多細節他已經模糊，只記得最後肺部能夠呼吸到新鮮空氣、耳邊傳來耳語交談聲時，人已置身於救護車中。

「旖旎……」他心心念念記掛著，沙啞疼痛的喉間吃力地逸出聲。

「你說那個衝進去找你的女孩子嗎？我們沒看到她，目前消防人員還在努力。」有人如是回答。

不，他很確定他沒有鬆開她的手。

然而，他懷中只剩一株——白色的、半枯的不知名植物。

他在醫院待了半天，配合著做完檢查，感覺體力稍稍回復，便不顧醫護人員反對匆忙返家，安置這株從未離身的綠色植物。

他知道，這是她，他感應得到她的氣息。

雖知這是她必逢的天劫，他還是無法不心痛。原來天也懂得操弄人心，這劫，安排得與他環環相扣，她怎可能避得開！

每一日，他悉心照料，看著它愈見青翠，低聲告訴她：「不用急，慢慢來，好好的休息，等養足了精神再回來。」

入睡前，也不忘與她道晚安。

閒來無事時，他最常做的便是坐在窗前與她說說話。不必有所回應，他知道她都感受得到，也很喜歡他以指腹輕輕撫過。

「今天不能陪妳，我要去公司一趟。」他轉身進浴室漱洗，準備出門。

窗台間，一瓣翠綠迎風招展，嫩白花苞緩緩、緩緩綻放，清妍絕美的身姿令百花盡皆失色。

* * * * *

一踏進家門，鳳遙立刻便察覺到有什麼不太一樣了。

他緩緩拾級而上，推開房門，窗台上的雪絨草消失無蹤，目光搜尋了房內一圈，最後停留在隆起的床被間。

他輕悄地靠近，先是瞧見披散在枕間、如瀑般黑得發亮的柔軟長髮，然後是雪嫩的肩、隱沒在被子底下嬌娜嫵媚的誘人。

「旖旎。」輕輕地，他喊。

埋在枕間的嬌容稍離，抬了抬眼。「你回來了……」

「嗯，我回來了。」長指拂開黑髮，無盡憐惜。「怎麼不穿衣服？會著涼的。」

「沒力氣。」她嬌嚶，討憐地將臉頰偎向寬掌間，蹭了蹭。

元神才剛凝聚，化為人身已耗盡她全部的力氣。

若不是感受到他期待見她的心情，其實是應該再等一陣子的。

她太虛弱，鳳遙看了萬分不捨。「吃點東西好不好？我去煮。」

工作表1

「好。」一個月沒吃到人間美食了，好吃。

他短暫離開房間，再回來時，手上多了一盤炒飯。

「太晚了，只剩炒飯，好嗎？」

孫大小姐的回應是撒嬌地朝他伸出雪白雙臂。

讀出「抱抱」的肢體語言，他只得靠坐在另一方的空床位，將炒飯放在床邊櫃上，連人帶被撈起她，讓嬌嬌軟軟的俏佳人雖虛弱，胃口倒是還不錯，一整盤吃得乾乾淨淨。

「還要不要？」

她搖搖頭，飲盡他湊到唇邊來的白開水，雪白藕臂纏攬他腰際。「陪我睡。」

鳳遙擱下水杯，挪低身體，充當人形抱枕，善盡「陪睡」職責。

原本擱在他腰間的小手，突然不安分起來，在他身上東摸西摸。鳳遙及時抓住幾乎要鑽進上衣裡頭的小手，無奈道：

「檢查看看你有沒有受傷。」答得理直氣壯。

姑娘，那都是一個月前的事了。

回想起她那時堅決回頭尋他的模樣，他不知不覺便軟了心，鬆開手，天大的事也都想縱容她、由著她去了。

她也沒真想做什麼，只是尋著他胸口的位置，平貼著，感受心房的律動與溫暖，安心閉上眼。

「我好想、好想你……」摸不到他、感受不到他的溫度，真的好難熬。她低低喃了聲，枕著他臂膀。

好累，又想睡了。

直到胸前傳出平穩的呼吸聲，他垂眸凝視睡容，淺吻螓首，輕不可聞地低聲回應——

我又何嘗不是？

內心不是沒有忐忑的，多怕她傷了元神，再也回不來，直到熟悉的柔軟溫香再次填滿胸懷，他才終能確認自己並沒有失

* * * * *

她這一睡，又足足睡了三個日夜，不曾醒來。

原本擔心她身體出了什麼狀況，但見她臉色一日日紅潤，胸口平穩而規律地起伏著，舒展的眉目安然恬適，唇畔甚至帶是作了什麼好夢嗎？指腹撫過帶笑的柔軟櫻唇，他不由自主傾身，珍憐萬般地淺吻。

「嗯……」蝶棲般的柔吻仍是擾醒了她。孫旖旎低嚶，本能地迎上他，啟唇回應，索求更多、還要再更多。

溫存細吻加溫、轉熾，成了熱烈的唇舌交戰，激烈得幾乎奪去兩人呼吸。

他由深吻中率先恢復些許理智，拒絕沉淪地挪開唇，奪回些許發言空間，擰眉瞪她。「妳究竟有沒有看清楚對方是誰？

水眸氤氳而迷濛，千萬別說她對任何人都如此熱情歡迎！

「鳳遙……」嬌嬌喊了聲。

蹙起的眉，在她無意識吐出這個名字時舒展開來。嫩頰在他頸際蹭了蹭，分明是一副沒睡醒的樣子，可是無論夢中還是醒著，他張臂，將她嬌軀攬得密密實實，出口的語調柔軟得連他都不認識。「妳還想繼續睡，還是要洗澡。」她道出第三個答案。

他鬆開她，先進浴室替她放了一缸熱水，才出來喊她。「可以了。」

「喔。」她迷迷糊糊爬下床，往浴室走去。確認她沒問題，他才下樓去準備餐點，讓她洗完澡立刻就能吃。

他不重口腹之慾，一個人三餐都是以能夠溫飽為原則，不會刻意費心，這是頭一回，他站在廚房裡，專注思考該準備些什麼。最後，電鍋裡蒸了一籠燒賣，他起油鍋炒了幾道家常菜，煎一盤海鮮煎餅，另一個爐上正在煮地瓜稀飯，還有點時間，因為不確定她想吃什麼，就什麼都做了些，讓她可以挑著吃。

他完全沒意識到自己正違背平日的簡約原則，以連他都陌生的溫柔寵溺著一個人，如果不是她循著香氣下樓來，他洗完澡也不會出來。他聞著香氣，等不及使用手捏了塊海鮮煎餅入口，含糊不清地問：「有其他客人要來嗎？」

「只有一位嬌客，孫小姐。」

所以這一桌子食物都是為她準備的？！

簡直大費周章得令她意外。

「我好受寵若驚。」她捂住胸口，一副不堪負荷的死相。

「別鬧了。」將電鍋裡的燒賣端上桌後，他擰了擰俏鼻。「快吃。」

他並沒有坐下來陪她吃，而是轉身回去收拾廚房。孫旖旎一時忘形，帶著燦笑撲抱過去，嬌喊：「鳳遙……」

他避了避。「妳才剛洗完澡，我身上都是油煙味。」

略略僵凝在嘴角的笑花，再度以春陽亦為之失色的亮度倍數綻放，不由分說、不容拒絕地抱住他，還胡亂蹭來蹭去。

「妳真是……」他搖頭笑嘆，沒轍地由她去。

丫頭不過想撒嬌罷了。

他沒明說，她也沒道破，但是他們都知道，無形之中有些什麼已經不一樣了。

過去那個會疼她、寵她，無論她做什麼都會包容她的鳳遙回來了，再也不會推開她，冷冷地將她斥離，他原諒她了！

所以，才會那麼用心地替她一個人準備餐點，明明不喜歡浪費食物。卻還是怕不合她的胃口而想將所有的美食都為她準備。他的笑，很溫柔，眸底的輕憐眷寵毫無保留。

他的臂彎，很暖，無時無刻都願意為她敞開。

工作表1

用完餐後，他們靠坐在客廳裡，有一搭沒一搭地閒聊，大多時候是安靜的，誰也沒刻意找話題，只是寧靜地相互依偎。孫旖旎枕♫在他腿上，過腰的黑亮長髮如一疋絕佳絲綢，他以指為梳，緩慢地撫順了每一根絲，幾乎留戀起那美好的手感。他知道她很喜歡他這樣做，瞧她眯著眼，滿足噓嘆，像極了被徹底討好的饜足貓兒。

「還有沒有哪裡不舒服？」盡管她現在神清氣爽，精神好到像是從門牌頭到門牌尾將綺情街居民全部欺負過一輪都沒問題。她皺皺鼻。「你已經問過好多遍了，鳳遙，你好像阿婆。」年紀愈大愈囉嗦。

「那是因為我什麼都不懂。」他幾不可聞地嘆息。「我只是人類。」

只是人類，無法完全明白人類世界以外的奧秘，她若不說，他也會傻傻被她瞞過。

他已經不一樣了，無法再一眼看穿任何事，無法在她有狀況時知曉如何助她，才必須一再以言語確認她是否安好。那聲幽淺的嘆息，她聽見了。

她聽見他未出口的悵然、遺憾。

他遺憾——自己只是人類，如此軟弱。

她閉上眼，深深的恐懼掐緊了心臟。

如果他想起來，是誰害他變成這副模樣，一定不會原諒她。

「怎麼了？真的不舒服？」見她神色不對，他連聲詢問。

深呼吸，吐氣，再一次，然後她睜開眼，揚笑。

「我沒事。」

好不容易他才願意再一次對她笑，釋放他的溫柔，絕對不可以再逃開，不可以再傷害他，否則、否則這一次，他真的會後悔。她伸臂攬下他，用力吻住他的唇，藉由唇齒纏綿的溫度，壓回那道永遠說不出口的秘密與恐懼。

* * * * *

難得大好的天氣，陽光露臉，鳳遙將被單拆下清洗，順勢便將屋子做了例行性的大掃除。

孫旖旎好識大體地說要幫忙，前半日還算順利，但就在吃過午餐後，開始整理儲藏室，進度完全卡住。

那是在她無意間翻出一箱童玩後，熟悉的物品喚起陳年的記憶。

最初，她只是說：「啊，原來這些東西還留著！」然後她突然想到。「對了，這個魔術方塊我記得你三歲就玩得很上手。他順著她的話回想起那段記憶。「那時妳說，等我六面的顏色都轉回原來的地方，妳就會來看我。」

所以大多時候，他不理人，只是專注於眼前的小遊戲，早一點完成，就可以快快見到她。

然後，她就會很守信用地出現，陪著他一整天，然後再留下另一種不同的遊戲給他。

周而復始。

工作表1

這些小東西勾了他們之間最快樂的那段時光的回憶，不知不覺間，他席地而坐，她靠著他胸膛，她一項項點名，他一聲

「他們還說你是自閉兒！」想到這個她就有氣，不爽地丟開那張壓在箱底的檢查報告。

那個時候，父母帶他看過醫生，但兩歲的他不是很懂。

「旖旎，自閉兒？」

「不是喔，鳳遙不是自閉兒。」她抱起他，親親他的臉。

「弱智？」那個是什麼？沒有人向他解說過。他不懂，他為什麼要做那些奇怪的測驗，只是安靜看著，動也不動，心裡

「更不是，鳳遙比那個蒙古大夫還要聰明一百倍。」

後來，那些原先被認定的，一一被推翻到天邊去。

他不是惡鬼轉世。

他不是啞巴，只是貪靜。

他不笨，入學測驗智力高得嚇傻一群人。

他的人生，似乎都比別人極端，沒有中間值。

一同回憶完他六歲以前的人生，孫旖旎再度將它一一收妥，封箱疊放牆邊。

這是他們之間共同的美好回憶，要好好收著。

封完這一封，膠帶也用到底了。

「我去買膠帶。」

「往隔壁喊一聲就好。」諒樊君雅也不敢說不。

鳳遙不苟同地瞥她。「不許使用惡勢力。」

這哪是惡勢力，是飲水思源好不好！她這是在給他們機會報恩耶！

他都不知道她之前為了這一對有多勞心勞力，差點被這兩個朽木搞白了髮，她也不要要求結草銜環什麼的，只要逢年過節

他的表情就是一副「休得抗辯」的態度，她抿抿嘴，軟綿綿地點了一下頭。

鳳遙掌心拍拍她，給她一記安撫的笑當獎勵。「那我去買膠帶，有沒有什麼需要我幫妳買回來的？」

「什麼都可以嗎？」她眼睛一亮。

「嗯？」

「我要保……」

「好，停！」完全知道後面兩個字是什麼，他頭痛不已地阻止她。

工作表1

好歹也是女孩子，一天到晚把那種事掛在嘴邊，毫不矜持，也不怕別人當她是輕浮隨便的女人。

她太坦率，要與不要，明明白白，從不矯情作態，她渴望擁抱她，就會清清楚楚讓他知道，但是——說不上來是在遲疑些什麼，或許是，仍然看不開他們之間的年壽差距。

如果今天，能夠承諾她共偕白頭，那在接受她全然的付出時，他不會有愧於心。然而，她是那個必須看著他死去、承受她全心全意，盲目得什麼也不在乎，但是，他怎麼忍心？

心不在焉地選購完欲採買的物品，鳳遙正欲前往櫃台結帳，這裡，一名孩童在賣場內奔跑，不慎撞上走道邊堆成小山高。他和臨江同時出手，但是都沒能穩住餅乾山傾斜的弧度，一瞬間，兩個男人置身在一堆垮掉的餅乾裡頭。

「唔！」臨江悶哼了聲，揉揉撞到的頭。

而勉強撐住跌勢的鳳遙，右手掌心不經意抵在臨江胸口。

他怔愣了下。

臨江似乎也察覺了什麼，困惑地回望他。

他沒收回手，甚至，不曉得自己究竟想做什麼，只覺貼在臨江胸臆間的掌心微微發熱，像是有什麼在蠢動著，極熟悉地

「唔……」臨江想推開他，卻使不出一丁點力氣，胸口好熱，像要融化一樣。

不舒服。臨江痛苦地喘息，整個人跌坐在地上，拉開鳳遙的掌心，但是那股撕裂般的疼痛仍是沒有消失，像是有什麼就

「鳳遙！」隨後尋來的孫旖旎見狀，大驚失色地衝過去，擋在臨江身前。「不要，鳳遙！」

他從來不曾見她如此驚惶失措過。

鳳遙垂眸俯視擋在臨江身前緊抱不放的她，被她失去力道控制而拍開的手背，如今正隱隱作痛，那雙他所熟悉的眼眸，為了另一個男人慌亂，為了另一個男人，乞求他。

「拜託你，不要！他會死的……」她知道她沒有資格要求這個，元靈丹本就是他的，但是可不可以不要那麼快？她都還奇怪的是，這一刻鳳遙竟然聽見了。

聽見她說，不想失去他。

她不想失去臨江。

原來，那個能夠讓她擋在前方奮不顧身的人，不是只有他。

他移開視線，不發一語地轉身離開。

「鳳……」

「不要跟過來，我暫時不想跟你說話。」他冷冷地將她斥離。

他生氣了。

工作表1

雖然表情沒有太多的變化，她就是知道，他非常、非常地生氣！

孫旖旎跪坐在地板上，動也不動。

他是主，她是僕，他若驅離她，她就不能造次。

該怎麼辦？好不容易才回到他身邊，才沒幾天，她又惹怒他了……

她完全沒有立場為自己辯駁什麼，是她害他失去元靈丹，落得今日下場，他也只是取回屬於自己的東西罷了，她一瞞再瞞，可是、可是……

「旖旎……」感覺胸口緊窒的疼痛逐漸舒緩，臨江順了順氣，看向一旁失神呆坐的女子。

「不要哭！」耳邊傳來輕輕的安慰，臨江碰了碰她面頰，她才驚覺自己淚流滿腮。

「我是不是很蠢？」她扯扯唇，試著如以往那般地笑，很簡單的，她練習很久了，每次都做得到。

她笑得比哭還難看。

看她這樣，連他都想哭了。

臨江看了好難過，伸手抱住她，輕輕拍著她的背。

「誰說的，妳很聰明，比我聰明一百倍。」每次他有什麼疑難雜症，都是她幫他的，在他心目中，她比任何人都還要厲害。

「是嗎？」為了貪戀當下短暫的歡愉，一再欺瞞，假裝什麼事也沒發生，一旦他知道真相，將會有多憤怒？屆時，別說他會徹徹底底將她由生命中驅離。

飲鴆止渴，不蠢嗎？

「臨江，你知道嗎？其實，我很怕……」輕不可聞的語調，顫抖地道出實言。

從尋著主子的第一天起，就怕極了。

他軟軟的、什麼也不懂時，反而是她最快樂的時候，她還可以盡情陪伴在他身邊，不用擔心他的憎恨。

他開口，喊她第一聲「旖旎」時，她嚇到了，以為他什麼都想起來了，驚恐地逃開，從此成了一年一會。

他六歲半那年的某一日清晨，他醒來時，一臉困惑地望她。

「我們是什麼關係？」

「我不是說了，主僕啊。」

「可是……」他頓了頓。「我作了奇怪的夢。」

她呼吸一窒。「什麼……夢？」

「很多……」他試著形容夢中的場景，說到一半，臉龐紅了紅。「還做……奇怪的事情……主僕……應該不會做那種事……」

工作表1

她與他距離愈近、生活愈密切，相合的氣息會引領出他身為神的自覺，能力、記憶，一點一滴都無法再掩藏。

於是這一次，她在心慌意亂中，又一次地逃離。

等她能夠由驚惶中沉澱情緒、有餘力思考時，已經做出將他拋棄的混帳行為，傷害已然造成。

說到底，她其實自私又渾蛋，只想著自己的需要，從未替他想過，由神為人，人間歷劫的他有多挫折無力.....

她只是想著不要失去他，其他怎麼樣都無所謂，一年一會無所謂、被他埋怨也無所謂，只要他是人，她就還可以守在他

她真的很怕，當他找回屬於他的一切，她就什麼都沒有了，單憑她，根本追不上他的腳步.....

臨江從沒見過她如此慌亂失常，總是笑著的脸龐像是沒有什麼能難倒她，從來不會這樣眼淚掉不停，他手忙腳亂地拍撫是.....他嗎？

那個人，就是旖旎尋了千年的對象？

除了她的主子，他想不出來還有誰能讓她如此在意、如此傷心，一言一行都牽引著她的情緒.....

他似乎.....有一點點懂了。

要她別來，她還真的就不來了。

當日曆翻過第七張，鳳遙清晨對著餐桌上空無一人的位子，分不清是在生誰的悶氣。

孫旖旎沒再來找他一起用餐了。

連著七天，他都是一個人孤單單地吃飯。

那天不讓她跟來，只是不希望自己在情緒惡劣時，措辭不當傷害了她，才要她別跟上來，獨自冷靜一會兒。

他承認，心裡是有些不太愉快的感覺，一時之間無法接受在她心裡有人比他更重要，他甚至為了保護那個人，拍開他的

原來，他心胸並沒有自己以為的開闊，能夠淡然笑看一切，他也會斤斤計較、會想獨佔她全部的目光.....

他苦笑。

既然等不到她來，他只好自行出門覓食。

大門一開，未曾預料會有一道嬌娃身影抱膝蜷縮在他家門邊，小小嚇了也一跳。

「妳.....」他定神一看，認出她是住在孫旖旎隔壁的鄰居，他搬家那天，她也有來幫忙，是個笑容甜甜的，單純又善良。

「曉意，好找我？」

恍惚失焦的眼眸抬起，好半晌終於定在他臉上，輕輕點了一下頭。

我去找旖旎，但是她最近心情很不好，臨江說.....或許找你也可以。

鳳遙看不懂手語，但也約略猜得出她有事找他。

「先進來再說。」她的樣子看起來不太好。

也不曉得在他門口蹲了多久，起身時一陣顛晃，他連忙伸手扶住她。

他讓她坐在客廳的單人沙發上，轉身倒來熱茶。剛剛觸及她的手掌，冰涼得缺乏溫度。

「好，現在可以說說妳發生什麼事了嗎？」

他的性情一向無法與人太過熟絡，和綺情街的鄰居們交情雖稱不上淡漠，但也沒好到有事第一個會想到要來找他，必然

水杯的熱度煨暖了她，空洞的眼眸稍稍回溫，她擱下水杯，掏出口袋裡的手機，輸入幾個字。你是旖旎的主子嗎？

他看了一眼。「或許吧。這很重要？」

她點頭。那你應該也聽說過，我會讀人的心語。

「是曾經聽君雅稍稍提過。」其實是樊君雅告誡他，綺情街怪人一堆，尤其是周曉意，千萬別與她有任何肢體接觸，否

旖旎說，我讀心的能力是她主子的，等有一天我心灰意冷，打心底排斥這個能力時，她才有辦法收回。

鳳遙讀完那串文字，反問：「所以妳現在是心灰意冷？」

周曉意指節僵硬了下，才繼續在手機按鍵上移動。

有這樣的能力，其實很痛苦，人有的時候無知一點，是一種幸福。

什麼都能看透的時候，發現世界其實沒有想像的那麼美好，那種對人性失望的打擊，真的很難受。

這個世界上，誰不是掛著面具活著？在不同的場合說不同的話，也許應酬了些，卻有其必要性，太過真實地呈現，反而

那麼，她又何必與別人不同？有些事情，她寧願永遠不要知道。

鳳遙看完，沉吟了下。「我以為妳並不排斥這樣的能力。」

她一直很樂觀開朗，在看透人性之後，依然保持純善的一顆心，真誠待人。

如果這樣的能力真的是他給的，那麼他當初賦予她這能力時，必然是基於某種考量，或者機緣如此，至少，於她人生歷

我也一直以為我習慣了，但是.....我沒有辦法，有一些真相，醜陋到我不知該怎麼面對，這種事情，永遠不會習慣.....

他目光停留在最後一個字，好半晌，她都沒有再按下一個鍵。

一顆水珠滴落停放在按鍵上的拇指，她顫了顫，才緩緩移動，請你.....收回讀心的能力，我不要它、不要它了！

她一直重覆打著「不要它」，淚水也一顆顆接連不斷地墜落。

鳳遙按住她的手背，於心不忍。

如果真是他造成她如此煎熬，他該怎麼幫她？

淚水懸在眼眶，她瞪大眼，抬眸望他。

工作表1

就在他貼上她的手之後，一種不同於人類體溫的莫名熱度傳導而來，她訝異極了。

「抱歉。」誤解她詫異的來由，鳳遙連忙收回疊在她手背上，被她死死瞪著的右掌。

不。我只是很意外——我讀不出你心。

「是嗎？」

也許你真的是它的主人，請你幫幫我.....

「我不確定該怎麼做.....」但如果真如她所說，這能力原就是來自於他，那麼，它應該能感應到主人的召喚，回歸原處。他再一次靠近她的手，試圖找回方才那股莫名的騷動。

這種感覺並不陌生，一個禮拜前在大賣場，在臨江的身上也感受過，像是有些什麼指引著他。他順從本能，移近她掌心。他停在離她掌心三寸處，便不再動。

周曉意張大眼，看著自己的掌心緩緩湧現量黃微光，一點、一點，慢慢凝聚成一顆光球，落入他掌間。

光球透出的光芒晶燦而耀眼，其間包裹著一個中文字，她還來不及看清，便沒入他掌心之內，消失無蹤。

這樣，就行了嗎？

「我不確定，但妳可以試試看，有問題再來找我。」

周曉意道了謝，沒多待便起身告辭。臨走前，像是想到什麼，拿起桌上的筆，寫了幾行字。

鳳遙送了客，站在客廳中央，反覆讀著她留下的字句，凝目沉思。

旖旎找了你很久，從我認識她以來，她始終都執著於這件事。

她看起來很聰明，好像無所不能的樣子，收容我們這些被世人歧視的「怪胎」。雖然我們口不留情，心裡其實很感激她。但是再聰明的人也會做糊塗事，尤其她太在意你，就容易失去明智的判斷能力。無論她做了什麼，能不能請你看在她一愛嗎？

他們誰都不曾說過這句話，彼此之間從一開始，就不是只有純粹的男女情愛，摻雜了太多，真要去分析，成份最重的也。也因此，當他面對她竟會為了臨江而反抗他，那太過陌生的憤怒以及複雜又酸楚的情緒，自己也不知該如何面對調適，方才收入掌心的光球，仿佛在體內躁動著，微光熨得他胸口發燙，隱隱約約似有什麼欲破柙而出。太多畫面由腦海飛掠

* * * * *

「奇怪，門怎麼沒關.....鳳遙你在嗎？」來人一路循聲進到客廳，見他蹲跪在客廳中央，眉宇深蹙，連忙上前去扶他。

「鳳遙、鳳遙？怎麼了？」

焦慮的嗓音，拉回他些許神智，一半仍停留在腦海中逕自出現的畫面裡，一時難以區分現實與幻境。

「你.....」她瞪大了眼，由他不設防的思緒中完整拷貝他腦海中的畫面。

工作表1

他們之間，一向存在著這樣的靈犀相通。

他想起來了！他什麼都知道了一一

她鬆了手，驚慌失措地退開，臉上血色褪盡。

鳳遙撐著額頭，試圖壓下混亂飛掠的場景，力持清明思緒，待看清眼前那張屬於向唯歡的臉容後，眉心蹙起。

她怎麼又施起仿容術了？

她那張臉，明明比任何人都還要美——至少在他眼中是這樣，她為什麼老是要頂著別人的身份？

他其實不太愛她施行仿容術，在他看來像是蒙上一層面具一樣，極不自然。

「妳.....」

未及開口，她匆匆打斷。

「對不起，我突然想起我還有事.....」她急急忙忙轉身就要逃開。

「妳給我站住！」他對她這副見了鬼的表情非常有意見。一個禮拜躲得不見人影，好不容易來了還不用自己的身份，這

「多留一刻都不願嗎？既然如此，那又何必來。」他沒想到，有一天自己也會用這副嘲諷的口吻說話，但她就是有那個

「我.....」她低垂著頭，完全不敢直視他的眼睛。

心慌意亂之下，她驚怯得沒有辦法思考，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我就是來談分手的.....」

話一出口，鳳遙不可思議地瞪住她。「妳說什麼？！」

「我、我想了很久，覺得我們個性不適合，所以沒有辦法.....」

鳳遙還是瞪她，沒有任何動作。

客廳內一片悄寂，空氣凝滯。

很好、好極了！她避了一個禮拜，就是為了丟給他這幾句話。

一個人到底能被拋棄幾次？如果不是她太奇葩，就是他夠愚蠢，居然又一次讓她狠狠甩開。

鳳遙閉了下眼，再開口時，沒有怒火翻騰，也不厲聲質問，而是冷冷的、令她頭皮發麻的極致冷淡「我們曾經交往過嗎？」

她一愣，錯愕地仰首。

眼前這個冷漠的男人不是她熟悉的那一個，她從來不知道，他也能有如此冰冷無情的一面。

「如果妳想說的就是這個，真抱歉還勞煩妳走這一趟，向小姐請回，我還有其他事要忙。」

「鳳遙.....」她幾乎立刻就後悔了，她沒有辦法面對這樣的他。

只是，背身而去的他，已經不打算打搭她。

工作表1

這樣真的有比較好嗎？她懊惱地咬唇，無法不覺得自己很豬頭。

靠近，怕他想起那些他曾背叛過他的事實；退開，又必須面對他的冷漠與不諒解……怎麼做都錯，怎麼做都會失去他。

孫旖旎痛苦地蹲下身，無助垂淚。

她到底該怎麼辦？

* * * * *

這一次，她真的把他給惹毛了！

他這一輩子從來不曾如此生氣過……這個渾蛋女人，居然說要跟他分手！

他們之間只是單純的情侶交往嗎？他們之間是一句分手就能交代的嗎？他們之間……他們之間該死的真有辦法一句分手，

渾蛋！她真的……渾蛋得很徹底！

本尊都已經避著他了還不夠，連分身都專程來談一次分手。很好，他現在知道，她想與他徹底切割的意願有多堅決了！

滿腹氣悶地站在陽台上吹風，鳳遙試圖讓躁怒的心情平息下來。

微風徐徐送來涼意，似在安撫他。

和小丫頭吵架了？

誰的聲音夾帶在薰風之間拂掠過耳畔，他一時無法辨明來處。

這小丫頭也真厲害，能讓沉靜無慾的靈山神君一次次失了自持。千年前錯過這齣好戲，這回我可得睜大眼睛看清楚。

「你是誰？」他沒有辦法和不明對象交談。

「日游神呀。連我都認不出來，鳳遙，你變得好弱，讓人怪不習慣的。」

面對這些高來高去的神字輩人物，他當然弱。

鳳遙不理會對方的嘲弄。「有何指教？」

「你難道不想知道，丫頭為何避著你嗎？那是因為她心虛。」

她心虛。只有做錯事的人，才會心虛。

面對他時，許多次不經意浮現的愧悔，他耳聰目明，怎可能一次都沒瞧見？只是她不想說，他也就不提。

迎著風向，他移向位於街尾、她所居住的方向，一雙併肩而立的身影不期然映入眼簾。

似乎感應到他的注視，孫旖旎仰首望來，卻在瞧見他時，像逃避什麼洪水猛獸似的，驚嚇地躲到臨江身後。

她的閃避舉止再度挑起他一腔怒火。

他是會吃了她嗎？需要她這樣戒慎恐懼地逃離他！

「呵呵，看來她和那頭狼感情很好喔。鳳遙，你被比下去了。」

不用說，他有眼睛看。

從他搬進來那天起，就聽附近居民耳語過不少八卦，知道臨江與孫旖旎感情好得不得了。

最誇張的那幾則，還遙傳臨江與朱寧夜、孫旖旎大玩三人行，並且大小老婆從不爭風吃醋，很懂得分配時間。

傳言太誇張，他從未放在心上過。

但.....遙傳真的只是遙傳嗎？

孫旖旎是寵臨江寵得不可思議，這點任何人都看得出來，全綺情街裡，獨獨臨江獲得此殊榮厚愛，凡是臨江開的口，她臨江在她心目中的地位確實與眾不同。

不肯承認自己是在介意，胸口翻騰的酸楚痛意令他無措，他繃著臉，冷冷移開視線。

不去看，便能不想。

可是，怎麼也找不回最初無慾無求的淡然自持，腦中淨是想著她平日賴在他身上撒嬌的模樣，那柔軟帶媚的身段，或許「嘖，這丫頭也夠狠了，奪你元靈丹便罷了，還拿去孝敬情郎，萬般阻撓你取回失物.....這在人界，不就是那戲曲演的砸碎！

鳳遙只覺怒不可遏，耳邊那叨叨絮絮的聲音教人無法忍受，伸掌一揮，便出現疑似物體撞擊後產生的點點光芒。

他無心探究發生何時，冷著臉轉身進屋，附帶將落地窗緊緊拉上。

* * * * *

咦？

孫旖旎一臉錯愕，望著被打飛到腳邊的「物體」。

「日游神好閒，在練習吐血嗎？」

這妮子的嘴.....她一定得這樣打招呼嗎？

對於剛剛陷害她，祂一點都不會愧疚！

日游神哼了哼。

祂也有神格啊，怎麼能承認當神的剛剛被一個人類打飛吐血？

祂錯了，就算鳳遙淪為人類，潛藏的能力還是驚人，剛剛真的不該惹怒他的，他一點都不弱.....

「還有心情跟我耍嘴皮，妳家主子現在大概恨得想一把掐死妳了！」

花顏僵了僵，笑意頓失。

一旁的臨江看了不忍心，出聲道：「她已經很難過了，☹不要這樣嚇她啦！」

工作表1

「是嚇她嗎？她自己做過什麼對不起她主子的事，都沒跟你說過嗎？」敢做就不要怕人講，被鳳遙恨到死也是剛好而已。臨江被祂再說出更多刺激孫旖旎的話，趕緊拉了她進屋去。

「寧夜烤了小餅乾喔！」她以前很喜歡，常常跟他搶著吃，希望她吃了心情會好一點。

「你知道我曾經做了多可惡的事嗎？」

「噢？」正要進廚房去端餅乾的腳步停住，又繞了回來，蹲在她腳邊。「那妳想要說嗎？」

就怕說了，連他都會覺得她很討人厭，理都不想理她了吧——

她盯著自己光禿禿的指尖，自言自語般逕自說道：「你曾經說過，我家主子會放心讓我為他奔波，尋找他留給我的那些

「其實，你錯了，那不是感情和信心，是懲罰……就算、就算原先有那麼一點感情，也全都毀在我手中了……」

那時的她太貪玩，心情不定，無法如祂終年守在靈山，修行在她來講，簡直是枯燥又乏味的人間酷刑。

有時，夜游神來訪，聽祂說那些才子佳人的故事和人間絕美景致，對那鮮活而生動的體驗總會心生嚮往，想自個兒去見

於是，在主子打坐修行時，有那麼幾次，她悄悄溜往人間，去看那傳說中的人間繁華。

她不會在人界生存過，無論最初的瑤池或後來的靈山，那只有真誠與美好，不存在欺騙。那時太純真的她，學不會防人

在人間，也遇到過不少精怪，她認識了白狐，她和一名書生在一起。

書生不知白狐身份，她也小心地不讓他察覺。

白狐說，因為書生救了她，就是她的主人，若非有他，自己早已喪命，因此她以身相許報這救命大恩。

她聽的似懂非懂，夜裡窺看白狐與書生歡好。

她想，她家主子於她也是有再生之恩的。

來到人間一趟，她才知曉，原來自己是如何幸運，許多異類修行，往往一念之差便墜入魔道；而她，明明是最不認真的

主子對她的再生之恩，又豈下於書生與白狐。

她學著，回到靈山，將那些女子媚態盡數用在主子身上。祂初始是詫異的，就在她學著白狐將手伸向祂襟口，祂總算有

書生都是憐愛地將白狐納入懷中好生親吻，然後再將她壓往床鋪——

啪、啪、啪！

她是被壓往床鋪了沒錯，白嫩嫩的小屁股也順便挨了幾掌。

「誰教妳這些亂七八糟的事？」

不知是疼痛或驚嚇，她說不出一句話來。

當晚，她被趕往書齋，罰抄一整本文曲星君送祂的古冊淨化心靈。

那一日，她備感委屈，紅著眼眶邊抄邊哭，完全不曉得自己做錯了什麼。

工作表1

而後，始終待在門外瞧她的主子嘆了口氣，還是推門進來了。

要讀她的心緒對她來說是何其容易，她心裡頭對她明明是多有埋怨，暗罵她是壞主子，可沒料到她一碰到她冰涼的指尖垂眸凝睇她專注關懷的舉動，她心房暖融。

「哭成這樣，覺得很委屈？不曉得自己做錯了什麼？」

也搖頭。

她耐心地抬袖將她哭了滿臉的淚水、黑漬一一拭去，還原白淨絕美的秀容。

「誰要妳學那些煙花女子的媚態？好人家的女孩不該如此。」

「煙花女子的媚態不好嗎？只對□□而已也不好嗎？不好為什麼人間好多女子都在做？她們說那是心愛的人.....我很心愛她常有許多疑問，過去，她也都會一一回答，可這回，她一個字都答不出來。

我很心愛、很心愛的主子。

只對□□，也不行嗎？

柔柔的，帶著純真的魅惑，水眸含情。

她聽見自己挫敗的嘆息，壓上猶有許多疑惑想發問的水嫩唇兒，將她帶往床帳，實地歷練那些她好奇得半死的男女情事。好不懂女子嬌羞，對一切都是新鮮而有趣的，不避諱她探索、迎合，無心勾挑，燃起赤裸裸的情慾歡纏.....

床幔遮掩著人春光，火熱喘息間，她無聲地懊惱低吟——

再讓妳去人間，終有一日會學壞.....

* * * * *

她還是常去人間。

白狐與她成了無話不談的姊妹淘。

鳳遙知白狐本性純善，未造惡業，只是一心一意想報恩，陪伴書生身旁，並無邪念，也就沒阻止她與白狐來往。

她常常回來，告訴她白狐妹妹的事。

她想助書生進京趕考，但是沒有盤纏。

老道士說，她若要與書生一起，就得拋下所有，以凡人方式生存，不得使用妖術擾亂人間。他們很窮，她進大戶人家當說到這身，她癢了癢嘴。「我現在知道，為何你會說煙花女子不好了。」

送往迎來，陪酒賣笑，對所有的男人使媚，真的很不好。

鳳遙拍拍她，一如以往，將她摟進懷中安慰。

工作表1

她將臉埋在主子懷裡，吸了吸鼻子，還是覺得好難過。

白狐是為了書生，明知不好還是願意去做。後來她問白狐，這是為什麼？

白狐說：「因為我愛他。」

愛？因為愛，做什麼都可以嗎？可是書生發現了，誤會她貪慕榮華，與她大吵了一架，罵她煙視媚行、恬不知恥。

直到她哭著將攢足的銀兩給他，書生才頓悟她的心意，好懊惱地抱著她流淚，直說：「今生定不負妳……」

後來，書生上京了，白狐便日日倚門而盼。

她常去找白狐，發現她一日比一日憔悴，白狐告訴她，人間的老道長不允她靠近書生，但她保證自己是為報恩，絕無危

她覺得白狐好傻，好了短短時日的相處，拿自己五百年的道行去賭。

「值得的。能與他戀上一段，就是一年、一月、一日，甚至一刻，都值。」白狐淒傷而不悔的笑容，至今她仍忘不了。

後來，書生真的高中了，衣錦還鄉，捧著鳳冠霞披回來尋她，要她風風光光過門，成為他的妻。

但他找了很久，都沒有找著她。

鄉人說，她耐不住寂寞，與大官走了，去過風光的奢華日子。

他怎麼也不信，守在過去兩人相守的竹屋裡等著，夜裡，眼神空洞而悲傷，一遍遍地自問：她真是那種虛華女子嗎

他得不到答案，也從來不曾見過竹屋外那?飄蕩的魂，悲涼而淒傷。

為此孫旖旎哭了好久好久。

白狐元神耗弱，臨時前，她答應過她，要想辦法讓她與書生再結來世緣。

鳳遙聽了，只是搖頭嘆息。「白狐情孽過重，若帶著如此深重的情孽轉世與書生重逢，也必會災劫重重，這是妳想見到

或許任她就這麼灰飛煙滅，對她才是仁慈的做法。

她不允，硬是要救，鳳遙拗不過她，只得出手，護住她的元神不散，等待時間轉世。

有一天，她突然想起書生，又溜到凡間去，發現書生已娶了妻，孩子也將在今年秋天出世。

她氣極了。白狐妹妹為了他幾乎賠上一切，他一副情深男子模樣，才沒幾年便將舊人拋諸腦後，歡歡喜喜迎新婦！

這是什麼愛情！一點都不值，她真想將男人的心挖出來，看看白狐妹妹被他擺在哪兒！

那株栽在書生舊居的柳樹精諷刺笑道：「男人不都是這樣嗎？個個薄幸寡義，早勸過白狐了，她偏聽不進耳。」

「才不是！」她直覺反駁。「至少我家主子就不是！」

主子待她極好，什麼都依她，身邊也一直都只有她，才不像柳樹精說的那樣，個個寡情又三心二意。

「祂只有妳？」柳樹精像聽了什麼天大的笑話。「別說靈山只栽妳一株雪絳草，其餘花花草草祂從不入眠？」

「……」她想起了睡蓮姊姊，多清靈絕美；還有桃花姊姊，風姿俏麗……主子時時都在盤算她們幾時能修得肉身……

工作表1

書生一開始也只有白狐，但是人間佳麗如雲，他心頭又能惦著白狐多久？

「從來只有痴傻女子為情郎付出一切，妳幾曾見過男人將他的一切交托予一名女子？」

是嗎？所以.....主子會不會也像書生一樣？她要如何才能確認這一點？

「向祂要元靈丹呀，要是祂肯給，真心便無庸置疑，就像白狐願為書生交付一切的心意。」

柳樹精的話如魔咒一般，日日夜夜在腦中回繞，揮之不去。

鳳遙察覺了她的不快樂，關懷探問。「怎麼了？誰惹我們家旖旎心頭不順，眉兒不展？」

她偏頭，避開長指逗弄，完全提不起勁。

祂這才驚覺事態非同小可，抱來她，與她眼對著眼，鼻對著鼻。「來，說說看妳又在人間瞧見什麼了？」

她抬眸，低道：「我覺得不公平。」

「什麼事不公平？」

「為什麼死的是白狐妹妹，不是書生？」

她就為了這個看不開？

「沒有什麼公不公平，情真意切，願為對方付出，明知賭命也是她自個兒的決定，無人勉強她。縱使最終輸了切，也當

「那，我要看你的元靈丹。」祂願不願意交付？願不願信她？

鳳遙愕笑，不懂這話題是怎麼跳的，能夠由白狐的死轉移到祂的元靈丹。

見祂只是一逕沉默，未曾給予回覆，眼眶逐漸蓄起水氣——

祂不願意，祂不肯！她對祂沒有那麼重要.....

「怎麼這樣就哭了？我又沒說不。」祂搖搖頭，完全拿她沒轍。

也許真是太寵她了，明明不只一次告誡自己不該事事順著她，下一回依然無法拒絕她任何要求。

鳳遙緩緩吐納，口念心訣，引出體內的元靈丹，直到一顆赤紅珠丸凝聚在自己托起的掌心，彤光燦燦。

小小一顆元靈丹，卻蘊含祂萬年修為，凝聚祂的生息命脈。

祂連命都敢交到她手中。

她驚奇她張大眼，望住被移往她掌間的紅色珠子。

這.....就是祂的元靈丹？

人間男子起誓，總說要挖了心給情人瞧瞧，鳳遙挖了心也不會死，連結祂生息命脈的是這種元靈丹，如人間男子之心。

她左瞧、右瞧，要如何才能知道，這裡面有沒有她呢？

工作表1

鳳遙被她惹笑，她好奇心向來便重，因為也沒多想其他。

「借我玩玩，晚些再還你。」她像個小惡霸，也沒問人家主人願不願意，便捧了往外跑。

她愛玩便給她玩，玩個三、五日還不成問題，她雖純真、孩子氣了些，倒也知輕重，不會胡來的。

誰知，這一回偏就惹出了天大的風波，導到祂幾乎元神散盡，千年歷劫……

* * * * *

「睡蓮姊姊……」她小心翼翼捧著元靈丹來到池畔，探頭道：「我問妳、我問妳唷，主子的元靈丹是祂萬年間一點一滴

「傻丫頭，誰說元靈丹聽得出思緒的？」初醒的睡蓮伸伸枝葉，身姿迎風搖曳。

「咦！不行嗎？」柳樹精騙她！

「妳想知道什麼，直接問主子不就好了？」

就是怕主子不肯實說呀！

可……祂的生息命脈在她手中。心底小小的聲音反駁回來。

祂一直都極寵她，就算未來也會寵睡蓮姊姊，只要不會少疼她就好，她不一定弄懂人間在說的什麼愛呀情的，對不對

雖然這樣想心裡會悶悶痛痛的，她還是決定推開這惱人事兒，不要再去探究這個沒有答案的問題。

拎著裙擺欲回竹屋，她才上了曲橋，腳下便給絆了下，差點跌落池子裡與睡蓮姊姊作伴，捧在胸前的元靈丹也被拋飛而

「啊！」她急急忙忙爬起要去撿，一道身影快了她一步奪去。

原來方才絆倒她的不是藤索，而是柳枝。

它化成人的模樣，好醜，非男非女、妖魅異常，是所有柳樹都生這副德性，還是它墜了魔道？

「你怎麼進來的？」一般妖物不可能進得了靈山。

「妳忘了，有一段時間妳常去找小白狐。」他就是在那時悄悄吸取了她身上的仙氣，才得以突破結界到此。

「臭柳樹精！把元靈丹還我！」

「還妳？」柳樹精把玩著掌間溫熱如火的光球。「我好不容易才騙到手，吞了它能增千年修為呢，如此至寶，怎麼可能

原來，他真的很在騙她！

「那是我主子的！」貪心鬼！要道行不會自己練嗎？好可惡！

她伸手去搶。

不記得究竟是如何發生的，當時情況混亂，兩人起了糾葛，鳳遙聽聞吵鬧，循聲而來，柳樹精見了祂，又讓孫旖旎糾纏

第九章

說完了。

工作表1

她安安靜靜，等著臨江罵一句：「妳是笨蛋嗎？！」就像她以前常常教訓他的那樣。

現在回想起來，那時的她真是蠢到姥姥家去了，因為太愛，愛到心生恐懼，無法承受失去，於是便患得患失。

以至於旁人三言兩語挑弄，便無法理智思考，做出悔恨終身的事。

她只是想確認自己在祂心中的地位，最後，卻讓祂付出如此慘痛的代價。

她不敢面對祂，怕瞧見祂眼中的責備。祂那麼信任她，元靈丹卻在她手中遺失，她辜負了祂的信任。

於是她離開靈山，日日夜夜地找，連片刻休息都不敢。早早尋回元靈丹，她才能回家，親口向祂道歉。

可是，祂沒有等她。

等她找到臨江、也找到藏匿在祂身上的元靈丹時，主子已經元神散去了。

她不知道自己那段時間究竟是怎麼過的，每日坐在竹屋裡足不出戶，望著祂睡過的床鋪、穿過的衣、讀了一半的書冊，祂若是知曉，定會笑稱不可思議，向來愛笑好動的她也能沉靜如斯，修身養性起來。

以往，天大的事都有祂頂著，她才會肆無忌憚，開心地笑、盡情玩耍，可現在，她闖出大禍了，以後再也沒有人會縱容，只剩她一個人。

好安靜、好寂寞、好.....害怕。

她攢起一顆祂睡過的枕，靜靜落淚。

「主子.....」

「別哭了。」竹屋前，白髮老人輕聲道。「鳳遙有話要我轉達給好。」

主子有留話？！

她胡亂？了？臉上淚痕，急忙上前。「祂說什麼？！」

太白星君道：「聚魄燈可凝聚天上元神，點七天七夜，總算護牢祂的元神，送往人間投胎了，所以，妳也別哭了。」

也就是說，祂沒有灰飛煙滅？

「祂投胎到哪裡？！我要去找祂！」

大白星君搖搖頭。「不行，祂要妳先完成交托予妳之事，否則，不許去尋祂，尋了祂也不願回應。」

由太白星君口中得知，主子用最後殘餘的能力留了訊息給她，可她得自己去找出來。

「祂還說.....從今天起，妳是一個人，不可再胡鬧，不可再迷糊，凡事三思而後行，要堅強、獨立。」

所以，如果她開始獨立，變很堅強，會處理很多事情，辦到所有祂交代的事，是不是就可以回去見祂了？

「祂.....恨我嗎？」

工作表1

太白星君搖搖頭。「這祂沒明說。妳何不完成祂交付的任務，再自個兒問祂？」

「好！」她會完成，收拾童心，學會成長。

她以為不難，但其實……好難。

一開始，她想到主子總是哭。

後來，怕主子覺得她不長進、不夠堅強，她開始學著笑，用笑容來壓下思念祂時鑿心的痛。

她也開始習慣一個人，不再依賴，沒有撒嬌的對象了，也漸漸忘記如何撒嬌。

她懂得堅強了，她知道該怎麼處理許多許多的事，變得聰明，聰明到大家都誇獎她，可是，她還是不曉得主子在哪兒？

她一個一個找出主子留給她的訊息，那不難，她感應得到屬於主子的氣息，但是一顆光球包裹著一個字，她要找到什麼？

比如主子卜算預知的能力，不知是祂存心或意外，光球整個碎裂、分散在上千人身上，那些人多半是卜算師，因為主子

光是那上千個人，她就花了近百年的時光才一一收回，凝成光球，讀祂留下的那個字。

有的時候，她真的好累、好累了，可是她不敢停下來，怕這一停，就永生永世都見不著她的主子了。

就算祂怨恨她也好，就算祂是存心責罰她，要她以此贖罪也無所謂，她一定要湊齊，只有湊齊了，她才能去見祂。

可是真正找著了、見到祂，卻又開始害怕。

怕那雙望著她時總是盈滿暖暖憐寵的眼眸，只剩下冰冷無情的恨意，直到現在，用了千年的時間做準備，她還是準備不

於是當他六歲半那年，首度提起他們的過去，她驚恐得以為他就要想起來了，嚇得連夜逃開，換來他十年的怨。

然後，就是這一次——

他不要她出現在眼前，她又好想好想他，只好再一次仿向唯歡的容，但是偏偏又當著他的面說出分手那種鳥話，搞到現

臨江一直很安靜地聽，很安靜地思考，然後歪著頭，困惑地發出疑問。「那妳現在這樣……自己跑掉讓他怨恨，還有他

在他看來，結果都一樣呀。

一語，問得她腦袋空白。

同樣都是不諒解，需要區分恨意的深淺嗎？

她只一心恐懼著，怕他想起自己是害慘他的人，可是……如果最終結論都是失去，為什麼不在徹底被怨恨以前，好好地

她垮著臉，很想哭地哭：「我是不是很豬頭？」

把一切都搞砸了！

現在，就算他什麼都還沒想起來，以他的個性也絕不可能容忍她拋棄他兩回，這一次他說什麼都不會原諒她了！

「不然，就把真相都告訴他好了，反正，最糟不過就是這樣了，讓他自己決定要原諒妳還是怨恨妳。」

工作表1

這樣，她也不用猜來猜去，飽受煎熬。

臨江拉起她的手，直接就往鳳遙住處走去，連退縮的機會都不給她便迅速按下門鈴。

「等、等一下啦！我還沒準備好要怎麼說……」

「就像剛剛跟我說的那樣，再說一遍就好。」

「可是……」

「施施。」他突然正色道。「我很認真問妳一件事。妳會對我那麼好，跟他有關係對不對？」

全綺情街，她最疼他，也只許容他喊她「施施」，他很早就想問為什麼了。

她靜默了下，才低低吐聲。「他的元靈丹在你身上，那是他萬年靈修的成果，你身上……擁有最多屬於他的氣息。」

他是擁有最多的人，靠近他，便能感受到主子的氣息，在很想、很想他到快要無法承受時，聽臨江喊一聲「施施」，她

也許是受元靈丹影響，某些時候，臨江的氣質神韻有些肖似於他，所以她總是忍不住對臨江好、捨不得虧待他。

「這樣嗎？」所以算是愛屋及烏吧！可是對方好像很在意這點呢！

「你們說完了沒有？」鳳遙拉開大門，面無表情地下逐客令。「要聊天請不要選在我家門口。」

被他冷然的眼神一瞟，她立刻成了縮頭烏龜，下意識便要往後躲——

臨江伸掌抵住她的背，不讓她再退。

「她有話要跟你說。一定要好好講喔，姊姊，還有……」他目光移向鳳遙。「姊夫。」

「喂！」這小鬼，在亂喊什麼啊！是嫌她還不夠惹怒鳳遙嗎？

偷偷瞄他一眼，咦？居然沒反應。

於是，她不著痕跡地悄悄往前移一步——

「鼻子想被撞扁就再走近一步沒關係。」他冷冷警告。停在門把上的手，顯示他不是說說而已，他真的會把門甩在她臉上。

「對不起嘛！我不是故意要違抗你的命令，是因為……臨江啊，你不覺得這個小朋友很可愛嗎？要是你收回元靈丹，他

「就這樣而已嗎？」他會因為她與他唱反調就氣成這樣？她這是把他看得太心胸狹隘還是存心裝蒜？

孫旖旎眨眨眼。她的罪狀有這麼多條嗎？

「分手呢？」裝失憶嗎？

她愕愕然張嘴，神情呆滯。

「怎麼？妳還真以為我看不出來？就憑妳那麼差勁的仿容術？！」那陣子她一天到晚在他家混，他常常得同一時間看著

大受驚嚇之下，空空的腦袋完全無法運作，她言不及義地低喃：「我的仿容術……才不差……」

「那是重點嗎？！」

都什麼時候了還跟他耍白目！

「孫旖旎，妳是玩上癮了是不是？！還是當我太好耍弄，任妳一玩再玩，呼之即來，揮之即去？我不是妳養的狗！」他真的氣壞了。

孫旖旎很快領悟這點，同時，也慌了。

「不、不是，我沒有……」她怎麼會把他當狗？他是她最尊貴的主子啊。

「不然呢？妳總是說來就來，說走就走，不管我以前的身份是什麼，妳當時甩下的，是一個不到七歲，從一出生就被親

「才不是！」她驚呼。

鳳遙完全沒有給她辯駁的機會，一旦起了頭，便再也壓抑不住藏在心底多年的痛楚。「我只知道，妳確實拋下了我，任他的驅離、他的「不想看到妳」，從來都不是真的厭惡，而是拒絕心痛，拒絕張開懷抱之後，她又再一次從他身邊走開。無論前生為何，目前的他們，能力差距確實太大，一旦她要走，他追不上。可是，他還是克服了心裡的不安，坦然接受她說分手。

她說……要放棄他。

當時的他，會有多難過？

她明明懂那種感覺，怕被對方遺留下來，怕自己追不上對方棄離的腳步，這種恐懼日日夜夜都在噬食她的心，她竟然沒孫旖旎閉上眼，心痛得無法呼吸。

「妳哭什麼！」該哭的是他吧？

鳳遙生硬地別開臉，拒絕敗在她的眼淚之下。

她像是下定了什麼決心，深吸一口氣，伸手拉了他便走。

「妳做什麼？」他可以用開她的，女子的力道畢竟還是不若男人，但那不重卻堅定的捉握，竟讓他一丁點想掙脫的決心

「讓你看一樣東西，你有權利知道被如此對待的理由。看完之後……」她頓了頓，自嘲一笑。「你應該會更恨我，更不

可是，她還是要讓他知道，他不是惡鬼轉世，沒有被任何人嫌棄。她不能讓她的主子承受這樣的屈辱，無論是他這一世一路回到街尾的自宅，踩著階梯上樓去，她才鬆開手。

他第一眼便被擱置在床頭的物品引去目光。

那是一只玻璃瓶，裝在裡頭的是數顆浮動的光球，宛如水晶，但是水晶沒有它的光芒耀眼，也沒有它的晶透燦然。

「那些是你留給我的，你說，沒找回它們，不許去找你。我找了好久好久，才找到這些。」她低著頭不敢看他，直直地

「其實……元靈丹會遺失，全都是我害的。我拿它來測試自己對你的重要，我任性又貪玩……才會闖大禍……」

工作表1

「這些年，少了主子的庇護，我一個人遇到事情再也沒人可以撒嬌耍賴，就自己想辦法，我學會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也鳳遙安靜地聽著，不發一語，沉晦容顏看不出喜怒。

「妳就為了這個，一再推開我？」

「我怕.....你想起來.....」

「沒錯，妳說的對.....」他搖頭，不可思議地低喃道：「這女人真的是白痴.....」

她顫了顫，更加將自己縮成小蝦米，吭都不吭一聲。

「如果我說，這些我已經知道了，是我要先吐血還是妳要吐給我看？」

「什.....麼？」腦袋炸開，她懷疑自己產生幻聽，呆滯無神的表情愣愣地瞧他。

「我說，那些事情，我知道。」在她歷火劫的那回，他便想起來了。

怎麼.....可能？！

太大的驚嚇，讓她幾乎失去語言能力。

「可是.....你那麼恨我.....」和他在一起時，一點都感覺不出來呀？

「那是意外，我沒怪過妳。」在靈山，她出不了什麼差池，況且他知道她再愛玩也懂分寸，不至於跑太遠，可誰也沒料到既是意外，便沒有怪罪她的理由。

誠如他曾對她說過的，明知賭命也是自個兒的決定、無人勉強。縱使最終輸了一切，也當無怨。

他，無怨。

「那.....」她看了看床頭櫃的物品。為何要如此折磨她？

鳳遙只消一眼，便看出她往牛角尖鑽了。

那從來就不是懲罰，只是在發生事情後，才驚覺自己太過寵她，寵得她不識人心險惡，嬌弱得不堪一擊，一但沒有了他因此，他要她沒辦到自己交付的任務前，不許尋他。

他只是希望指引她一個目標，就像母鳥將雛鳥推出巢外，讓她能夠學會堅強、學會獨立，在保有純真的同時，也能夠聽她做得很好。

有了目標與信念，便不至於茫然失措，她的長成與蛻變在在令他為她感到驕傲，又哪來的理由怨恨？

孫旖旎似乎有些懂了。

他不怪她害慘他，也不怪她害他在人間千年飄泊，唯一怪的，是她推開他。

他只是.....想要她牢牢牽住他的手而已。

她懂了，明明該欣喜，淚水卻不聽話地肆意奔流。

工作表1

也許是千年以來飽受煎熬的恐懼終於得以釋放，也或許是領悟他從來沒有想放開她的意思……大悲大喜間的落差，教她怎麼……

面對眼前狂哭的女人，鳳遙整個傻眼。

不是梨花帶淚、不是歇斯底里，而是完全孩子式的哇哇大哭，他一輩子都沒有見過哭得這麼隨興的女人。

「孫旖旎，妳夠了吧？」休想用這招要他心軟，他不會的，絕對……不會。

「這是我家，你管我！」

居然反嗆回來，剛剛那個委屈兮兮的苦情小媳婦呢？川劇變臉都沒她快。

妳家是吧？鳳遙氣悶地轉身想走，邁開的步伐卻莫名地被哭聲給綁死。

她這種哭法，綺情街所有的屋子都要給她哭垮了。

他移動僵硬的步伐，繞了回來。「孫旖旎！」

「嗚……」她不理他，一心一意地哭。

沒轍，他蹲下身，抬起袖子胡亂替她拭淚。

不知是哭得太厲害，嗆著了還是怎樣，一口氣吸不上來，又喘又咳。

「喂！」別鬧了，這很老梗，他不會中招的。

她兩手死死地抓住他衣角不放，他想了想，伸掌去拍她的背。

「不准再哭了。」

「你用……嗝……什麼身份命令我？」

還哭到打嗝！都幾千歲的人了！

舒舒服服趴在他身上，她眼皮一鬆，便任其垂落，像個剛胡天胡地玩鬧過的小嬰兒，精力耗盡就想睡了，任性得完全不她在耍賴。

撐了千年不曾任性過一回，就這一次，找到那個最寵她的人了，讓她賴皮一下下也不為過吧？

睡著了？！

鳳遙簡直不可思議。

「休想我會這樣就放過妳！」瞪著倚在他懷中過分甜美的睡容，他滿腔的氣悶完全無處可。

睡夢中的她，不知是否感受到了他的惱人低咒，唇畔淺淺地、淺淺地彎起一?憨甜笑意。

「混帳丫頭！」他悶悶低咒，抱起她回床鋪的力道卻是不受控制的輕柔，絲毫不捨得驚擾她好眠——

第十章

綺情街本月新娛樂——記錄孫氏俏房東吃癩史。

大家剛開始只是端端椅子，嗑個瓜子看戲，看她追在？遙後頭笨拙地求和、道歉，花招百出，愈挫愈勇，讓一群人在後面
接著看出興趣來，開始記錄她一天要吃鳳遙多少閉門羹。

最後，甚至不像話地開賭盤下注起來，由寇君謙召集兼做莊，樊君雅記錄賭資，其餘下好離手……

「這、這樣是聚賭吧？」良心比較大顆的臨江一直在道德勸說，怎麼可以拿旖旎被拒絕的血淚辛酸史來當賭注！

「那你到底要不要下注了？想想你心愛的寧夜、你的電影票、你的約會錢……」相當懂得誘人犯罪的雙胞胎姊妹花涼涼

「那我賭二十分鐘。」最後一顆道德良心正式淪陷。

嗚！旖旎對不起！我要養家活口，星期六還要和寧夜去拍大頭貼……

果然，某人還是沒能撐過半小時，在邁入第二十分鐘大關之際，被趕出54號大門。

「鳳遙，我快流鼻血了啦！」

他奇怪地投去一眼，門又還沒甩到她臉上，現在唉未免太早。

「鰲很補，不要太常餵好不好？真的會流鼻血。」

不錯嘛，心情很好，還能自我調侃。

鳳遙扔給她「妳無不無聊」的一眼，逕自關門進屋，完全不想理她。

本次賭盤大贏家臨江捧著大把賭金，內心罪惡感好重。

「旖旎，我賭金分妳。」想到旖旎平日那麼疼她，敵不過良心譴責，他還是乖乖去自首了。

孫旖旎瞄了眼全數孝敬上來的賭資，她哪會不知道那群小鬼頭在她的地盤上玩啥把戲，這些錢在她眼裡，連塞牙縫都不

「免了，你要真的有心就幫我多想幾個道歉求和的方法。」

「還要？！」都已經坦白跟她說賭盤的事了，他實在很佩服旖旎的毅力。

「當然。」她現在滿心只想著怎麼讓鳳遙消氣原諒她，管多少人在後面看她笑話，她才不在乎。

於是，臨江只好絞盡腦汁，幫她想求愛花招。以前對寧夜都不曾這麼費腦力去追求說……

* * * * *

最近的天氣相當詭異。

前一刻還艷陽高照，她按下他家門鈴後的下一秒就下起傾盆大雨。

然後有人就會趁機說：「雨下好大喔，你不會忍心趕我去淋雨吧？」

工作表1

當然不會，所以他塞了傘才趕。

下雨天，不見得定是留客天，尤其她家只在巷尾而已，步行不超過三分鐘，需要留什麼客？

「雨師，多謝友情贊助，可以停了，沒用。」

他聽見門外的人如是說，然後只下在綺情街的雨立刻收得乾乾淨淨。

連呼風喚雨的招數都使出來了，她還有什麼沒想到的？

在邁入第一個月之後的某天，鳳遙預備回育幼院一趟，才出了門，沿路便不斷有人問他：「跟女朋友吵架了？」

不然就是說：「原諒她啦，人家都道歉了。」

「我沒有女朋友。」他一概面無表情地回覆這句。

「哪裡沒有？」路旁小販指了指他後頭，始終隔著十步之遙小心翼翼地跟著，一臉期盼望住他的女子。

真的就是十步，不多不少。

少一步怕惹怒他，多一步又無法忍受離他太遙遠。

他買了早餐和報紙，坐在公車等候處的長椅上，攤開報紙，夾在其間的廣告傳單掉了下來，他彎腰拾起，不經意掃過上

主人，你還是很生氣很生氣嗎？

請息怒，你想怎麼樣懲罰我都可以喔。

圖片是一張大眼兒水汪汪、一臉討好姿態、並且露出美麗長腿的Q版性感小女僕，五官神韻活脫脫是孫旖旎的翻版。

鳳遙迅速揉掉傳單，往垃圾桶丟。

她究竟在幹嘛？這麼曖昧又遐想無限的文字，不知道的人還以為這是什麼色情廣告。

他完全不敢想這樣的傳單她還印了多少份。

雖然只一眼，那手捧皮鞭奉上的挑逗姿態已然印入腦海。

明知這想表達的意思叫做「負荊請罪」，他還是不由自主地略略紅了耳根。

依他對她的了解，要說她畫這張圖完全沒有任何隱藏涵義，他絕對不信，她那顆腦袋離正氣凜然還有很長一段距離。

在她身後，老是在吆喝聚賭的幾個人顯然也正在看那張傳單，誇張地笑到人仰馬翻。

這一回，大概又要賭他會怎麼回絕她了吧？

鳳遙看在眼裡，莫名感到一陣胸悶。

她一心一意向他求和，完全不在乎鬧多少笑話給別人看，可她不是小丑，不需要提供娛樂給人觀賞！

他繃著臉，冷冷喊了聲：「過來。」

「咦？」在叫她嗎？

工作表1

聽聞主子召喚，骨氣放兩邊，開開心心飛奔而去。

那份剛買好的早餐被塞到她手中，熱燙的溫度透過紙袋熨貼掌心，也暖了她的心。

「那你呢？」

「吃過了。」

所以這是專程買給她的嗎？

雖然他表情還是冷冷的，說話沒什麼感情，可是心裡一直是惦記著她的！

孫旖旎漾開甜甜的笑，拆了紙袋就地嗑了起來，不管入口的是什麼，主子的心意嚐起來就是美味珍饈。

他等的那班公車來了，他沒移動腳步，從容地攤開報紙翻到社會版。身旁的人右手拿筷子，左手捧著培根蛋餅，偶爾再

約莫過了十分鐘，她吃飽了，他也收起報紙，尖峰時段的下一班車也差不多該來了。

他還是沒多搭理她，但已足夠讓後頭那群愛賭的人全體陣亡。

「被怨恨了……」莊家寇君謙收起賭盤，他再遲鈍也知道鳳遙在不爽。

對啦，他們是愛看熱鬧，但還沒惡質到拿別人的失敗當笑點的境界，鳳遙那冷冷的眼神讓他好害怕呀。

那個不知道是人是鬼的孫氏房東都那麼厲害了，那她的主子……寇君謙打了個冷顫。

嗚，真犧牲，這年頭當另類小紅娘還要被白眼——

* * * * *

傍晚，鳳遙到門口的信箱取信件和晚報，下意識又望了望。

沒有，她還是沒來。

盯著手上一點都不急著看的晚報和幾張無用的廢傳單，他忍不住又想起前幾日那張別出心裁的公開道歉函。

這段時間，她的努力他都看在眼裡，無論他如何冷眼以對，她從來不會在他眼前消失超過二十四小時，常常前半日才剛

她很努力、很努力地以行動向他證明，無論如何再也不會放開他的手了。

才堅持一個多月，老毛病又犯了嗎？

心房微開，不肯承認下意識在盼她，鳳遙氣惱地轉身要進屋，正好對面的大門打開，他認出那是雙胞胎中的妹妹，手上

他皺眉。

雙胞胎的廚藝和她是比爛的，真要品嚐美食，她通常都是厚著臉皮巴到朱寧夜那兒和臨江搶著吃，除非想不開存心測試

他剛剛瞄了一眼，那一坨……嗯，是食物嗎？她不會想毒死孫旖旎吧？

往街尾的方向望了望，深鎖的眉心再也不曾舒緩。

工作表1

一整晚，他心神不寧，做任何事都頻頻閃神。舉目望去，過於悄寂的空間總覺得少了些什麼……

曾幾何時，習慣了她的胡鬧、她纏賴在他身上的體溫，那些本來怡然自適的靜謐，全都成了寂寥。

他放下看了一半的書，起身預備前往尾街的孫宅。他必須親眼確認她沒事，否則今晚是無法安睡了。

「鳳遙……」

輕飄飄的嗓音挽留住他的步伐，他視線往陽台同樣輕飄飄的身影移去。

幸好他從小被嚇到大，也幸好他住的是綺情街，什麼驚嚇的場景沒見識過，多多少少還能處變不驚，心跳維持每分鐘平

「妳幹嘛？」他指的是她一副虛弱女鬼調調，浮在陽台外飄來飄去，身上還裹了一條白色大被單。

「來跟你說晚安。」

「我是說妳身上的被子。」很特別的造型，由頭裹到腳，只露出一張小巧的臉蛋。不曉得是不是路燈投射的關係，還是

「因為我冷。」

「冷？」

「對。我今天很虛，沒有力氣來找你，一切活動暫停，我沒有不要你喔。就這樣，晚安。」

「等等。」他追上前一步喊住她。「妳生病了？」但又怕一整日沒見到她，他會誤會，還專程跑來讓他看一眼，順道解

「什麼態度啊……」她對他狐疑的表情很有意見？

「我以為妳是不會生病的。」他慢吞吞道。

「喂，植物也是會有蟲害、寒害、一堆害好不好！」

「那妳現在是什麼害？」

「我缺乏滋潤。」她瞄他一眼，好哀怨地說。

「……」如果她現在是以植物形態出現，他會很胸有成竹地潑一盆水下去，但是以女人的形態……他真的很難控制自己不

他咳了咳，力持面無表情地問：「請問我該如何滋潤妳？」

「真的嗎？你真的願意嗎？」她整個人很興奮地飄進房間，抖落身上的被子直要朝他撲來……如果不是他及時側身閃避，他

本來還疑惑她今天怎會如此安分，原來在玩這花招。

「妳不要太過分。」

「我就知道。」被他冷眼一瞪，花顏垮了下來，識相地沒再上前，自己拎回被子，一步步往外走。

他幾乎可以想像她頭頂的烏雲，再外加打雷閃電的淒慘情境——她臉上的表情就是有這樣的效果，拎起長長的被單拖在地

「等一下。」明知道這極可能是她耍的小花招——不，是百分之九十九肯定，偏偏那剩下的百分之一，還是讓他心臟不

工作表1

「幹嘛？」她吸吸鼻子，十足可憐的棄兒表情。

他彆扭地走過去，傾前啄了下嫩唇。「這樣可以了嗎？」

「我可以要求再久一點點、用力一點點、再深入一點點嗎？」本以為會再換來一句「得寸進尺」的瞪視，沒想到他靜默這回，是長長的一記親吻，而且是首度由他主導的親吻。

他先吮了吮上唇，然後是下唇，輕輕吮咬，逗得她發癢，張嘴抗議低嘍，他這才順勢入侵。

他記得，她有顆小小的虎牙，明明是絕艷佳人，這顆虎牙讓她笑時多了幾分稚氣，帶著既純真又嬌媚、既無辜又撩人的。他的吻不若她的狂炙如火，溫溫的、徐徐的，點滴加深，綿長而深刻。

好半齣，他才鬆開她，睇視微喘的暈紅嬌容。

「這樣夠了嗎？」

「不夠不夠。」她貪心地上前，想再多偷幾個吻，讓他偏頭避了開。她不滿地嘟嘴，捂著胸口似真似假地哀嘆。「鳳遙，夠了喔！她是女鬼嗎？還陽氣咧！」

「上回是你的本命丹在我身上，那這回呢？」看她多能掬！

「你明知道，我是由你渡持才能化為人身，我又一直都很認真在修行……」

還敢講，好逸惡勞，實不可取。

她乘機窩進他懷裡，軟綿綿地攀靠。「人間真不是人住的地方，待久了難免身體不適嘛，以前我每隔一陣子都會回靈山。說來說去，全成了他的錯？」

鳳遙實在拿她的強詞奪理沒轍。「結論呢？」

「你是由靈山的靈氣風華所蘊化，身上有它的氣息，靠近你也是一樣的……」

「是嗎？」他一時分不清哪一句是真，哪一句是假。

先前她又是淋雨，又是在他陽台跳大腿舞誘惑他，再強健的身體也禁不起她這樣玩，看她一副體弱氣虛的模樣，他一時誠如她所說，她是經由他五滴精血渡持而來，他們的氣息確實能夠相合，這他完全無法反駁。

他太專注於沉思，一個不留神，便教玉手給攻陷了胸膛，轉眼間脫去上衣、壓上床鋪，全部動作一氣呵成，而跨坐在他的鳳遙下腹一緊，燃起莫名的躁熱。怎麼說他也是個正常的男人，不可能無動於衷。

呼吸隨著她撩情的舉動愈見急促，他喘息，張臂攬住她，反身將她壓向床鋪，全面投降，兵敗如山倒。

* * * * *

他不曉得，自己原來也有如此孟浪的一面。

工作表1

回想起稍早前狂炙如火的激情，他便羞愧得無地自容。

而那個酒足飯飽的女人，如今正靠坐在床邊，嬌容粉撲撲又紅艷艷，哪還有一丁點兒蒼白的影子？就只差沒拿根牙籤剔

他真的極度懷疑自己被她給誑了.....

偏偏，他現在是人類，什麼都不懂，她說什麼都只有照單全收的份.....

就是這一點，讓他心裡極度不平衡。

「所以現在，妳應該沒問題了吧？」至少沒再聽她用女鬼調調喊「我好虛弱」了。

「還不錯，如果可以再來一次的話會更好。」

「.....」簡直是——豈有此理！

他氣悶地瞪她一眼。「女神棍！」

「是啊。」不騙財，專騙他的色。

再跟她講下去，他會吐血，這女人完全不知道什麼叫「廉恥之心，人皆有之」！

他下床穿回衣服，身後的她突然開口。「你明明就很在乎我。」

擔心她出事，就算明知道她是在騙他，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可能，他就不敢冒險，情願被她拐騙。

「妳很得意嗎？」他冷冷回瞪一眼，無法不覺得懊惱。他真的是被她給吃得死死的。

「不是得意，是開心，鳳遙，我真的很愛你喔！不管我以前做了多少蠢事，對的還是不對的，都只是因為這個原因而已。」

正在扣上衣釦子的手一頓，又繼續扣完所有的鈕釦，他才轉過身。「那妳以為我對妳是什麼心態？」

她停頓了一下，沒有馬上回答。

可見這個答案，她也不是很確定。

他們是主從關係，有些時候覺得自己是他嬌養的小寵物，不過他寵她比任何一個人都還要多，每次她愛玩、偷懶，他都

「我懂妳的心意，妳卻從來不懂我的」鳳遙望著她，低低嘆了口氣。

什麼意思？

鳳遙打開床頭櫃，取出那一日把話說開後，便由她家中取回的那幾顆小光球。

「妳以為，我要妳取回這些是為了什麼？」

「不就是整我嗎？」喔，好啦好啦，是磨練她，要她學著獨立堅強啦！

「這些字，好怎麼解讀？」

「我怨妳，莫尋。」她一直都是這麼認為的。

他搖頭，打開玻璃罐，靈透光球懸浮在空中。他伸出手，光球感應到主人氣息，似有靈性地自行排列組合，停於掌心上

她張口，愕然望著重新排列後的字句。

莫怨

尋我

「還多了一個「妳」！」

光暈在掌中凝聚，由周曉意身上取回的關鍵字，連結了那個落單的「妳」。

一瞬間，淚霧漫上眼眶，她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還有什麼疑問嗎？」

「沒有、沒有！再也沒有了！」她撲上前，用力抱緊他。

——愛妳

她好笨！真的好笨，居然現在才領悟他的用心。

臨江說的對，他待她真的是用心良苦。

「從今以後，不准再拋下我說走就走，現在的我，真的沒有辦法再追上妳的腳步了……」

她用力吻住他。「不會、絕對不會，我發誓。」

「……嗯。」模糊的低應，融進交纏的唇齒間。

「鳳遙……」想起什麼，她稍稍退開，欲言又止。

「什麼事？」吞吞吐吐太不像她了。

「就……臨江……」很怕再惹怒他，當時他看起來真的很不高興。

「妳希望我不要取回他身上的元靈丹？」

「嗯。我真的很對不起他，要不是我，他也不會遇到朱寧夜……你知道嗎？他之前真的好慘，我答應過要補償他，這一——這叫什麼？慷他人之慨？她倒很會作人情嘛！

鳳遙無奈嘆息。禍是她闖的，這罪過他不幫她還，誰還？

就算不為贖罪，就衝著那一聲「姊夫」，他還狠得下心嗎？

「妳知道……成全了他們白頭到老，我就得面對生老病死了。」

她用力搖頭，連忙道：「我怎麼可能為了保護臨江就犧牲你，那是因為你還有這些啊！」她攏起一掌的光球，捧到他面前。那時會這麼努力去找回它們，就是為了有一天尋著了他，讓他得以有仙術護體，抵擋人類身軀的老與病、生與死。

「這些是你當時所殘留的最後法力，有它護持，要撐過人類幾十年的短暫年歲很簡單的。」

工作表1

「是嗎？」他伸出掌心，光球盡數沒什他掌內，消逝無蹤。

「鳳遙，你不要擔心，我會一直一直在你身邊，你根本就不用追，我始終都在跟著你的腳步走。」纖臂纏上他腰間，她柔了眸光，淺淺揚笑，展臂擁抱她，疑慮盡消。

那是一個毫無保留的擁抱。

今後，也將會是如此，執手相依，無論天上人間。

【全書完】

—————千萬別輕易許下承諾 它將會跟隨你一輩子

有人要謀殺她。

不，更正確的說法是，有鬼要謀殺她。

人？的蓄意謀殺還可以報警尋求援助，但如果是鬼呢？別說報案了，怕是筆錄還沒做完，就會被轟出警局。

華承妍很無助。

看著裹著厚重石膏的右腳，她怎？也不懂，自己怎會惹上、並且陷進這一團混亂當中，那只鬼究竟要怎樣才肯放過她？

這話聽起來很可笑，事實上，她本來是最子不語怪力亂神的人，但是這些日子經曆的、那些荒誕離奇的事件，已經足夠

這世上的確有鬼，並且企圖帶走她。

一個月前，她下班回家，本是單純泡個澡，放松緊繃的筋骨，就在她泡得舒舒服服、昏懶欲眠時，一道模糊的白影在眼

她掙紮著，幾乎用盡全身的力氣，才攀住浴缸邊緣，逃離死亡陰影。

做人不可以太迷信，一定是她工作太累了。

她也想這？說服自己，但是那掐痛頸脖所留下的瘀痕又該如何解釋？

還有那股將她往水裏拖的不知名力量、任她怎？揮舞捶打都碰不著形體的朦？霧影，她找不到任何可以合理解釋的科學說

確實有人（或者鬼？）企圖將她淹死在浴缸裏。

她連夜逃出了租賃的小套房，用最快的速度搬家。

但是，沒有用，那只鬼從此纏上她，她搬到哪裏，他就跟到哪裏。

第二回，是在公司的樓梯間，同樣是一道霧蒙蒙的白影無預警地出現在她眼前飄蕩，似乎存心嚇死她。她恐懼地往後退

從此，那道白影不分晝夜，時時糾纏著她，她覺得自己受夠了！

工作表1

她生平沒做過什?傷天害理的虧心事啊，?什?要這樣對待她?!

將這件事求助于未婚夫，劉致嘉聽得眉心深鎖。

他沒罵她神智不清、胡言亂語，而是溫柔地一遍遍安撫，一面積極替她打聽有名的廟宇、神壇，尋求解決之道，另一方

不只他，連她都懷疑自己是不是精神錯亂了?再這樣下去，她一定會瘋掉。

廟裏的師父說，這只鬼執念太重，不拖她一起走是不會?手的，只能給她幾張符保平安，治標不治本。精神科醫師則是

然後，她搬到了這裏——?情街57號。

她想，她一定是著了魔，那天下午經過這裏，看到57號招租的紅紙，一股衝動便撥了上面的電話。

聽說這裏鬧鬼，住在裏頭的人古裏古怪的。

這不正好?她身邊剛好也跟了一只鬼，大家湊一堆，剛好有個伴。她幾近自暴自棄地如是想。

美麗女房東甚至連她的基本身家都沒問，便說：「你要住進來是符合資格啦，但是——」有意無意朝她身後瞄了一眼。

她身後，除了搖晃的樹影，其實什?都沒有。

看來她被鬼纏身的事，已經鬧到?所皆知了，這段時間，她跑遍了宮廟，也遇到不少詐財神棍，幾乎快麻痹沒感覺了，

「你能給我什?建議?」這一回，又要花多少錢消災祈福?

「我不能，因?問題的症結在你。」

「又是什?前世糾葛嗎?」這一類宿世恩怨的故事，也聽過不少版本了。

女房東搖頭。「不，是這輩子。」

她微愕。這說法倒是第一次聽到。

「是承諾。」女房東盯著她右手的無名指。「他之所以能夠一直跟著你，是因?你給了他承諾。你知道嗎?言咒的力量

「我甚至不知道他是誰!」要從何想起?

「你想見她?」

「想。」她受夠了那一團迷霧般的白影，如果她真的欠了他什?，至少讓她清楚對象是誰，死也得瞑目一點。

對上她重新燃起希望的眼神，女房東一聳肩。「你必須自己想，等想到了，自然就看得見他了。」

完全氣死人的回答。

這有說不等于沒說?她就是想不到啊!

「我只能說，是情債，因?纏在你和他指間的，是人間情誓的紅線。」

工作表1

送走了客人，半掩在房門後的男人這才走出來。

「她看起來好糟糕。」即使失去了大部份的能力，鳳遙多少還是看得出來，此姝印堂發黑，又正逢運勢低迷、流年不利。孫旖旎聳聳肩。「沒辦法，福禍無門，世人自招之。」

「旖旎，那是一條命。」她怎能說得如此輕鬆？

孫旖旎上前，纖指揉揉他蹙起眉心。「不要皺不要皺啦！」明知道她最沒辦法看到他悶悶不樂的樣子。

「那是她的情劫啊，我能怎樣？」雙臂往他腰上摟去，她賴在懷裏討憐。「你知道的，既然是自己纏上去的，當然只有

「但一」她的死劫真是來自那只形影不離的男鬼嗎？他沒有近身接觸，無法確認，但是那只鬼.....魂體純淨，感覺不到

「你真的沒辦法幫她嗎？」明知是天命，他還是學不會眼睜睜看著一條人命在他眼前消逝。

如果過不了這個劫，他知道，那女人真的會死。

「可以呀。」只有面對這個人，答案才會給得超幹脆。

「怎一唔！」

湊上來的唇，打斷他的話。

鳳遙掙紮著，硬是由挑惹纏嬉的柔唇移開，連帶拉出直往他衣服裏頭鑽去的小手。「現在是大白天.....」誰來把這個荒

「這是有求于人該有的態度嗎？」她挑眉。

「.....」他真的還是主子嗎？

鳳遙看了看天花板，努力克服心理障礙，不讓自己覺得這樣的條件交換好像賣身男妓.....

「要不要？趕快決定喔！」求歡遭拒的女人顯然相當沒耐性。

「.....」他默默地松手。

不過就賣身嘛，是不是？是不是？！唉——

那個姓孫的房東說，是情債。

華承妍不確定該不該相信她。

搬來？情街一個禮拜，腳上的石膏也拆了，但她一點也高興不起來。她不知道前面還會有什？等著她，每一天，出門前她

那只男鬼還在，她感覺得到，只是沒再無預警地嚇她？了。

夜裏，她盯著自己右手的無名指，怎？也看不出來所以然來。

這裏真的纏著一條屬於人間情誓的紅線嗎？

她這一生活到目前？止，感情世界並不複雜，一只手就算得完。

工作表1

第一次，是大學時純純的校園戀，畢業之後學長出國深造，自然而然便斷了。

第二次，是她找第一份工作時，對她多有照顧的前輩，後來發現對方劈腿，也分了。

第三次，就是現在的未婚夫劉致嘉。

而這三個人，目前都還好好地活在世上，與前兩個也沒有那?至死糾纏的感情誓約，分得很清楚也很理智，兩不相欠，她不是很想相信女房東的話，可是這些亂七八糟的事，確實是從她訂下婚期後開始發生，若說是情債，這只男鬼抵死不認那?，究竟還有誰，是在這三段戀情之外，被她遺漏了的?

那一夜，她睡得極不安穩，耳邊斷斷續續聽見物體敲擊地面的清脆聲響，以及孩童的稚嫩笑語，隱隱約約……

「妍妍，快一點……」

「妍妍，不要哭……」

「妍妍，牽好我的手……」

人潮太洶湧，那雙小小的手扣不牢，眼看就要被衝散了，她慌急得想抓牢什?，由夢中驚過來，抓了一掌的空虛。

她按著胸口喘息，悶悶的，說不上來?什?。

似乎有些什?，由泛黃陳舊的記憶深處被勾動，卻太模糊，看不清，抓不牢，懊惱不已。

苦思許久，一無所獲，她只得起身梳洗，準備上班。

生活總是要過下去的，一介小小會計，沒有遲到曠職的本錢。

打開家中大門，正要跨出去，滾至腳邊的物體令她硬生生收住步履，低頭拾起那顆圓滾滾的透明球狀物。

是彈珠。

好久沒看到了，隨著時代的變遷，孩子的玩具一個比一個新奇、昂貴，這種不起眼的小童玩幾乎要絕?了。

她?眼望去，真看不出她的女房東如此童心未泯，還蹲在地上打彈珠，兩顆彈珠撞在一起，發出清脆的聲響。

就是這個聲音，害她作了一夜凌亂脫序的夢。

「打中了喔，你要不要去算算看你總共欠我幾個吻?」

地上，寫了滿滿的「正」字。

「你要陰招吧?」很難不這?懷疑啊，哪來的神彈手，百發百中也就算了，他還怎?打怎?不中，這個就極其詭異了。

「鳳遙，我不知道你是這?輸不起的人耶!」

「……」

這對愛情鳥，這種閨房情趣，麻煩你們關起門來再討論好嗎?

工作表1

她很羞地假裝沒聽到，由他們身邊走過，去到公司才發現自己手中一直握著那顆彈珠，忘記還他們了。

她順手放進上衣口袋，看見桌上堆放一些零食，還有糖果，問了鄰座的同事，說是有些同仁離職了，茶水間擺放的零食

她無意識把玩桌上的糖果紙。

是乖乖軟糖，好久沒吃了。

今天是怎?回事? 大家約好走懷舊風嗎?

忽地，一道模糊的影像自腦海閃過。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個人也是這樣，會用乖乖軟糖哄她，去哪裏都會等她，玩扮家

那個人.....已經不在人世。

是他嗎? 那個與她同一年出生的鄰家男孩?

她小時候，總是嚷著要嫁給他。

如果她曾經給過誰承諾，又被她徹徹底底遺忘的，似乎.....也只剩這個了。

可那只是童年戲言啊，怎?可以當真? 就算、就算他們真的曾經很好。

她忍不住要想，是不是就因?他們感情太好，他舍不得她嫁給別人，才要來帶她走? 一個人在那裏，沒有人陪他玩，真

是你嗎? 那個曾經給過我一段快樂童年的男孩?

那個一心要她死、將她逼到幾乎精神錯亂的，真的是他?

整個上午，她思緒一團混亂，無心工作，連連對錯好幾筆帳目，被主管叫去約談，最後主管無奈說：「我看你最近精神

這下好了，連飯碗都岌岌可危。

簡單整理好私人物品，抱著紙箱離開公司，騎著她的50cc.小綿羊回家，才剛騎過一個紅綠燈，正要彎出小巷，發現儀

又來了! 能不能不要再捉弄她了?!

接著，機車把手像有什?不知名的力量掌控，存心與她唱反調，她一個失橫，往旁邊摔去，摔得頭昏腦脹，也摔出一身

夠了，她受夠了!

這段日子以來的忍耐瀕臨極限，緊繃的情緒整個大爆發。

「你是玩夠了沒有! 看我這?狼狽你很開心是不是?！」她跳起來，顧不得一身的疼痛與髒汙，在巷子裏像個瘋婆子一

「?什?要纏著我? ?什?不滾得遠遠的? 我甚至連你的名字都記不起來了，你這樣陰魂不散到底有什?意義? 對過去念念

狠狠發泄完，她跌坐在地面，抱膝無助地??哭泣。

「怎?可以這樣.....你的死又不是我造成的，我也曾經傷心過啊，如果你是氣我把你忘得一幹二淨，想用這種方式逼我想

工作表1

每天活在恐懼邊緣，不曉得自己什麼時候又會出事，這種感覺幾乎快把她逼瘋了！

車子摔壞了，怎?也發不動，只好送修，再坐公車回來。

跛著腳彎進巷內，迎面而來的女房東揚手向她打招呼。「嗨，你看起來不太好，需要幫忙嗎？」

「摔車了，暫時還不需要幫忙，謝謝。」

女房東聳聳肩，朝她身後看了一眼。「那你呢？」

很詭異，她在對著身後的空氣講話，但想起一個小時前自己也做過同樣的事，也就默默閉上嘴巴。

「.....何必呢？生死有命，不要太執著，她心裏又沒有你.....我不跟無法溝通的蠢蛋說話！」某人生氣了，轉身要走，步
這.....是在跟她說話嗎？

華承妍不是很確定。

回到家，拿出醫藥箱，看著腿上大大小小的擦傷，忍不住又悲從中來，抓起手機便撥往男友那頭。

劉致嘉一聽她又摔車了，連忙安撫她，要她別哭，下班就立刻過去看她。

也許就是這樣的殷勤體貼，才會讓她與他走到現在。

平心而論，她真的愛到想跟他牽手走進禮堂嗎？更多時候，其實是貪圖有人陪、有人疼、有人在乎的感覺，這世上，有
不，她不想。

所以，交往一年，他求婚，而她也到了適婚年齡，考慮了幾天，就點頭了。

她大致處理好身上的傷處，約莫在晚餐時間，劉致嘉到達她的住處，帶來了晚餐，還有一瓶紅酒讓她壓壓驚。

他們小酌了一點，也許是不勝酒力、也或許是這些日子的折磨，已經讓她身心俱疲，她覺得好累，眼皮好沈重，再也撐
「妍妍——」

誰？誰在喊她？

除了父母，就只有一個人，只有那個人會這樣喊她，但是她太生氣了，不想要記起他，那個讓她追在後頭跑，哭著喊「

「妍妍，你聽到沒有？醒一醒，不可以睡！一睡就醒不來了，我不要你跟我一樣，你要好好活著，連同我的分——」

好吵！吵得她都不能安心睡了！

耳邊聒聒噪噪地吵，外頭由遠而近的喧囂，在在逼得她不得不撐開眼皮。

映入眼簾的是她的美麗俏房東，然後.....然後，她就什?也不知道了。

再一次跌入深眠中，這一回，終於能夠安安靜靜睡個好覺。

這一回醒來，是在醫院中。

工作表1

「醒了？」床邊，是她最後一眼見到的那個人。

「我.....?什?.....」她不是在家裏睡覺嗎？

「是啊，差點一覺到閻王殿。」彷彿能看穿他人思緒的俏房東，沒什?表情地哼了哼。「要不是那只笨鬼很堅持要拉你，生生死死不過就是一次輪回，棋局玩完了，抹掉重來就是了，有什?好執著的？只有生，沒有死，這世間如何運行？偏偏她身邊就有一堆看不開的執著人，逼得她想不插手都不行。唉，誰教人要進了她的?情街，就歸她管了。

「你在.....說什??」

「晚點警察會來做筆錄，詳細情形他們會告訴你。還有，你以?人家是吃飽撐著嗎？每幹預一次，他魂體得耗弱多少你?坦白說，她對鬼其實比對人還要有好感，實在是那只鬼.....純淨乖巧得好惹人憐惜啊。

「是非善惡，不是單單用人鬼之分那?純粹，人們總是畏懼看不見的鬼神，但其實，有時看得見的人反而更可怕，好好?孫旖旎走了，留下一堆解不開的問號。

半個小時後，員警來做筆錄，解答了那些問號，卻讓她陷入更深的震愕中。

她會在醫院，是因?吞服大量的安眠藥，而員警會來，是因?孫旖旎報了案，有人在她的房子裏燒炭搞謀殺。

自殺與謀殺，真的只在一線之隔。如果說，近來精神恍惚，情緒不穩的她，一時厭世輕生，又或者?生幻覺，誤殺了自己，別說他人了，連她自己幾乎都要如此懷疑。

但事實是紅酒內驗出安眠藥成分，未婚妻在屋內搞自殺，未婚夫卻若無其事地離開她居處，就在大門口，被警方逮個正着，她太驚駭，一個字都說不出來。

原來殺人犯一直都在她身邊、離她最近的地方，而她竟渾然未覺。

第一次動手，是在兩個月前的晚上，他在瓦斯管線上作手腳，企圖制造一氧化碳中毒的意外假象。

第二次，是在公司的樓梯間，原是想將她由窗口推下，制造意外墜樓的假象，但是她身邊真的有鬼，他嚇死了，才會失手。他還在她的機車上動手腳，隨時可能發生交通意外，奪走她的小命，他更加可以置身事外。

那個人——她以?可以交托一生的可靠男子，卻想要她的命。

即使不曾有過深刻纏綿的愛情，這一年交往下來，難道沒有一絲絲情份嗎？就?了一張保單、千萬理賠金，竟然更勝人?她寒毛直豎，渾身止不住地顫抖。

她命得多大，才能這樣一次次從死神身邊擦身而過？

那天晚上，在醫院的病床上，她睜著眼，深寂夜裏無法入眠。

工作表1

原就不期許太深刻的情愛，如今連溫淡如水的婚姻都無法再期待了嗎？她對人與人之間的感情，嚴重地感到灰心失望，出院的第一天，她回到住處，將屋子裏裏外外除舊布新了一番。

既然與死亡擦身而過，沒死成就更應該珍惜生命，好好過日子。

整理完，她到附近的賣場購物，正欲掏出口袋裏的清單核對，一顆清透物體掉了出來，撞擊地面，滾了兩圈後停在她腳邊，是孫旖旎的彈珠。

她彎身撿拾，怔怔然。

賣場音樂播放不知名曲目，女歌手清婉悠柔的嗓音，唱出感傷旋律，撥動心弦，也勾動她埋藏得太深、太沈的記憶。

回憶像個說書的人 用充滿鄉音的口吻

跳過水坑 繞過小村 等相遇的緣分

你用泥巴捏一座城 說將來要娶我進門

轉多少身 過幾次門 虛擲青春

世間最純靜的感情，她不是沒有得到過，曾經也有個人，對她很好很好，把一切最好的都留給她，將她放在自身之前。

從有記憶以來，她總是追著他跑，無論要去哪裏，總是牢牢跟著，信任地將手給他牽。

「妍妍，快一點，娃娃車快來了。」

「毓毓，等我、等我啦！」肥肥短短的小腳努力邁著，怎?也追不上。

「好啦，我不是站在這裏等了嗎？你很愛哭耶！」

「你、你跑掉……嗚……」好不容易追上，小小的掌心揪得好牢，將對方身上印著幼稚園名稱的圍兜兜都抓?了。

「不要哭，乖乖軟糖給你吃。」

拆開包裝紙，總是將自己最愛的口味留給她；明明被拖累了步伐，還是會停下來等她，從不曾棄她而去。

她止了淚，心滿意足含著甜甜的糖，也給他甜甜的笑。「毓毓，你好好喔……」

而後，他會牽起她的手，不管去哪裏，都會帶著她，一直、一直地在一起。

小小的感動 雨紛紛

小小的彎扭 惹人疼

小小的人 還不會吻

他們的感情一直很好，明明同年，可他就是以保護者自居，有事都會站在她前面替她扛，最漂亮的彈珠會留給她，很疼

兩家比鄰而居，他們在同一年出生，讀同一所幼稚園，一起玩耍，一起闖禍，那個男孩，無論做什?，都不會忘記回頭

工作表1

是她自己親口說，長大要嫁給他.....

小小的誓言 還不穩

小小的淚水 還在撐

稚嫩的唇 在說離分

可是他沒來得及長大。

他父親的生意愈做愈成功，財富累積的速度引來宵小側目，剛上國小那一年，他遭綁架撕票，再也沒有回來。

那個男孩，只在她生命中驚鴻一瞥，留下短短七年的美好回憶。

我的心裏從此住了一個人 曾經模樣小小的我們

那年你搬小小的板凳 ？戲入迷我也一路跟

我在找那個故事裏的人 你是不能缺少的部分

你在樹下小小打盹 小小的我 傻傻等

淚水，毫無預警地漫上眼眶。

最初那一年，她每天早上都會蹲在他家門前，等他一起去上學，雖然大人說，他死了，再也不會回來，但是她聽不懂，

後來，他的家人承受不了失去他的痛，搬離了這個傷心地，選擇用時間來平復傷？。

她還是等，把最好吃的零食、玩具留下來要跟他分享、哭了還是會本能喊「毓毓」，不斷地等著那個會陪她玩耍、說她

她不記得自己究竟是什？時候放棄等待，不再跑到任何曾與他有過回憶的地方找他，甚至，遺忘了他。

那一年的記憶太混亂，她總是找著，找不到就哭，以？她一哭，他就會出現，拿好吃的軟糖哄她。

直到她終於知道，她短短的腿追不上，這次他不會再等她，她要一個人孤孤單單地長大，面對所有的事——作業不會寫，

也許，就是因？期待落空的感覺太痛，又或者，她太生氣，氣他的失信，所以最後，她不要再等他了，她要交新的朋友，

久而久之，就真的忘了.....

忘了那個曾經對她很好很好，全心全意疼她的男孩。

她蹲下身，無聲地，淚水肆流。

她以？，他早就從她生命中遠遠離開，孫旖旎卻說，他一直都在，陪她都快樂、陪著她憂傷，陪著她一起長大。

她看著右手無名指，那裏有一條線，她看不見的線，將他留在她身邊。

我的心裏從此住了一個人 曾經模樣小小的我們

當初學人說愛念劇本 缺牙的你發音卻不准

工作表1

我在找那個故事裏的人 你是不能缺少的部分

小小的手牽小小的人 守著小小的永恒

(《小小》作詞：方文山 作曲：周傑倫 演唱：容祖兒)

因?她很笨，所以他得在她身邊保護她，這個承諾，即使生命中止了也曾收回。

那個嚥進鼻腔的水、掐痛肩頸的抓握，將她由死亡迷霧裏掐醒。一再的驚嚇、一再的捉弄，只?阻止她往鬼門關裏闖，

鬼有什?好怕的? 一個那?疼惜她的人，就算成了鬼也不會傷害她啊!

她好笨，真的好笨!

「毓毓，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

一句句、一聲聲扯痛心弦的憂傷旋律中，她無聲痛哭。

她終於見到他了。

那天晚上，她睡得並不沈，似有若無的彈珠撞聲將她帶入分不清現實抑或夢幻的境地——

「妍妍。」

那個人就站在迷霧盡處，遠遠的，不肯靠近，但她就是知道，那是他。

她上前一步，他就退一步。

她不滿地皺眉，這樣，她怎?看得清楚他的模樣?

「你怎?了? ?什?哭? 」

「你先過來再說。」

他動也不動，垂眸憂傷低喃。「我這次沒有欺負你，我有離得遠遠的了.....」可是她還是哭，喊著他的名字，每一聲都

她低頭，終於看見傳說中的那條紅線，就纏在她右手無名指的地方，她順著紅線，一步步循徑而去，盡頭，在他左手的

她?眸，仰望眼前動也不動的他。

「你想起來了嗎? 」一開始，她還會半夜哭著醒來，到處地找他，後來，時間過得愈久，她漸漸忘了，不再?他傷心，

他不是希望她想起他，然後像以前那樣思念傷心，只是希望她能夠明白，他不會傷害她，她可以不用那?害怕。還有一

她沒有回答，迅速地?手揪握他的衣擺，一如兒時那般，彷彿怕他下一刻就會?下她跑掉。

他微訝。「妍妍? 」

「不要、不要走——」嘴一張，哽咽的泣音湧現，淚珠就這樣滾出眼眶，一顆、再一顆，然後再也收不住。

他慌了手腳，本能要往口袋裏掏，才想起現在已經沒有乖乖軟糖可以哄她了。

「妍妍、妍妍，不要哭……」

「那你不要走。」她往前再移一步，主動走入他懷裏，近得只要一傾首，就能靠上他肩膀。

他猶豫了好半晌，還是？掌，輕輕拍撫她顫動的肩背，傳遞憐惜慰撫。

「哇——」不拍還好，這一拍，她反倒肆意地放聲大哭，嚇壞了他。

她邊哭，雙手隨之纏上他腰間，死死扣牢。「你跑到哪裏去了，我找了好久、好久、好久……」

他聞言鼻頭一酸，眼眶也跟著濕潤了。「我一直在你身邊啊，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妍妍，別哭了，再哭眼睛要腫了。」

她吸了吸鼻子，拿淚頰蹭他頸子。

「你不生氣了嗎？」他知道自己很過分，那段時間把她搞得神經兮兮，害大家都拿她當瘋子看待，可是他想不到更好的

那天她情緒崩潰的哭喊，一字字他都聽得很清楚，不只她痛苦，他聽了也很難受，如果不是必要，他都會記得離她遠遠

她用力地搖頭、再搖頭。「我不是有意的，你知道的，我就是笨笨的嘛，你忘記好不好？把那些話統統忘記，我們和好

他看著眼前伸來的小指，沒有猶豫地伸指勾了勾，如幼年時那般，接受她的歉意，盡釋前嫌。

她安心了，靠在他懷裏，甯馨依偎。

從那天起，他開始會入她的夢。

如同孫旖旎所說，她心裏沒有他，他怎？做她都感受不到，一旦敞開心胸接納他，自然就能感受到他的存在。

一方想給，一方願受，才能達到平衡。

而現在的她，每天都期待夜晚的到來，入睡前心情會特別好，因？又能看見他、擁抱他、碰觸得到他。

「以前，大人都說你長大會恨死這個名字，我小時候不懂，很開心地喊『毓毓』，覺得它明明就很好聽，世界無敵好聽

「是啊。」只可惜，他沒來得及長大，驗證這個名字會被笑多久。

「那你現在理解了嗎？」

「相當理解。」虧他那個當國文老師的媽想得出來。

「韓毓，很好啊，唐宋八大家之首，文起八代之衰耶。」

此毓非彼愈好嗎？幸好媽媽沒嫁給姓蘇的，否則他都不敢想自己會叫什？了。

「你笑我。」他咬了她小指一口，聊表抗議。

她輕輕地笑，靠上他的肩。「你和我想像的不太一樣。」

他的生命，停留在七歲那一年，她以？他是不會長大的，但是眼前的他，卻長成十足十的俊俏男子。

「孫小姐說那是因？你。」

工作表1

他無法進入輪回，哪兒也去不了，只是因著一股執念，幼年的承諾有如契約一般，牢牢牽系著他們，除非有一方變了心。這條絲線，就如母親的臍帶一般連結著他與她，讓他跟隨著她，受她的情緒牽動，也陪她同步成長。

「這樣很好啊。」

「嗯。」他很高興有她代替他長大，經歷他來不及體驗的人生，連同他的分，一起活下去。

「可是，我沒想到長大以後的你會是這個樣子——」她仰頭，瞧了他一眼，垮下肩，將臉埋進雙掌裏呻吟。「真是糟糕。有這?慘嗎？」

他摸摸臉龐。孫小姐每次看到他，都會調戲地叫聲「純情小帥哥」，說他白淨斯文又可口.....他以?他的樣貌以世間標準

「那你不要看好了.....」他想退開身，無奈她纏得緊，將發燙的臉龐貼在他胸口。

「不看也來不及了。」她軟軟地低?。

「妍妍?」她臉好紅，心跳也變得好快。從很早很早以前，他就知道自己可以感受到她的情緒起伏。

「你.....完完全全就是我的菜啊.....」在現實世界找不到怦然，竟然在他身上，感受到了最純淨的情潮悸動。他一愕，俊秀臉容隨之泛紅。

「怎?辦? 你讓不讓人家愛啦.....」

「.....」

「我要哭了喔!」

「.....好。」她癩嘴的模樣始終讓他沒轍，天大的事都會依她，一直以來，都是如此。

「永遠、永遠不會離開我?」她很自私，如此絆住他，成?一縷無處棲身的遊魂，但是她真的不想放開他。

「不會的。」他扯了扯兩人之間纏系的絲線，任它自指間松落。

如果要走，早就走了，不只許諾的人，被牽系著的也要有意願才行，不是她綁住他，而是他自己也不想走。

當著她的面，一圈、兩圈、三圈，將紅線繞回指間，打上一個平結。

這是他給的承諾。一圈，一世緣，但願兩人之間的緣分，不只前世、今世，還要再結來世緣。

?情街多了名睡美人。

她很愛睡覺——不，或許說，她期待入睡後的一切，可以盡情地愛那個她深?傾慕的男子。

她每天容光煥發地上班，笑容滿面，與先前憔悴蒼白的模樣完全判若兩人，看她那?快樂，韓毓最初也覺得這樣沒什?不

他很高興自己能夠帶給她笑容，讓她對每天的生活都充滿活力與希望。

工作表1

公司裏，有男同事向她告白，她連片刻思索都沒有就回絕了，說她已經有男朋友，他叫韓毓。

一次、兩次，直到她拒絕第三個男人，他開始覺得不太妥了。

她總是對人說：「這世上沒有人會比他對我更好。」

她只信任他，將全部的感情都傾注在他身上，讓他成?人生的重心，可是這樣真的好嗎？他們畢境不處于同一個世界，她

「妍妍，你可以接受，如果那個男人還不錯的話。只要把我悄悄放在心裏，不要讓他察覺就好。」她畢境有她的人生要

「不是你，我誰都不要。」她總是固執地堅持著，以唇吻上他，撩動情欲糾纏，不讓他有任何說服她的機會。

天色蒙蒙亮起，他歎息，枕臥在她身畔，凝視暈紅臉容。

那是經過情欲洗禮後的女人才會有的潮紅嬌媚。但伸手想抱抱她、撫摸頰容，卻只是落得滿掌空虛。

退離她的夢境後，她也該醒來了。他情緒低落，退離臥房，在?情街裏悠悠晃晃，不知還能去哪裏。

「早安。」?情街盡頭，作息正常的男人打開落地窗，走到陽台呼吸清晨的新鮮空氣，溫馨打招呼。

男人的住處在54號，可是他很常在這裏看到他，多數是被孫小姐纏得回不去。

瞄了眼半掩窗簾內臥室，趴臥在枕間的女人仍處于深眠中，絲被露出一些些引人遐思的白嫩裸肩。

鳳遙巧妙地移了移步伐，遮掩住他的視線。

他在男人身上看到很多和自己相似的神態，其實大多時候，不是真的拿她們沒辦法，只是有心縱容，換她們一記心滿意。那種心情，就叫做愛情。

「你看起來不太好，想談談嗎？」

男人溫和的嗓音替他起了頭，于是他輕飄飄地在陽台圍欄落坐。此刻他的確很需要找個人陪他談談。

「只是覺得.....很茫然，我不知道我這樣是不是害了妍妍。」

「試舉個例子說說看？」

他很認真地望著男人的眼睛。「你可以在親密過後，憐惜地抱抱心愛的人，給予她想要的疼惜，我卻不能。」無論如何

他不能牽著她的手，像一般的情侶那樣約會，無論走到哪裏，永遠是形只影單的一個人。

同事、還有?情街的鄰居有時候約她，她也一律推拒，因?想快點回家睡覺，只有入了夢，才能與他在一起，因此她變得

?情街的睡美人，這並不是他想看到的，更不是他要給她的人生。

「那?，你希望我怎?幫你？」鳳遙問。

他往臥房瞟去一眼。「我想改變，雖然不一定成功，但是無論如何，一定要賭一賭。」

他知道妍妍很愛他，傾盡一生情愛、毫無保留，他感受得到。在人世間尋不著的真誠愛情，卻在他們之間刻骨深摯地發

工作表1

有時，她會躲在角落裏偷偷掉淚，想著如果他沒死，這一生他們將會有多幸福.....

他不能讓她一輩子都陷在這樣一段名存實亡的愛情裏，至少為了她的幸福，他也必須努力一次。

「我懂你的意思。旖旎那邊我會說服她，但是——你真的確定嗎？」

「嗯。」只要是為了她，他什麼都願意。

華承妍不太清楚，自己此刻怎會在電影院裏。她其實是比較屬意窩在溫暖的被窩裏，和她親愛的男朋友訴訴情話。

回想、再回想，應該是前天晚上，他說想看電影，而且她也很久沒進電影院了.....

她是不太想看啦，但如果是他想看的話，好像就沒什麼好爭議的了。

于是她一同意，他便說：「要不要約55號的雙胞胎姊妹？她們上次也說想看電影。」

「幹什麼？我想跟你一起啊，這是約會耶。」哪有人還找電燈泡。

問題是，就算有他陪著，一樣沒人可以跟她嗑爆米花、談論劇情。

他原是希望她能有正常的休閒、社交圈，但最後，她還是一個人來了，而且是「陪他」來的。

他們挑錯了日子，天氣不太好，來的半路就開始下雨，她沒帶雨具，孤零零坐在電影院裏，沒有對象擁抱取暖，一個人

走出電影院時，雨還沒停，他看見一對對的情侶，男方用懷抱、用外套、用雨具.....用各種方式護著女伴，不讓對方淋

無論望向哪個方向，都避不開那樣的畫面。

而他的妍妍，一個人，孤孤單單淋著雨，沒有人憐惜。

眼睛酸酸的，心好痛。

淋了雨，又吹了風，當晚回到家，她就開始不舒服了。

「妍妍，你在發燒，快點起來看醫生。」

「不要，我有吃藥了，等一下就會退燒。」她賴著，不舍得從他的懷抱離去，等了一整天，就是在等這一刻啊，她才不

他低低歎息。「妍妍，我哪裏好？什麼要我放棄這多？」

「那還用說嗎？」她用力地、重重親了下他的唇。「你是全世界最好、最完美的男人，除了你，我誰都不要。」

除了你，我誰都不要.....這句話，她總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宣告，並且身體力行，不曾打過折扣。

「是嗎.....」可是她口中這個對她很好、很疼她的男人，連在她生病發高燒時，想照顧她都無能為力，這樣還配叫很好、

「真的.....只要是我就可以嗎？那如果.....我不是我.....我的意思是，即使不是這張臉，即使變醜了，你也認得出來嗎？」

「當然。」她又不是那種膚淺的女人，她愛的是這道純淨溫柔、獨一無二的靈魂，才不是那張俊俏臉容。

工作表1

「記住你今天的話，不要.....讓我失望.....」

這句話是什?意思?

才剛意識到話意不太尋常，他已傾首深吻住她，沒讓她有發問的機會。

他很少這樣吻她，輕柔??，深深淺淺，啄吻、糾纏著，似有無盡依戀，癡眷難舍.....

「毓.....」

「快去看醫生，你燒還沒退。」

感覺他身形變淡，她抓不牢，看著他緩緩退離。

「無論我在不在你身邊，都要學會好好照顧自己，知道嗎？」

那是韓毓留給她的最後一句話。從那天起，他再也不曾入夢來，像是從來不曾存在那般，消失得徹徹底底。

他這是什?意思? 要她好好照顧自己，那他呢? 他?什?會不在她身邊?

華承妍滿心惶然，她完全無法確定他是不是還在，無論如何用心感受，一旦他有心藏起自己，她根本什?都感覺不到。

心慌地跑去問孫旖旎，那條她看不見的紅線是否還在?

她說還在。

鳳遙不會騙人，他也說還在。

紅線還在，承諾也還在，她沒有另結良緣，更沒有一刻浮現過要放開他的念頭，所以他哪裏都不能去，一定會待在她身

那?什?他要躲起來不見她?

是那天她沒有聽話去看醫生，他生氣了嗎?

那現在，她燒都退了，病也好了，整個人健健康康、活蹦亂跳的，?什?他還是避不見面?

她覺得自己快瘋了，尋不著他的焦躁、憂慮還有思念，幾乎快把她給逼瘋。

然後，就在她覺得自己忍耐快到極限時，孫旖旎沒頭沒尾地問了她一句：「你真的那?非他不可？」

「當然。」

「那如果他真的出現在你面前，你有把握認出他來嗎？」

詭異的問句竟奇異地與韓毓最後那晚說的話，如出一轍!

「你知道什??！」她激動地撲上前，揪住對方逼問。

孫旖旎拍開她的手，塞去一份報紙。「該怎?選擇，自己看著辦。」

如果她要的答案就在這份報紙裏——

工作表1

她花了一個小時，將報紙裏的內容來來回回看了好幾遍，最後停留在一則不起眼的小報導裏。

被宣判死亡的二十九歲男子，心髒停止跳動四十九秒之後，奇?發生。

這年頭，死而複生的奇聞有多少？幾乎屈指可數，坊間那些再世?人的實例，甚至宣稱自己不是原軀體的主人。

報上的日期，與韓毓消失的日子完全吻合。

這就是孫旖旎要她抉擇的嗎？這就是韓毓說的，如果他不再是他，沒了那張臉，她還認不認得出來的意思嗎？

以往，這類借屍還魂的故事，她聽了總是嗤之以鼻，但是這一刻，她但願是真的，那是她唯一的希望！

因著一股衝動，她直奔報上所寫的醫院，找到了病房號，站在門外卻遲疑了，拿不定主意該進去還是當自己沒來過。

如果、如果裏頭的人，不是毓毓呢？

「小姐，你來探病嗎？」

正遲疑間，病房內的男子瞧見虛掩門扉外的她。

她推開門，與他對視。

「隔壁床的病人昨天出院了，你晚來一步了。」他一頓，笑了笑。「不過這沒什?好失望的，能平安出院是件值得賀喜

沒有，他眼中波瀾不興，陌生得像是從來不曾認識過她。

不是毓毓。

她失望地轉身——

「等等。」他又喊住她，這回的眸底，浮現一抹困惑。「我知道這樣問很冒昧，但——我們是不是見過？我覺得你好眼熟

很老套的把妹招數，連調戲良家婦女的地痞混混都不屑用了，他是活在舊石器時代的山頂洞人嗎？

然而，她卻沒有辦法把這些話說出口，或許是他眼裏的專注與真誠，讓老梗聽起來都不覺老梗了。

她不由自主地走近，在病床旁停步。「你還好嗎？」

「再好不過了，從鬼門關繞一圈回來，沒有什?比還能夠呼吸更更好了。」

毓毓——也說過類似的話。

因?死過一回，知道能活著享受生命是多美好的事，他總是一次又一次地告訴她，要好好珍惜自己。

「你讓我.....想起一個人.....」她不確定是不是，但他凝視她時，專注溫柔的眼神，真的好像毓毓。

「很重要的人嗎？」

「很、很重要、很重要.....」毓毓，你到底在哪裏？

「噢?你、你別哭啊.....」一見她落淚，對方慌了手腳，本能要往口袋裏掏，才想起.....好像沒有這個東西。

工作表1

她盯視著他，沒錯過他下意識的小動作。「你在找什??」

「面紙吧.....」好像這個比較合乎大?化答案，但他本就能就覺得，應該不是。

「或者.....軟糖？」

她瞪大眼，此話一出，更是淚花紛墜。

「對不起，我是不是說錯話？你不要哭啊——呃！」他呆愣著，看著撲到他身上，死抱著繼續狂哭的陌生女子。

現在.....是什?情況?

應該要推開才對，但他發現，他一點都不想。

腦中有太多陌生的畫面閃過，他不確定自己是不是做過那些事，也不確定那樣的混亂記憶從而來，現實交錯著虛幻.....

他只知道，自己有股渴望，想要擁抱眼前的女子，護在懷中好好疼惜，好撫平心中莫名而起的疼痛感。

而他確實也這?做了。

她止住啜泣，屏息看著他的動作，眼都不敢眨一下。

他有耐心地拍撫著她，拍著、拍著，觸著她圍在頸間的圍巾，不曉得在哪兒勾到，脫線了。他無意識地挑弄著，往指間

是平結，不是死結，很多人總分不清這兩種結法的差別，而他說，他打平結，是因?不想綁死她，如果能夠讓她往更好

她睜大眼，對上他的，情緒激蕩難言。

真的是他，真的是他！

「呃.....對不起，我也不曉得我?什?.....因?有一些奇怪的畫面，我就.....我在說什?!」他手一攤，完全自暴自棄地說。

她既沒有罵他無聊，也沒有罵他神經病，趴在他身上又哭又笑。「你纏，讓你纏，要纏多久都可以。」他不纏，她也會

「呃.....」好像怪怪的。自從遇到這名女子，對話完全不合邏輯。

「你騙我.....」她喃聲抱怨。明明長得就不醜啊，還好看得很，他明知道，這類斯文俊秀的男人是她的菜，還故意嚇她。

「我騙你什??」

「沒有。」他忘了就忘了吧，一切重新開始，他們還有好長好長的人生，可以制造更多更美好的回憶。

病房一隅，兩道肉眼看不見的虛影，懸浮在半空中，默默看著這一切。

「這真的是你要的？不後悔？」孫旖旎歎息輕問。

哪來的傻子？處心積慮就?了親手把最愛的女人送到另一個男人懷中。

男魂沒有回應，反問：「這個男人，就是她今生命定的姻緣？」

工作表1

「不會錯的。華承妍這一生只有兩段姻緣契機，錯過了，就會獨身一輩子。一段是你，一段就是他。」

「真的會幸福嗎？」

「月老的姻緣線不是亂牽的，這人的本質與你相近，是適合她的人。你要我去查，不就是想確定這一點嗎？」

對。當初劉致嘉出現時，他知道妍妍與這個人不可能有結果，是因?他們指間的情誓沒斷，那就不是她的正緣，只是一段孽緣。而今——

他看著她腳上緩緩浮現的紅繩，另一端系著病床上的男子，淺淺地、帶著一縷憂傷笑意回答她的問題。「那?，我不後悔。我不後悔，在男子神魂離體的四十九秒裏，短暫進入那個軀體，讓他殘留在那個軀體裏的記憶，指引男人找到他命定的女人。如果能夠讓她往更好的地方去，我會放開她，笑著看她幸福。」

想起她近來常哼在嘴邊的旋律，他忍不住也輕輕哼吟起來——

小小的誓言 還不穩

小小的淚水 還在撐

稚嫩的唇 在說離分

我的心裏從此住了一個人 曾經模樣小小的我們

當初學人說愛念劇本 缺牙的你發音卻不准

我在找那個故事裏的人 你是不能缺少的部分

小小的手牽小小的人 守著小小的永恒

腳踝的姻緣線完整浮現，而右手的紅絲線自她指間緩緩脫落，逐漸淡淺，終至消失不見。

注：本文之曲名?「小小」。作詞：方文山，作曲：周傑倫，演唱：容祖兒。

【2、?情街的午後】

其實，孫旖旎真的只是無聊。

某個沒事做的午後，街頭街尾晃個一圈，了解一下最新時事、以及大家最近的休閒活動，關心房客是身?一名好房東必須的。臨江養了貓。

其實也不算養，是前幾天下班時，在路上撿到的初生小幼貓，他找了不穿的舊衣和紙箱，養在公園的溜滑梯下面，每天餵食。沒想到，最單純的臨江也會耍這種小心機，身?被飼養的愛寵，他對主人有很強的地盤意識呀。

孫旖旎好感動，有種「望子成龍」的欣慰感。

于是，薰風暖暖的午後，就見臨江的女主人在院子裏替牠洗澎澎、吹幹毛發，很享受的大狼眯著眼趴在女主人腿邊偎倚。

工作表1

「爪子又長長了，我幫你剪一剪？」

白狼賣乖地將兩只前爪擱到女主人腿上，仰著腦袋望她。

朱甯夜輕笑，如對方所願地拍拍牠腦門。「好乖，等一下帶你出去遛遛。」

好吧，這是他們的生活情趣，孫旖旎不予置評。

移步來到隔壁屋，女主人不在，三歲幼女被丟給那個不像話丈夫看顧，她實在不認？這是明智之舉，瞧——

「左手！右手！好乖。」賞一顆小熊餅乾，再丟出小皮球，命令她去撿回來，完全拿女兒當寵物在訓練。

她臉上三條黑線，決定當作沒看到，樊君雅不像話也不是一天兩天的事了。

走到街前，周曉意剛從公車站牌前下車，到對街買了面包和小點心，再到隔壁的隔壁買咖啡，身後跟了個男人，始終隔

這家夥很遜，都搬來一年多了，追求那？久，進度還停留在跟著佳人屁股後頭跑的階段。

繞回到自家門口時，眼尾余光瞄到什？，險險要踩下去的腳連忙挪開，錯愕地瞪著險些成？腳下亡魂的那團活物。

「喝！湛寒，你怎會變這？小一只？你偷減肥？！」

哪門子減肥藥這？有效，能把大腿粗的黑蛇縮水成這樣，整只拉長來量，不比一根筷子長多少吧？

「迷你版小黑蛇」似是深覺受辱，萬般羞憤地把自己卷成一圈，縮到街燈下藏起來，無？見江東父老。

「湛寒？」大門開？，女主人走出來，探頭尋了尋。

孫旖旎很惡意地蹲在街燈下研究。「你要撞燈柱自殺嗎？」

口氣很是期待。

「……」黑蛇悲憤的目光瞪向她。

「孫小姐，你不要鬧牠啦。」葉容華哭笑不得。

之前都鬧別扭鑽進家具底下，藏著不讓她看，超自卑的。她哄好久才肯出來，拜托不要再火上加油了行不行？

「湛寒，你這樣超萌的，我覺得我好像比以前更愛你一點了。」

埋在廢棄宣傳單下的腦袋探出一點點，質疑地瞄她，確認表情誠懇無欺，這才緩慢地鑽出來，一扭一扭地爬向她掌心，

惡不惡啊！都兩千多歲的蛇了，有臉在那裏裝小賣萌，到底有沒有羞恥心？

「牠怎？會這樣？」

葉容華搖搖頭。「不曉得，端午節過後就變這樣了，到現在還沒恢復。」

有沒有搞錯？白蛇傳裏，不是要變回原形，嚇掉許仙的魂嗎？

喔，是了，這段之前演過了，今年換新橋段，以免觀？不耐煩。

工作表1

「已經三天了，

「不要緊啦，這段時間牠比較虛弱是正常的，元神調養回來就沒事了。」

「喔，那我就放心了。」指腹摸摸掌心那團小黑蛇，放進包包裏。

「湛寒，我帶你出去逛逛。」

小黑蛇瞥了瞥孫旖旎，扭開腦袋，炫耀似的，報方才的羞辱之仇。

了不起咧！就你有主人？

孫旖旎拉回視線，仰頭望見樓上陽台，倚在欄邊笑望她的男子。

她足尖一點，飛躍而上，直撲男子懷抱。

「遛我、遛我！」

「什??」鳳遙將她抱了滿懷，一臉不解。

「你看他們啦！」

「嗯，我都看到了。」他們，很幸福，旖旎收容了那些不被世俗所接納的異類，在這片安穩天地裏，活出了不同的人生。

「旖旎，你好棒。」他從來，沒料想過她能做得這?好。

沒預料到會被誇獎，她有些羞，惡霸女房東瞬間轉化?良家小碧玉，害羞地在他懷裏扭了扭。

「那你要給我一點獎勵呀。看看人家主子怎?當的，不能光是用嘴巴講，偶爾也要遛遛寵物。」

「.....可是你是植物。」鳳遙忍著笑。

「植物不用遛，只需要灌溉。」

「好，那你灌溉！」

「.....」他能想到的灌溉方式，永遠只有那一種。

他噙笑，傾前吮住柔唇，以吻滋潤他心愛的千年?珠草。

?情街裏，有人遛狼、有人遛小孩、有人遛男人、也有人遛蛇，更有想被遛的植物——

?情街什?都有，什?都不奇怪。

2013年楊家相關

【1、老婆「又」生氣了

世上，沒有永遠的秘密。

工作表1

這個道理，楊叔趙不是不清楚，只是有時候，它往往在你最沒有防備的情況下爆發，炸翻你所有的應變能力。

楊叔趙剛回公司上班時，接下財務部重任，回家時常都在啃報表，熟悉公司近幾年的財務狀況及資金流向，常常電腦都

這一天，他忙到一半，聽見女兒的哭聲，出去抱抱她，剛好譚嘉?洗完澡出來，看見擱在桌上的筆記型電腦。

基本上，每個人使用電腦的習慣都不同，他們從來不會碰對方的，只是剛好想到他們約星期天看電影，便順手借用他的

而楊叔趙一回房，看見電腦熒幕上的聊天室畫面，當下只覺得頭皮發麻。

他還挂在線上！

譚嘉?回頭看他，表情一片空白，做不出任何反應。

他也是。

「那個.....嘉?.....」他知道應該要解釋點什?，但是當下，千百套說詞閃過腦海，就是說不出一個字來。

氣氛很幹，場面很幹。

她像被雷打到一樣，恍恍惚惚地飄出去。

怎?會? 跟她聊了這?久心事的「姐妹淘」，居然是她的枕邊人?

她什?死人骨頭都對他說了，他居然一聲也不吭，窺探她的心事、欺騙她這?久——她甚至還像個笨蛋一樣，對他說了—

過後的幾天，他們便是處在這種陰陽怪氣的詭異氛圍中。

她還是會打點三餐，把他和女兒照顧的妥妥帖帖，但不會像平常那樣、主動跟他聊天撒嬌、視線不與他接觸。

氣氛僵僵的，他卻不知道該如何打破僵局。

道歉是必然的，這事本就他理虧，但她一直在回避，讓他反而想說也說不出口了。

跟余昭明商量，對方卻一臉感慨地說：「唉！這事就跟拉肚子一樣，事前完全沒有任何征兆，突然就一陣痛，等回過神

他能說.....他好想打人嗎?

共犯到底有什?資格說話這?風涼?

最可恨的是，余昭明不感念他在事發後立刻通風報信的義氣也就算了，自己神速去向嘉?自首，立刻獲得無罪開釋，不

于是，他又回到那個兩性論壇。

?什?每一次上來，都是這種情況?

回想上回，頭一次跟新婚妻子吵架，手足無措、疾病亂投醫的心情，又想到今天得再開一次「老婆‘又’生氣了」的帖

菜鳥，你又犯什?天條大罪了?

是上回指點他的那位「資深人夫」，看樣子剛好在線上。

工作表1

雖然這位「資深人夫」講話有點小賤，但包裹在滿口戲?下的言語，細想之下還是有積分道理的，至少對他來說很受用。

于是他用十二萬分的虔敬心意，認真敲下鍵盤——

我只是不小心，犯了個全天下男人都會犯的錯。

也不曉得是哪個字、哪個標點符號用錯，底下瞬時幹聲連連，?他?到爆。文雅一點的是說：此罪當鞭數十，驅之別院。

白話一點的則說：要我就直接離婚了啦！哪還有什?好說?

離、離婚?!

有這?嚴重嗎?

直到看見這句——偷吃還有臉上來求救，先剪了雞雞泡酒再說!

他整個大傻眼。

究竟是怎?得出外遇這個結論的?

他趕忙澄清.....

我沒偷吃，只是瞞了她一些事情，被她發現我說謊騙她，她很生氣，現在不知道該怎?收場而已。

我是很有貞操觀念的，絕對不會背著老婆亂來。

底下立刻回覆：

靠北.....邊走。

不是偷吃就不要隨便引用「名言」害拎北誤會。

?什?「男人都會犯的錯」，得跟「偷吃」劃上等號? 謊報自己抽幾根煙幾杯酒、謊報薪水藏私房錢、謊報行程說加班，經過一串無意義的喇賽，最後終止在秘書送上來的部門報價單上，很挫折地結束他短暫的摸魚時光。

他所不知道的是，在另一頭爬文的余昭明徹底被取悅，有了先前的經驗，知道會惱羞成怒的某人夫不能惹，他不想再被「媽呀！你老公未免太有梗！」

譚嘉?是既好氣又好笑。不是不知道他這陣子的欲言又止，想道歉、想坦白，又不知從何說起的模樣。

被抓包才來忏悔，未免太假，基本上已不具備「自首減輕刑責」的要件。

所以他自覺心虛，說不出口。

她其實也不是真的有多生氣，東窗事發後，共犯結構余昭明，第一時間就來向她坦承罪行，並解釋原由。

他說，那個男人只是太想給她幸福，卻苦于自己並不擅長經營良好的夫妻溝通模式，于是拐了個彎，用這種方式，想更

工作表1

她想起，自己不過隨口抱怨一句：「我小叔超級重色輕嫂的，有好康的都只記得她的女朋友，三天兩頭來我這裏蹭飯吃。」

之後過沒幾天，丈夫就像扔垃圾一樣，把那個她很想要的貓咪棉花糖順手塞給她，說：「阿魏買的，叫我拿給你。」

現在想想，雖然他那時表現的超隨意，但背地裏八成是用拳頭恐嚇阿魏把東西交出來。

還有他無論多忙，永遠不會忘記每天陪她看一下連續劇，聊聊當天發生的事情，雖然對話很瑣碎，卻是她要的、最平實的。

他真的很疼她，認真看待她說的每一句話。

她其實也不是生氣，就.....心裏頭别扭嘛！想到自己不自覺對他吐露了多少秘密，還把他當成「手帕交」，什？心事都被他知道了？

愈想就愈覺得窘到想挖個洞鑽進去，面對他時，表情都不知道怎？擺了，氣氛又幹又僵硬，才會讓他誤以？她很火大。

當天晚上，她開了電腦，輸入自己的帳號密碼，連上多日未進的聊天室，聊天室名單裏，有他。

他每天下班回來都會開電腦處理一點公事，這不稀奇，只是這幾日，也會偶爾偷瞄她一眼，像在等待什？，她就知道，他有事。

既然嘴上說不出口，那就由哪裏開始，由哪裏解決。她大概推敲得出他在想什？，只是還沒有理好思緒，不知該怎？面對。

她一上線，他幾乎是立刻便敲來私密訊息，不讓她有落跑的機會。

北極熊不冬眠：對不起！

嘉嘉：你有幹什？違背良知的事嗎？

她跟他打哈哈，玩太極，沒想到，他倒回得認真，看來是真的很想好好面對，並處理這件事。

北極熊不冬眠：對。我欺騙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嘉嘉：.....喔。

北極熊不冬眠：你之前問我，有沒有做過虧心事，這應該是我近期做過最大的虧心事。上一次是幫女兒洗澡，不小心手滑了。

嘉嘉：.....

覺得一個刪節號不夠，她一路點到盡頭。

原來她老公也是個說謊不打草稿，並且面不改色的人。

嘉嘉：你還騙了我什？，一次說完吧。

北極熊不冬眠：說完，你就不生我的氣了嗎？

嘉嘉：你以？你又討價還價的本錢嗎？

北極熊不冬眠：.....沒有。

然後，他真的像在教堂告解一樣，把最近幹過的虧心事都一一向她坦白，連違背她的規定，不小心多喝一瓶啤酒都招了。

她努力忍笑，心房甜滋滋，連最後一點被人耍的惱意也不留了。

工作表1

她的笨老公，無論做了什？，都是？了讓她更開心，連余昭明都知道，她又怎？會不明白？這個很聰明、工作上表現出？的

她帶笑起身，到廚房將剛烤好的杯子蛋糕取出烤箱，再倒上一杯新鮮果汁，前往臥房，送她的愛妻消夜。

楊叔趙鼓足勇氣，打下最後一行字，遲遲等不到回應，正忐忑著，便見妻子推開房門朝他走來。

像過去那樣，什？事都沒有。

將他腿上的筆電挪至桌面，再放上托盤，一如往常的與他共享消夜。

所以.....她到底有沒有看到？

「前輩」後來傳了私信給他，說——

當撒嬌也沒用時，就該出動男人的必殺技了。尤其菜鳥如你，威力加倍，我賭三字妖言一出，就算真犯上滔天大罪，你

有些話，一輩子說一次就夠了，我就是這樣拐到我那精得吸人血的律師老婆。

女人，就那？好騙。

楊叔趙小心翼翼審視她的表情，實在看不出所以然來。

要確定有沒有用，前提也得先確保她有看到啊。

「那個——」

「嗯？」她挑眉。

「沒事。」很孬的又吞回去。

女兒正好在這時醒來，咿咿唔唔地揮動手腳，根據經驗法則，這時再不理她，大概三秒後就會放聲大哭。

搞定老公的消夜，再接著搞定女兒的。

見他定定望住她，她笑斥：「這是女兒的消夜，不是你的！」

她乳量充足，一開始他們便商議好，餵女兒喝母乳。

她似乎，沒那？生氣了。

楊叔趙猶豫了一會，伸手嘗試地輕摟住她，見她沒推拒，順勢靠上她肩側，低？：「我不是故意騙你的.....」

「嗯。」

不輕不重的哼應，這樣到底算原諒還是不原諒？

「還有.....那個.....嗯.....」

見他欲言又止，一臉不自在，她笑出聲來，偏首啄了他一口。

「我知道。」

工作表1

「知道什??！」他本能問，沒反應過來。

傾靠向身後的丈夫，掃了眼電腦螢幕最下方那行字，笑而不語。

我也是。笨老公！

北極熊不冬眠：對不起，老婆。我愛你。

工作表1

工作表1

工作表1

工作表1

工作表1

工作表1

工作表1

工作表1

工作表1

艮夠了。」

工作表1

工作表1

工作表1

工作表1

工作表1

工作表1

工作表1

工作表1

工作表1

工作表1

工作表1

工作表1

工作表1

第四章

工作表1

工作表1

工作表1

工作表1

工作表1

工作表1

工作表1

工作表1

工作表1

雙眸剪秋水，十指剥春蔥.....」

工作表1

工作表1

工作表1

工作表1

工作表1

工作表1

工作表1

工作表1

工作表1

工作表1

工作表1

工作表1

工作表1

工作表1

工作表1

工作表1

工作表1

工作表1

工作表1

工作表1

工作表1

工作表1

工作表1

工作表1

工作表1

工作表1

工作表1

工作表1

工作表1

工作表1

工作表1

工作表1

工作表1

工作表1

成了哪一國的笨蛋？

工作表1

的，永遠不要來招惹我，我不想看到妳，不想一次又一次被妳拋捨，一再承受被遺留下來的痛！」

是找不回你.....」

工作表1

工作表1

工作表1

工作表1

工作表1

工作表1

工作表1

工作表1

【1、許諾】

工作表1

工作表1

工作表1

工作表1

工作表1

工作表1

工作表1

工作表1

工作表1

工作表1

工作表1

工作表1

工作表1

工作表1

工作表1

工作表1

工作表1

工作表1

工作表1

要怎樣才能讓牠恢復？」葉容華看起來很擔心。

（叔趙篇）】

工作表1

工作表1

工作表1

工作表1

工作表1